

朝霞

ZHAO XIA



5

1974

朝霞

目录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二周年

· 评 论 ·

热情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任 棣 (25)

——提倡更多地创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

坚持方向就要坚持斗争 工农兵业余作者集体讨论
周林发 邵 华 执笔 (30)

文学是战斗的 高 信 (63)

· 小 说 ·

试航(征文选刊) 王金富 朱其昌 余彭年 (3)

东风扑面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 袁 航 (13)

凌云 楼耀福 (50)

孔老二厄于陈蔡(故事新编) 施 闻 (58)



· 散 文 ·

- 列车,迎着朝阳飞驰……………金江宁 徐国梁 (34)
- 涛声……………徐 刚 (38)
- 绿荫重重……………郭振庭 钱红春 (43)
- 海滩脚印……………刘征泰 (46)
- 夜空哨兵……………徐友良 (48)
- 江南春夜……………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 路 遥 (73)

· 诗 ·

- 为革命样板戏擂鼓欢呼!……………刘希涛 (22)
- 春花怒放……………田 浩 (24)
- 颂歌献给毛主席 (儿歌六首)……………余冠雄等 (68)
- 阳光洒满五·七路 (三首)……………陈春江 宁 宇 胡同伦 (70)
- 渴……………李云良 (42)

· 《红楼梦》评论 ·

- 林彪一伙为什么欣赏平儿……………严嘉良 (77)
- 鸟笼和牢笼……………史 洛 (79)



试航

王金富 朱其昌 余彭年

论季节,虽然已是初秋,炎热却没有消去。午后的太阳光强烈地照射在船用动力机厂的中央大道上。来来往往的运输卡车驶过,卷起了一股股烟尘。但是,热浪丝毫没有影响工人们的劳动激情。各个车间里,热烈而有节奏的机器运转声,昼夜不歇。座落在江边的那个几层楼高的芦席棚上,贴着两条醒目的横幅:

万匹机,争气机,中国工人有志气!
战风浪,向前进,东方巨轮走四海!

路过的人们,一见这鲜红的大字,谁都会精神为之一振!

紧挨着这个芦席棚——万匹机装试车间十多米远的地方,有两间并不引人注目的铁皮房子,门口挂着一块小小的木牌:“万匹机生产指挥部”。

这时候,在铁皮房子内有一位身材高大、壮实的青年人,正望着桌上一把小舢板木桨的叶片出神。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吧,这块木片已经失去了光泽,呈现着一种暗褐色。他看了一会,又郑重其事地用一张大油纸把它包了起来。

“滴铃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从外间传了过来。他放下油纸包,大步跨出里屋,抓起桌上的电话筒:

“喂,我是陆大路……噢,你是外运局的陈宗杰同志……什么?明天就试航?”他眉毛倏地一跳。

这个突如其来的通知,使他沉吟了片刻。接着,便对话筒说:“我同大家商量后再答复你。”

这位万匹机生产指挥部的副总指挥缓缓地搁下听筒,嘴里自言自语:“几次催他

试航他不试，现在突然决定明天就试，这葫芦里到底有啥奥妙？”

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半个多月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从眼前冒了出来……

原来，自从造船工业翻身仗打响以来，船用动力机厂的工人们主动请战，自力更生，土法上马，造出了本厂第一台国产万匹机。半个多月前，这台万匹机装到了隔壁船厂的“东方”号万吨轮上去试航。试航基本上是成功的，只是在试航将要结束的时候，主机发生了“咬缸”。回厂后，工人们兴高采烈地庆祝自力更生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同时，决心进一步解决存在的“咬缸”问题。于是，陆大路他们在厂党委的支持下，组织了“三结合”攻关小组，广请“诸葛亮”，改进了汽缸设计和加工工艺，又进行了码头动车，证明情况良好。因此，几天前又再次向外运局验机组副组长陈宗杰提出，要求重载试航。但是，陈宗杰一会儿说“船员没有”，一会儿说“时间排不出”，总是推三托四，借故拒绝。现在，为什么突然来电话又决定试航了呢？

陆大路想到这里，抓起桌子上的藤帽，走出了指挥部。

眼前是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道，笔直伸展到江边。路旁长长地排列着一箱箱整装待发的各种船用动力机，成群结队的重型卡车，川流不息地把产品运出厂门。

转过高大宽敞的厂房，迎面有一艘银灰色的崭新的万吨巨轮，巍然耸立在码头旁。高高的桅杆上，五色缤纷的彩旗在微风中飘舞；昂起的船头上，笔力雄劲的“东方”两字，在阳光的照耀下，是那样光彩夺目。

陆大路刚要走进芦席棚，隔壁船厂的一位工人急匆匆奔过来告诉他，说是外运局刮出来一个消息，他们不准备要那台装在“东方”号上的主机了，据说已经另有打

算。希望动力机厂顶住这股风。

陆大路一听，顿时楞住了。

这又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陆大路心里在沉思：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刚才又打来试航的电话呢？

陆大路告别了那个工人后，向芦席棚里走去。芦席棚中正围着一圈人，七嘴八舌地在议论着什么。一见陆大路进来了，装试组长阿梁师傅就把他拉到一只钳桌边，指着一张墨汁未干的大字报，说：“大路，你也来签个名。”

陆大路仔细一看，大字报上的标题是：“‘东方’要试航，我们要前进！”就立即笑着说：“你们知道吗？最新消息，人家要我们明天去试航了。”

这个消息，太出人意外了。人们都不禁“啊”了一声。有个小青年高兴地跳了起来：“好不容易等到了。”

陆大路提醒大家一句：“知道吗，天气预报说八号台风要来了！”

阿梁师傅摸摸下巴，说：“早不试，晚不试，为什么突然定在明天？定在强台风即将到来的时刻？”

“这里边一定有花样！”

“玩什么把戏！”

“我们拒绝试航，轰他大字报，对待国产机什么态度！”

这时，人们把眼光都集中到了陆大路身上。

陆大路却出人意料地说：“我去试航！”

“啊？还去？”有人问。

陆大路环顾四周，提高话音说：“有人要玩花样，我们不怕！试机也试人，这一点风浪能吓得退我们啦？我们就要在风浪中去闯一闯嘛！”

阿梁师傅哈哈大笑起来，在大路肩上亲热地拍了一下：“对，大路，你看问题确是

比我们深。你是副总指挥，就下命令吧！”

陆大路在师傅面前有些腼腆起来，挥挥手说：“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再仔细检查一遍，多带备件，作好出航准备。我找老高汇报一下去。”

“哄”地一声，人们拥出了芦席棚，向江边的“东方”号走去。

陆大路走出车间，正好在厂中央大道上遇到了厂生产组长、兼万匹机生产指挥部总指挥高天雨。就喊道：“老高！”

高天雨一抬头，说：“我正要找你商量一件事！”说着，从口袋里取出几页报告纸，递给他。陆大路取过一看，原来是一份申请进口狄得姆公司样机的报告。不由得“哦”了一声。

高天雨低声地说：“你知道吗？‘东方’号将来要走远洋，为执行革命外交路线服务，事关重大，我们那台机质量不好，出起毛病来怎么办？听说，外面对我们机的印象也不大好。”

陆大路眉头一皱：“你打算怎么办？”

“把那台机收回来算了，等有了进口样机，再造好的嘛。”

一股怒气从陆大路胸中冒上来，心想：你身为总指挥，对工人同志自力更生的成果，对国产万匹机这个新生事物究竟抱什么态度？是哪里吹来的一股风，把你吹得摇晃起来了。

对于高天雨在自力更生制造万匹机一事上的态度，陆大路是很清楚的。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了。当时的青年钳工陆大路和他的师傅阿梁等许多工人和技术人员，曾经提出过要制造万匹机的建议，并且还动手设计了图纸。谁料到，当时的副厂长高天雨竟然红笔一勾：“条件不足，冒进过火”，就把那些图纸打入了“冷宫”。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起来了，高天雨的错误自然被批判了。不久前，群众又贴了大字报，重

新提出了这个问题，高天雨横扳指头，竖拨算盘，关门盘算了几天，总感到设备、人力、条件不足。心里嘀嘀咕咕：“没把握，没把握！”但嘴上还是说：“群众运动嘛，干起来再说。”现在，万匹机终于造出来了，正在克服一些缺点。乘胜前进的时候，他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一份报告来呢？

“老高，我不同意这样做，希望你去听听群众意见。我们要抬头看路线，不要忘了过去……”

高天雨捏着报告纸，微微涨红着脸，一言不发。

“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刚才外运局打电话来，要‘东方’号明天重载试航。”

“啊？”高天雨大吃一惊，忙问：“谁打来的？”

“陈宗杰。”

“老陈怎么搞的？”高天雨不觉埋怨道：“这两天要有强台风来，这个时候出海不是冒险吗？再‘咬缸’，机一停，船在风浪中就无法控制……你不要答应。”

陆大路平静地笑笑：“工人师傅们都同意了。”

“这不行，出了毛病，人命关天，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你也别……我找陈宗杰去！”高天雨不安地说。

“你就想着个人的责任、责任、责任。”陆大路严肃地说，“就不想想怎样带我们去闯闯风浪！”

“呃……”高天雨语塞了。想了想说：“那你们看着办吧！”说完转身走了。

陆大路走进办公室，打了个电话给外运局的陈宗杰，用豪迈、坚定的声音说：“同意明天试航！”

清晨，江边码头上，红旗如林，锣鼓喧天，人群沸腾。万吨轮“东方”号昂首等待着出海试航的命令。

陆大路提着旅行袋，腋下夹着个大油纸包，从舷梯跨上甲板。立在舷梯口的阿梁师傅看到那个油纸包，不觉心里一动，说道：“大路，你想得真周到，把这个也带来了。”

陆大路寓意深长地笑了笑。他侧过身子，望着码头上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一双双期待的眼光，以及竖立在江边的那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字标语，不由心潮澎湃……

“昂——”“东方”号一声长鸣，在雷动的欢呼声中，渐渐离开码头，向大海驶去。

海上起风了，把大块大块的乌云赶集在一起，霎时间，天空拉起了一道厚厚的黑幕，海浪从远处一层一层地推过来，巨轮开始微微颠簸，钢丝绳击打着吊杆，发出“咣咣咣”的声响。成群结队的海鸥咕噪着追随在船尾，不时地掠过水面，叼啄起被螺旋桨击昏的小鱼。甲板上，参加试航的工人们在忙碌地加固着各种试航物件。

在起居甲板的会议室里，高天雨同陈宗杰正坐在双人沙发上低声交谈着。陈宗杰，瘦长个子，五十来岁，稀疏的头发，梳理得光光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阔边眼镜，白衬衫的领子烫得硬硬的，那条灰色凡立丁西装裤，裤缝笔挺。他可称得上是个验机老行家了。解放前，他大学一毕业就在父亲合股开的洋行里混了几年，以后又到了伪招商局。解放以后，转到外运局工作，担任了技术处副处长。在有一段日子里，他颇得局里某些领导器重，凡是出国去接船，似乎都少不了他去“拍板”。因此有人半吹半捧地叫他“权威”。他听了，表面上总是说“不敢当，不敢当”，肚皮里却常常自鸣得意。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进入斗、批、改阶段，群众的许多大字报都冲着他而来，批判他“崇洋媚外”，暂时不同意他出国验机。他思想抵触，情绪一落千丈。借口“神

经衰弱”，什么事情都不肯过问，不担肩膀。当然，组织上和群众还是耐心教育帮助了他。后来，当他表示认识了错误以后，还是让他参加一定的工作。

这时，陈宗杰掸了掸长长的烟灰，把头靠近了高天雨，装着担忧地说：“老高，你们用土设备七拼八凑造机，我实在是有点……”他摇了摇头，没有说下去。

高天雨接上去说：“那你为什么要决定在这种天气试航？”

“就是要等这样的天气！你们那位副总指挥不是常说要经受大风大浪考验嘛！”陈宗杰嘿嘿笑着说。

“我真担心再出问题。”

陈宗杰狡黠地笑了笑：“不这样做，我能放心吗？再说你那张申请报告……啊？”他拍了拍高天雨肩膀，含蓄地说：“我也是为你着想，老同学！”说着，又从提包里取出一张彩色照片，得意地说：“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从国外接来的‘海洋’号，人家狄得姆公司搞了几十年啰，有一整套东西，哪象我们这样的……”

高天雨颇感兴趣地接过了那张照片。

这时候陆大路从机舱里出来，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水，快步来到会议室。只见他们两人正谈得起劲，便笑着问道：“你们在谈什么呀？”

高天雨把手中的照片递了过去：“你看看。”

陈宗杰抢着介绍：“船体新颖，主机又是名牌……”

陆大路看了一眼照片，淡然一笑，把它往台上一放：“外国货再好，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国产机刚刚上马，缺点自然难免，不过今后前途肯定是广阔的。”说着，朝他们对面一坐，两眼炯炯有神地盯住陈宗杰。从打交道以来，他感到此人身上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

陈宗杰象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慌忙避开陆大路锐利的眼锋。

一阵海风从窗口吹来，把台子上那张照片刮到地上，陈宗杰急着蹲下去捡。

陈宗杰坐定以后，为了扭转一下尴尬的气氛，便笑着说：“既然试航负责人陆大路同志也来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谈谈试验项目吧。”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报告纸，加重语气说：“我们研究了一下，此次试验，一共三十五条项目。”

高天雨一听这个数字吃了一惊，脱口而出：“嗨！试这么多，要三十五条？”

“怎么样，老高？”陈宗杰故意追问了一句。

高天雨有些不安，沉默了一下，指指陆大路说：“这次试航，他是总负责，还是听他的。”

陆大路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也掏出一份试验项目单，送到陈宗杰面前，说：“这是装试组的老师傅们讨论提出来的试验项目，一共五十条。”

陈宗杰突然呆了一下。那本来不大的眼睛，拚命睁大着，透过镜片直楞楞地望着陆大路。忽然，他一把拿起陆大路手中的单子，凑近了眼睛。

略等片刻，陆大路便问陈宗杰：“你看怎么样？”

陈宗杰眼珠一转，笑了笑：“很好，很好。工人师傅姿态真高！不过嘛，”他拖了一句，“‘咬缸’是个关键，为了保证主机的质量，是不是在船头压点水，也试验一下，干脆再加一条……”

一股强烈的情绪霎时从陆大路胸中升起。这完全是故意的刁难！

要是在几年前，这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遇到这一类令人气愤的事情，准会激动得跳起来。但是，经过这几年来斗争的锻炼，他养成了一种在复杂的情况下善于沉

着应付的习惯。对于眼前这位陈宗杰，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早在文化大革命前，陆大路和阿梁师傅等人不是就提出过自己制造万匹机的建议吗？当时，他们的图纸被打入“冷宫”，其中当然有高天雨的错误，但是也少不了陈宗杰的一笔帐。就是他，对高天雨说：“中国现在造万匹机还没有条件，造出来，出了问题，谁来担这个风险？我没有这个肩膀。”就是他一句话，把高天雨吓退了。而现在，万匹机终于造出来了，今天试航了，他又想搞些什么名堂呢？他觉得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不寻常。

陆大路挺身站了起来，严肃地看着陈宗杰，说道：“我打个比方吧，要是强按着你的头走几十里路，行不行？”

陈宗杰的脸涨得绯红，连忙辩解说：“不能这样比喻，不能这样比喻。我希望保险一点，这也是对国家负责。”

陆大路马上接上去说：“对国家负责，那当然很好了。不过，我问你，你在接外国船时，也这样考核的吗？听说你过去接的一条船，一共只试了二、三十个小时，难道这也是对国家负责吗？”

陈宗杰窘了。

刚刚走过来的老船长忍不住了，提高喉咙说：“有的人在洋人面前低惯了头走路，难道要我们也低着头航行？我开了这么多年的船，从来没有低着头前进的，陆大路他们已经从严要求，你提得是不合理嘛。”

陆大路豪迈地说：“我们工人是懂得怎样对国家负责的！”

陈宗杰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相，又点燃了一枝香烟。定了定神，朝窗外看看，心想：大风浪来了，走着瞧吧。于是，便说：“……就照你们的办。”

十级台风追逐着似乎压在船桅上的鸟

云，发出一阵阵尖厉的呼啸声。汹涌的浪头，排山倒海似地，一个紧接着一个，向船头猛扑过来，激起的海水从锚链孔里窜上甲板。“东方”号一会儿被托上波峰，一会儿又钻入浪谷，劈风斩浪地前进着。船舱内的桌上有几只没有放好的搪瓷茶杯，哗啦啦滑到地上，滚过来滚过去。各个船舱里的喇叭头都在播送着响亮的歌声：

工人阶级硬骨头，
跟着毛主席我们向前走，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革命路上永不停留……

这歌声在人们的心底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机舱里，主机、发电机和各种辅机正在飞快地运转着，发出隆隆的响声，主机操纵台上，信号灯在闪烁着红的、黄的、绿的光芒。装试组的有些工人虽然晕船呕吐了，但还是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陆大路巡视着机舱的各个部位，一面鼓励着大家的情绪，一面把晕船药送到工人们的手里。

“大路！”青工小胖兴高采烈地嚷道：“现在已经整整开了一百个小时，再过二十小时，我们自己造的第一台主机就可过关啦！”

陆大路亲热地捅了他一拳：“不要高兴得太早，别忘了，上次轻载试航就是在这个时候‘咬缸’的，思想上要作好充分准备。”

正在这时，阿梁师傅过来对陆大路说：“第二缸温度偏高，而且还在继续上升。”

陆大路听了，心里猛一动：这是“咬缸”的预兆。设计上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怎么还会出现这个情况？

旁边的工人们，一听到这个消息，都不由自主地围了拢来，关切地望着陆大路。机

舱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这时，陈宗杰也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机舱口。虽然几天来的风浪颠簸，使他感到头昏眼花。但他对试航中的每个细节丝毫没有放松过。叫他十分吃惊的是，主机居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不过，他仍然不相信在这样大的风浪中，这台主机会过得了关。现在，他计算了下时间，假如要发生“咬缸”的话，该是到的时候了，于是，他往口袋里塞了一只马表，便来到了这里。

陈宗杰往舱里一探头，只见陆大路把手一挥，工人们立即散开，拿了工具到主机各个部位检查。陈宗杰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终于出问题啦！

他三步并作两步，从梯子上走下来，跑到操纵台前，拿起试航记录，飞快地一张一张翻阅着。突然，他眼睛一亮，象发现了什么珍宝，伸手把仪表板上的半导体测温仪拨到第二缸，只见温度表上的红色指针一甩，温度上升了，心里一动，想道：“不出所料，果然要‘咬缸’了。”他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用手指轻轻弹着试航记录本，暗自想道：“我早就说过，照目前的条件，不可能造万匹机。却偏偏要批判我，说我崇洋媚外，反对自力更生，可现在，又出问题啦！”他得意地点了点头，“还是要进口！看你们少得了我陈宗杰……”

想到这里，他慢悠悠地走到陆大路面前，装着关心的样子：“大路同志，怎么到最后关头还出问题呀？”

陆大路一回头，敏锐地察觉到陈宗杰不阴不阳的神色。镇定地说：“你放心，国产机是经得起风浪考验的。”

“不要光说大话，还是留个退路，问题明摆着……”

“你这是什么意思？”陆大路打断陈宗杰的话，严峻地说：“退路？你要退到什么地方去？当初，你反对造万匹机，我们照样

造出来了。现在，重载考核已经过了一百多小时，这难道是大话吗？”

“大路同志，请你不要太自信了。”

“不，告诉你，我们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是充满信心的。”陆大路坚定地说。

见他们争论起来，高天雨上来打“圆场”了。陈宗杰装作一本正经地说：“老高，你说说，你们的机要‘咬缸’了，怎么办？”

高天雨露出一副忧虑的神色，叹了口气。

陈宗杰见他这副模样，先沉默了一下。接着轻轻地碰了下高天雨的胳膊。高天雨便跟着他，走到一个角落，陈宗杰低声地说：“你担心什么，你那份申请报告不是能派用场了？”

高天雨楞了一楞。

这时，阿梁师傅匆匆走到陆大路跟前说：“大路，我们查了一下，二号缸内没有杂音，不是主机本身毛病。油泵油压也正常，可能是机内油管漏油，冷却油不进汽缸，造成汽缸发热。”

陆大路听了此话，心里觉得更有底了，果断地对大家提高嗓门说：“好，现在停机检查！”说着，把手搭上操纵杆，往身边缓缓拉下，主机的转速逐渐降了下来。又从工具板上取下扳头，大步走到主机的密封门前，和大家一起飞快地卸下螺帽。

一股炽热的气体，夹带着刺鼻的浓烈油味，从密封门里直冲出来。陆大路抓过一盏行灯，钻进黑洞洞的机体。

陈宗杰见主机一停，心里暗暗高兴：按照考核规定，只要停车超过十五分钟，前面试的一百小时，就要全部取消，从零开始。他连忙从裤袋里摸出马表，“嚓”地揪了一下。马表上的指针，就“嚓嚓嚓”地转动起来。

这时，阿梁师傅和工人们一起汇集在密封门前，等待陆大路检查结果。

陈宗杰慢条斯理地在操纵台前踱来踱去。

过了一会，陆大路浑身是油地钻出了主机。他那黑黝黝的脸上，显露出明亮的光彩，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们的主机很好，主要是油管接头震松了，现在已经扳紧，马上可以动车。”他接过阿梁师傅递过来的回丝，擦擦手上的油，一个箭步，冲到操纵台前，迅速推上操纵杆。主机又发出了“轰隆隆”的响声。阿梁师傅拿了一瓶盐汽水递给陆大路。陆大路一仰脖子，喝个精光。转过脸，看见陈宗杰正站在一边，悄悄地把马表塞进裤袋。陆大路走了过去，豪爽地问道：“老陈，马表上走了多少时间？”

陈宗杰支支唔唔了一阵，才低声说：“十三分半。”

“哄”！工人们发出了一阵笑声。

陈宗杰也不由得尴尬地笑了起来：“很好，很好。”停了一下，他又突然说：“一百二十小时快到了，该试的都试了，我看可以提前结束这个项目，马上试试倒车吧。”

“提前试倒车？”陆大路感到奇怪。试航以来，陈宗杰多次故意刁难，现在怎么一下子“大方”起来了？他警惕地望望陈宗杰，胸有成竹地说：“好吧。”把操纵杆一拉，顿时，车速降低了下来。

这时，陈宗杰急呼呼地说：“快，翻倒车！”

“车速还有七、八十转，怎么能马上倒？”陆大路说。

“在海上，意外的情况随时会有，这是真正的考验嘛。”陈宗杰说完，竟然抢着伸手去扳操纵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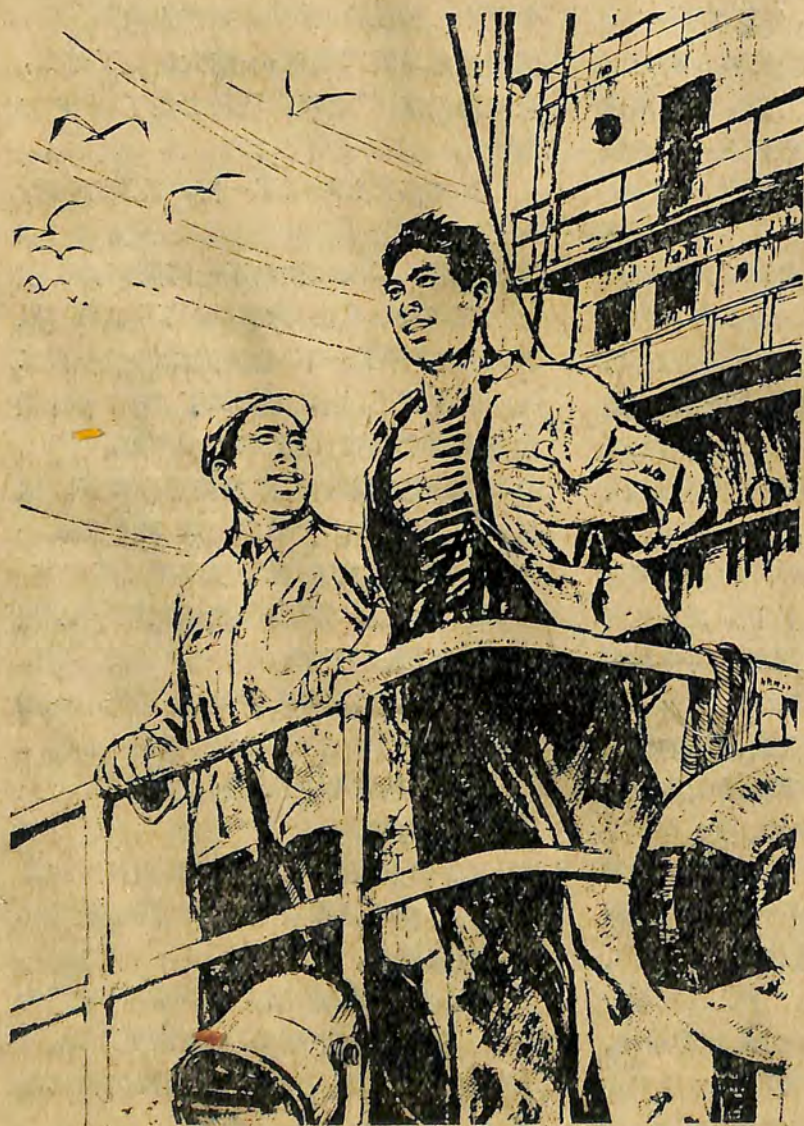
“你要干什么？”陆大路眼捷手快，用力一挡。陈宗杰一个趔趄，差点跌倒在地。

“你这是存心刁难！”陆大路厉声揭露说。

阿梁师傅也气呼呼地道：“你验了那么多年的机，难道这一点常识也不懂啊？！你在朝前奔的时候，叫你突然向后跑，试试看！”

陆大路跨前一步，用锋利的眼神，逼视着陈宗杰说：“你口口声声说，要对国家负责，难道这也是为了对国家负责吗？你这样开倒车，就是反对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决不容许你开倒车！”

第二天早上。乌云一点点退去，鱼白



色的天空中，启明星在云隙里闪闪发亮，测风仪缓慢地转动着，船上的灯光投射在微波粼粼的海面上，不时地可以看到银白色的带鱼群在船边游过。不久，在东海的尽头，升起了艳丽灿烂的云彩。一轮红日冉冉而起，蓦地，跃出水面，把大海染成一片金色。

陆大路从机舱内出来，走上甲板，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而略带润湿的空气，眺望着壮丽的海面，胜利的笑容挂在他的嘴角。

不知什么时候，高天雨走到了陆大路的身边。他目睹了昨天的这场斗争，几乎一夜没有睡稳。现在，带着一种自责的口吻对陆大路说：“看来，我对国产机这个新生事物的认识上还有问题！”

陆大路亲切地对他笑笑，说：“是啊，这本身就是一场斗争，我们在风浪中要站稳脚跟。”

高天雨似乎被触动了一下，摸了摸口袋里的那份申请报告，想说些什么。

这时，老船长在驾驶台上探出身子喊道：“大路同志，请你赶快上来。”

陆大路走进驾驶台，老船长告诉他，右前方二、三浬处，有一艘万吨轮主机发生故障，拍来了求援电。陆大路举起望远镜一

看，果然，镜筒里出现了挂在桅杆上的两只黑球信号。他同老船长四目相对，几乎同时说道：“应该靠上去。”

“前进三！”老船长发出了口令。

陆大路一眼看到陈宗杰也站在边上，便把望远镜递了过去，说：“那不就是你过去从国外接来的‘海洋’号吗？”

“喔，不可能吧？”陈宗杰半信半疑地接过望远镜一看，不由得“啊”了一声，呆住了。过了片刻，他故作镇静地说：“船的主机质量不会有问题，大概是船员操作不当出了问题。”

陆大路觉得这种人太可笑了，说：“老陈，我发现你看待国产机和外国机似乎有两种不同的逻辑。”

陈宗杰哑口无言。

两艘万吨轮很快地靠近。从甲板上望去，对面那条奶黄色的“海洋”号上有许多人在舷墙边上向他们招手，打着招呼。

“东方”号刚抛定锚，陆大路和阿梁师傅等人乘上小艇，到了“海洋”号甲板上。“海洋”号的轮机长握着陆大路的手，热情地说：“麻烦你们啰！”接着，抱怨道：“这是狄得姆公司的所谓名牌机，进来没几年，出了好几次毛病，这下又‘咬缸’了。”

陆大路便说：“走，进舱去看看。”

机舱里，汽缸头已经拆开，陆大路往汽缸里一看，伸手朝缸壁上一捋，一把铁沫子，便说：“咬得好厉害。”回身对阿梁师傅说：“快，动手修。”工人们七手八脚地忙碌了起来，机舱里，发出了一阵阵金属的撞击声。

.....

太阳高高挂在桅杆顶上时，“海洋”号的烟囱里，又发出“轰、轰、轰”的主机排气声。刚才还是死气沉沉的主机，重又复苏了。

轮机长感激地连声对陆大路说：“谢

谢，谢谢！”

这时，有人在陆大路的背上，轻轻地拍了拍。陆大路回过头来：“啊，老张同志！你怎么也在这里？”

外运局党委委员老张笑着说：“我这次出来检查工作，搭‘海洋’号回去，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真巧！”

陆大路高兴地说：“那好，‘东方’号在试航，也请你去检查检查，跟我们一道回去吧。”

老张点点头，就与陆大路他们一起登上了“东方”号的甲板。

“海洋”号拉了几声致意的汽笛，缓缓地驶开了。

在“东方”号的甲板上，工人们围聚在船边，向“海洋”号挥手告别。老张看着这情景，颇有感触地说：“大路同志，你上次到我们局里反映的情况，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那里就是有人盲目崇洋，现在群众发动起来了，正在揭矛盾。”他指指远去的“海洋”号，接着说：“你们知道吧，这条船上正运来了一台新进口的万匹机，也是狄得姆的所谓名牌，有人挖空心思地把它买来，准备装在‘东方’号上，换掉国产的主机呢。”

周围的工人听了，都哄了起来。

“怪不得陈宗杰搞了那么多鬼花样，原来他背后还有这只棋子！”陆大路心里想道。现在，他对这场斗争的实质看得更清楚了，马上意识到，眼前正是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机会。他便同老张低声交谈了一会儿，跃身跳上舱口盖，对大家说：“这次试航中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大家都看到了。为什么有人对我们自力更生造出来的万匹机，那样的不顺心，不相信，硬要把我们造船工业的命运，拴在外国资本家的腰带上呢？这种人究竟想把我们的事业引导到什么路上去呢？这种事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今天，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人们同时用眼光搜寻着陈宗杰。

陈宗杰正坐在缆桩上闷抽烟。听了陆大路的话，从裤袋里掏出绢头擦擦鼻尖上的汗水。“壳笃”一声，那只马表被带了出来，掉在甲板上。

老张走过去，拾起马表递给他，严肃地说：“马表还是要的，看你怎么用了！看来，主机‘咬缸’还好解决，验机的人思想上‘咬缸’，可就危险了！”

轮机长气愤地看着陈宗杰说：“这种思想得狠狠批判！”

陈宗杰慌忙说：“思想‘咬缸’，思想‘咬缸’……对，对，要改造世界观……”

陆大路转过脸，对老张说：“试航快要结束，我们造万匹机还是刚刚开始，一定还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希望外运局的领导和船员多提宝贵意见，如果国外造机方面有什么好的资料，也请及时提供给我们参考，使我们今后的第二台、第三台造得更好。为打好造船工业的翻身仗作出贡献。这台机不久就要移交给你们了，今天，我们还有一件纪念品也想送给你们。”

说到这里，阿梁师傅把一个油纸包递给陆大路。陆大路小心翼翼地拆开油纸包，露出了一块小舢板木浆的叶片。

在场的人们都把诧异的目光集中在这块暗褐色的木片上。

阿梁师傅说：“大路，给大家讲讲吧。”

陆大路感情深沉地讲了起来：

“这块叶片，已有六、七十年历史了。清朝末期，我们船用动力机厂这块地方，是个造小舢板的作坊。作坊里有个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造浆师傅，他看到外国的机器船，在中国的江河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非常气愤。心想：我们中国人不知哪一天也能造机器船。忽然有一天，清朝的一个官吏，低头哈腰地领了一队洋兵，闯进了这个作坊，原来这块地方已经划给了洋人作船厂。

造浆师傅只得带了这块没有造完的浆叶，含恨离开了。他临死的时候，指着这块叶片，对儿子说：‘我造了一辈子木浆，没有看到过中国自己造的机器船。指望你这一代了。’但是，在他儿子这一代又怎样呢？这块地方后来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修船厂，他虽然进了船厂，也只能替洋人的机器船修修配配零件，造造小木船。解放后，这块土地上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发展造船工业，这个修船厂就改成了现在的船用动力机厂。十年前，他退休的那天，把木浆叶片送给了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历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社会主义祖国争气。以前，修正主义的‘洋奴哲学’干扰了我们的造机工业。今天，我们终于造出了自己的万匹机。现在，我代表造机工人把这个纪念品送给你们，希望我们共同发展祖国的造船工业献出更大力量！”

老张接过这块叶片，沉思着点了点头。

鬓角有些斑白的老船长，望着这情景，激动地说：“我在海上生活了几十年，还是第一次驾驶国产万吨轮、万匹机。往后，我们的船，不论驶到天南海北，我都会感到脚踏在祖国土地上，心里多么踏实和自豪！”

高天雨悄悄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申请报告，手一松，被海风吹得无影无踪。他走近陆大路，感慨地说：“风浪总算过去了。”

“不，”陆大路象是回答高天雨，又象在提醒自己：“自然界的暴风雨有停歇的时候，我们生活中的斗争却永远不会止息。”

一阵海风吹来，掠起陆大路敞开的衣襟，露出宽厚的胸脯。几只海燕，拍击着强劲有力的翅膀，在船头上矫健地飞翔着。

蔚蓝色的海面上，跳跃着一束束白色的浪花，“东方”号高昂着船首，雄壮地劈浪前进。它仰天一声长啸，又拉响了震撼大海的汽笛：“昂——”

（插图、题图：施大畏）



东风扑面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 袁航

局马列著作读书班今天刚结束，新华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江峰就急忙赶回厂去。

厂在市郊，乘公共汽车到终点还需要走一、二里路。江峰一跳下车，用手整了整斜挎着的黄色军用挎包，精神抖擞甩开了大步。

江峰快五十岁年纪，个子不高，敦实而红润的脸膛上，有一双机敏的眼睛。他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当党委书记的。解放前他就在这个厂当学徒。现在，他当年的师傅大老杨已经退休了。

今天一早，厂党委副书记刘强给他来了个电话，催他回厂。从口气里，江峰听出他好象有什么要紧事跟自己商量，刘强说：“你回来就好，咱们见面再说。至于运动，大字报当然少不了。群众嘛，轰一轰就会过去的，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还计较这些？

你放心，没啥！”

真没啥吗？不见得。从刘强的口气，不就流露出不少问题吗？江峰是个很敏锐又很细致的人，他觉得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对每个人都是一场考验和锻炼，可不能掉以轻心啊。想到这些，江峰不由得加快了步子，他多么想早点回到厂里，投入到斗争的旋涡中去啊。

雄伟的厂房耸立在眼前了。一进厂门，江峰就往左拐，直奔食堂前的宣传阵地。那里是全厂舆论的中心，最能反映出厂里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卷在这些矛盾旋涡中的各式各样人们的情绪。在江峰看来，这块阵地的出现，就充分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后工厂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前面有一段高坡，一个姑娘正撑着架子车使劲往上推，推到半坡顿住了。江峰一个箭步上去，“哎！”地一声，助上一

臂之力。

“呀！老江回来啦！”姑娘喊了起来，沁着汗珠的小圆脸上，一对明亮的眼睛惊奇地笑着。江峰这才发现原来是金工车间的“小鞭炮”潘晓英。

“咳，看我眼睛的，竟认不出大名鼎鼎的小鞭炮啦！”江峰哈哈笑着说。这个十七岁的姑娘，除了会动脑筋搞革新外，那张嘴还爱放炮，全厂都叫她小鞭炮，真名倒似乎是无所谓的。

“怎么样，小鞭炮？”江峰推了一把架子车，“参加揭矛盾了吧！”

小鞭炮朝江峰扮了个鬼脸，说：“矛盾还能不揭？快去看看大字报吧！”说完一扬首，推着车子走了。一边推，一边轻声唱着：

我们是工厂的主人，
肩负着时代的责任……

江峰望着小鞭炮远去的背影，心里不由得激动地喃喃自语：

“年青人，新主人，社会主义工厂的新主人啊！”

江峰来到食堂跟前，在小鞭炮他们新贴出的一张《评刘强同志的态度》的大字报跟前停住了脚步。

大字报一开头就一针见血：

说老刘，劝老刘：
你的路线不对头，
抱着马表走老路，
群众意见不接受……

“哈，把马表也端出来啦！”江峰看着大字报笑了起来，看到后面，江峰的脸色渐渐严肃了。大字报揭露厂领导压制金工车间革新方案，指出这个问题事关路线，不容含

糊。是啊，革新方案是江峰去读书班前提出的，为什么至今还被压着呢？新事物的成长还真不容易呢。

江峰正在看大字报，猛然，背后有人使劲地拍了他一下。回头一看，皓首银须的大老杨师傅，正闪着—对精神的眼睛慈爱地望着他。

“啊，师傅！”江峰高兴地拉住大老杨师傅的手。

“哈哈，挎包还没放下，就来接受批评啦？”大老杨是个风趣的人，亲热地搭着江峰的肩膀说。

“火烧眉毛啦！”江峰笑着回答。在江峰心里，大老杨永远是他尊敬的师傅。这位退休老工人、老党员，六十五岁了，这回听说造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纺丝机，又回厂来抓他那把焊枪了。

大老杨好久不见江峰，今天见了倍觉亲热。他悄悄地拉过江峰来，看看四周无人，便轻轻地唤着江峰的小名：

“铁柱子，我跟你说句要紧话，纺丝机现在卡了脖子，工人们心里憋着气呢。”

“问题在我们领导身上啊！”江峰说。

“是嘛！”大老杨指指大字报说：“厂部也没个有力的措施，老刘还老跟咱们工人闹别扭，金工的革新方案，一直被压着，大伙儿造反了，到前天才批下来。这不，我才去领材料。”

“师傅，你真是揽得宽呀，还帮人家领材料？”

“咳，师傅这回成了总参谋长啦！”大老杨呵呵笑着，还摆了个架式，接着又说：“这新工艺，头道生活就是咱们冷作的，我能不鼓把劲？这试验要成功哇，生产周期少说也能缩短四分之一，咱们的纺丝机就能提早出厂，嗨！那对帝修反又是一巴掌！”

江峰听了很激动，握紧师傅的手，坚定地说：“说得好啊，师傅，党委一定全力支持”

持。”

“不简单。”大老杨摇摇头说：“你回来少不了要跟咱老刘吵。不过，吵吵也好，应该叫他睁开眼认认走的是啥路了。他呀，又走回头路哩！”

“你找机会好好跟他谈谈。”

“嗯！”大老杨摆摆手，然后伸出两个拇指，对在一起，俯身对江峰说：“我跟他呀，这两天顶着牛呢！你跟他谈谈吧，叫他别忘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给他提的意见。”

与大老杨分手之后，江峰径直朝党委办公室走去，他走得很快，很急。小鞭炮，大字报，大老杨，使他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象有一股强劲的东风扑面而来……

党委办公室里，刘强正在打电话。他年龄和江峰差不多，梳得很齐整的头发却已花白了。文化大革命前，刘强是这个厂的生产厂长，工作素以魄力见称，什么麻烦事，到他手里，总是快刀斩乱麻。现在，似乎有件棘手事儿缠住了他，他正眯着眼考虑怎样下决心，看见江峰进来，他忙将电话捂住，喊了起来：

“哈！老伙计，你好啊！真是赶早不如赶巧。你看，这么回事——”他马上对着话筒说：“喂，老张，你等等，党委书记回来了，我们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说完，搁上话筒。江峰看他那股劲头，笑着问：

“什么事啊？看你象热锅上的蚂蚁。”

“咳，蚂蚁那里能碰上这么棘手的事。”刘强说着从抽屉里找出一份电报，塞到江峰手里。江峰接过一看，是部里打来的。

电文说，为了粉碎修正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我国一项重点化纤纺织工程将提前竣工试车生产，要求新华厂的尼龙短丝纺丝机设备能在这个月里抢出来，运往该厂。也就是说，要在还剩下的二十七天内抢出来。这得要重新安排任务，重新平衡计划……一句话，要重新布置一个战役。时

间很紧啊！

江峰把电报拿在手里，象是拿着一块铁那样地沉。刘强看着江峰在沉思，他倒了一杯水，端给江峰，自己点了支烟，靠在椅背上，长叹一声：“难哪！这些年来，负担越来越重。你想想，二十七天时间，抢一个新品种，谈何容易！”

江峰看了刘强一眼，笑着说：“摊牌吧，早知道你心里有谱了。”

刘强哈哈大笑起来，转身从文件架上取出一份报告的副本放到江峰跟前说：“都在上边写着啦！一句话，纺丝机是要抢出来的，政治任务，硬任务。没有讨价还价的。怎么抢？唯一的办法是请求上级调整本季度计划，其他产品拉一些下来。不然，就无法平衡。我想上级会同意的。”

“什么？你再说一遍。”江峰对刘强的主张感到惊奇。

“拉其他产品来保纺丝机呀！”刘强瞪大眼睛说，“设备，材料，人员，都是固定的，有多少米煮多少饭，无米只好干瞪眼。”

听着这话，江峰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没有立即回答老刘，而是翻开那份报告，耐心地一条一条琢磨起来。一边看报告，一边又想起刚才看到的大字报。他觉得，工人群众中有无穷的潜力，需要我们去挖掘。设备是人操作的，材料是人使用的，工艺是人掌握的，困难靠人去克服，奇迹要人去创造。他问刘强：“这事群众知道吗？”

“不知道。”刘强说。

“党委讨论过吗？”

“没有。生产问题，我有权决断。”

“这么重大的事，要经过党委研究才能决定。”江峰批评说。

“可是，时间实在紧啊，生产组老张明天去市里开会。我想让他把报告带去，争取主动嘛。”刘强有些不高兴。

江峰微笑着，耐心地说：“老刘，我们

生着一副肩膀就是挑担子用的。为打好这一仗，你急，我也急，工人同志们更急。咱们还是先下车间去吧。摸摸情况，晚上再讨论决定。”刘强怔住了，他还想坚持，但话到嘴边却留住了。他看到，江峰已经换好工作服，并取下刘强那件挂在墙上的工作服，一下一下地轻轻拍着积在上边的灰尘，刘强不觉脸红了。

本来，江峰想拉刘强去看小鞭炮他们的试验，但是刘强皱了皱眉头说：“我先到工具车间去找找老陈，近来那里乱得很。”江峰也就不勉强了。

江峰往金工车间走去，迎面看见大老杨大步蹬蹬地过来。老师傅的脸象块铁板似地绷着，头发和胡子都在抖动。

“师傅！”江峰喊了一声，心想，老头子又跟谁发火了？

“啊！”大老杨猛地站住，见是党委书记，一把拉住就往冷作车间里拖，边拖边说：“好！你来就好。我正要找你们当领导的说话哩。走，你看看去，我吞不下这口气！”

大老杨气呼呼地把江峰拉到一只焊了一半的零件旁，几个工人正在使劲地锉零件上的焊疤。大老杨夺过一把锉刀来，“咔咔”地在一个焊疤上锉了两下，说：“你看看，明明设计规定用二号不锈钢，可这是几号？”

江峰蹲下身一看，问：“这么说是材料给错了？”

“那不是错啦？用这号钢等于不试验。”大老杨说：“刚才我们一焊，就觉得不对头。你说，这叫支持搞新试验吗？”

“怎么回事？”江峰问，他也在想。既然试验嘛，就该按照要求给材料。不然的话，试验就没有准确性啦。

“怎么回事？是老刘的意思！”大老杨

气头又冒上来了。

江峰明白怎么回事了，他看到师傅那气呼呼的样子，微笑着接过锉刀来，一下一下地继续锉那块焊疤。

“这样吧，”江峰睨了师傅一眼，说：“回头与老刘商量一下，换材料，继续搞。”

“哼，他呀，……”大老杨气呼呼地哼着。

江峰又笑了笑，亲切地说：“记得二十几年前，我跟您当徒弟学使锉刀，我抓起来就毛手毛脚地干，您拍着我的脑袋说：‘傻小子，使锉刀要沉得住气，一下一下地锉，光凭火气不成。’”

大老杨瞪了江峰一眼，还不明白江峰扯这些不搭边的事干啥。江峰笑着指指已经锉掉不少的焊疤，说：

“一码事，咱们要锉掉某些人思想上的疤，也得沉住气，一下一下地锉，光凭火气不成。师傅，您说是这个道理吗？”

大老杨双眉一跳，哈，这是在做什么思想工作哩，忍不住哈哈大笑，使劲往江峰身上捶了一拳：“好小子，有你的！”江峰也哈哈大笑起来。

江峰告诉大老杨纺丝机要月底交货的事，大老杨一拍大腿说：“好！小鞭炮的革新正用在刀口上，你可得用力扶她一把哪！”

江峰说：“好啊，你跟我仔细说说。”大家就讨论起来了。

江峰在冷作车间时，刘强正从工具车间出来往金工车间去，方才，工具车间的负责人老陈向他转告了群众对一些最近恢复的规章制度的意见，刘强说：“生产越忙，越复杂，越要严格执行制度，不要工人们一喊就沉不住气了。”

在往金工车间的路上，刘强当然又想到了刚才与江峰的争论，想来想去，他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月怎么把纺丝机抢出来，自

己要有一个主见。自己应该多想一些，主动一些，以免将来反而被动。至于那些群众批评呀，大字报呀，我也不计较，还是纺丝机要紧。刘强还想，老江爱听群众意见，就让这些乱七八糟的群众意见呀，这部门与那部门的矛盾呀，都由老江去处理，让自己集中精力扑到纺丝机上去，这才叫分工合作、同心协力呢。对，得找老江谈。

刘强走进了金工车间，没想到，又一桩叫他不顺眼的事露在眼前：只见一台大铣床上刀盘飞快地转着，旁边却没有操作工人。眼看快切削到头了，稍等会儿，刀头就要被撞坏，造成一次事故。刘强急忙问：“谁看的？”“小鞭炮！”一个师傅回答说。一听说是小鞭炮，他更恼火了。这时，刀子已经走到头了，刘强一惊，伸手就要去停车。忽然，飞来一只手拉住了他的胳膊。刘强一看，正是小鞭炮，刚想训她，哎！忽见刀盘走到头上，“啪”地自动脱开，零件转了个身，又重新切削起来。刘强舒了口气，哦，原来革新成自动化了。他瞪了小鞭炮一眼，小鞭炮脸上流露出骄傲的神色。

“机床革新了也要有责任心，怎么能随便跑开呢？”刘强批评说。

“我们在研究新试验。”小鞭炮解释说。

“生产这么忙，你还有心搞试验？真是！老江来过吗？”刘强问。

“不知道。”小鞭炮嘟哝了一句。

刘强又问了几个工人，听说江峰在冷作车间，拔腿就找他去了。

但是，老刘从车间西门出去，江峰却从东门进来，两人正好错过。

江峰一进车间，就强烈地感到一股热浪滚滚涌来。车床发出动听的丝丝声，铣床的齿轮在嚓嚓地歌唱，磨床上爆发出哗哗的欢呼，喷射出金光灿灿的火星，而那高大的镗床，好家伙，正轰鸣着啃一个

大件。望着这片火热的景象，江峰想到刚才冷作车间工人们为抢纺丝机提出的不少合理化建议，他觉得，只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我们就没有攻不破的难关，挑不起的担子。

江峰来到小鞭炮的机床前，只见小鞭炮双脚踏在移动的工作台上，左手扶住加工的零件，右手两个指头扣住摇柄，拚命地摇，整个人倾斜着。江峰喊道：

“小家伙，哪有这么干活的？不要脑袋啦？”

小鞭炮探出脑袋，看见江峰，笑了一下，又神气地说：“长着脑袋就是为了大干！”

江峰听了，忍不住要笑，但他还是拉下小鞭炮来，说：“长脑袋就得会巧干，懂吗？巧干！”

“巧干？可有人不让我们巧干呢！”说完，小鞭炮咬着嘴唇，鼓起两腮。

这时，前边一位师傅对江峰说：“刚才老刘来批评了小鞭炮一顿。”

“哦！”江峰沉吟了片刻说：“上级要求纺丝机这个月一定交货，老刘急坏啦。”

“急什么，那才有劲呢。”小鞭炮一下兴奋起来，“老江同志，你们为什么不跟我们工人商量呢？老刘老说我们革新影响了生产。”

江峰望着小鞭炮，鼓励地说：“革新怎么会影响生产呢？小革新，大跃进嘛。”

“老江，这话可说对了。可是，咱们老刘……哎！”小鞭炮有些烦恼地说。

这一声“哎！”使得江峰两股眉毛拧了起来，额上的皱纹也聚成一堆，他的心顿了一下：年青人哪，怕难了吗？你今后要经历的斗争更艰巨呢！小鞭炮看到了江峰的神色，也想：不好，自己为啥要叹气呢？灰心啦？真没用！她想再说几句什么话，可是一时又说不上来。

突然，江峰说：“看看你的试验，行吗？”

小鞭炮马上利索地操作起来，只见她一按电门，刀盘哗哗地飞转起来。“咔咔”的切削声就象有节奏的鼓点。江峰一手靠在主机上，看着这台革新了的机床，心里感到很兴奋，他觉得经过文化大革命，工厂也好像是一部革新了的大机器，更有生气了，效率更高了。而每一个革命工人都是这部大机器的革新者，他们的大字报，各种批评、建议，不就是还在努力革新这部大机器吗？江峰想，这一切，老刘为啥看不到呢？为啥还只想着拉任务呢？他离开了小鞭炮，想去找老刘交换交换意见。

刘强从冷作车间出来，被人拖去处理了几件事务性工作，才又向金工车间赶去。他的心里烦躁极了，也不知什么原因？今天一下来，碰到的尽是不顺心的事儿，什么都跟自己想的不对劲，简直是没法领导了。本来嘛，工厂就好比一部大机器，各种部门，各个车间，乃至各个班组，应该象是机器上的各种部件，运转得很正常，很守规矩的。你操作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可是现在，这里给你跳一下，那里给你动一动，这还能行？象部正常的机器吗？突然，背后有个声音叫住了他：

“啊呀，老刘，快，快去，我没法子啦！”原来是工具车间的老陈，他拉着老刘就往工具车间的磨刀间拖，一边滔滔不绝地诉苦：“你看，厂部规定，磨刀间磨刀要技术组作定型鉴定。可是，小鞭炮没经过技术组鉴定硬要磨自己搞的土刀具，你说能不能磨？”

“什么土刀具？”

“说啥换了钢种，要新搞一种刀具。我也搞不清。”

“搞不清就不让磨！”刘强干脆地说：“你也来，他也来，那还要什么磨刀间，你就不会把得严一点？”

“我们说厂部有规定，她说对错误的规定就要造反！”

“哼，造反？”刘强听了更是冒火，气冲冲地说：“造谁的反？你怎么不想想这个问题？你让她来找我。管不了啦？怪事！这么下去，还象个工厂的样子？！”

两人话越说越急，步子越走越快。

磨刀间门前已经围了好多人，只听到小鞭炮在放炮：“去喊吧，把刘强喊来，把党委书记喊来，我还要说！”

“说吧，你要干什么？”刘强突然站在她面前。

小鞭炮举起手中的刀具，两眼直瞪着刘强。

“要磨刀是不是？”刘强用严厉的目光盯住小鞭炮，“不经过技术组鉴定怎么能磨？”

面对刘强两道象要把小鞭炮手中的刀具夺去似的目光，小鞭炮反倒镇定了，她振振有词地说：“刚刚试验怎么谈得上鉴定？一鉴定就是两个星期，试验还搞不搞？试验本身就是最好的鉴定嘛。”

“厂有厂规，试验不能破坏制度。”

“磨刀间制度要有利于生产！有利于调动工人积极性！”

真厉害，听了这刀对刀、枪对枪的话，刘强火冒三丈：

“不行，不能磨！”

“偏要磨，磨定了！”小鞭炮也火了，说着就要往里冲，刘强一个箭步跨了上去扣住门，“咚”地一声把挂在门上的锁扣住了。

小鞭炮没想到老刘竟会给磨刀间上锁，激动、难受、气愤，她双眼火辣辣地盯住刘强，突然转身从地上抓起一块角铁想去砸锁——啊，角铁被一只粗大有力的手握住了。江峰闻讯赶来了。小鞭炮惊愕地转过脸来，刘强双目紧紧盯住江峰，江峰身后站着大老杨。只见老江的一双眼睛流露出

深沉而又严肃的光芒。小鞭炮放开角铁，仰脸望着党委书记，恳切地说：“为什么不让我磨刀？老江，为什么？”

江峰掂了掂角铁，转过身来望着刘强，那目光中又有多少话要说啊。刘强满脸怒容。“群众难弄，领导难当，工作难搞。”这三个难字在他脑子里风车似地转。“老江，你决定吧。”他终于这么说了。一句。

“我看，可以商量嘛。”江峰平静地说。

商量？还有什么可以商量的？明摆着的事。商量就是姑息，姑息就是纵容，刘强对江峰的态度明显地不满意，他转身向老陈要过磨刀间的钥匙，一把塞给江峰：“要商量，你跟他们商量吧！”说完，悻悻地走了。

人们激愤地望着刘强走出去的背影，不久，又把眼光投向江峰。

江峰在手心里掂掂钥匙，感到很沉重。党和人民把工厂交给我们，工人群众把钥匙交给我们，我们该如何办好厂，怎样使用钥匙，这可是要慎之又慎的事啊！他转身问小鞭炮：“共有多少刀要磨？”

“先磨一套，成功了就要大量磨了。”

江峰的眼光转到了大老杨身上：“师傅，要麻烦您了，磨刀间暂时不开，只有您能在砂轮上磨，这一套刀具您设法解决吧，今后的，我负责。”说着，他轻轻举起钥匙，“至于磨刀间的门，还得挂锁的人来打开啰。不过，这就先得帮老刘开思想上的一把锁。这把锁的钥匙，可在我们大家手里啊。”

“是啊，在我们大家手里。”大老杨胡子抖动着，有力地举起了拳头。

人们纷纷议论起来。

傍晚，起风了，“哗——，哗——”，大叶杨发出浪卷沙滩般的声响，鼓风机还在呜呜地吼叫，各种机床噬噬的响声也从车间里飞出来，铸造车间里，不时升腾起片片红

光，映红了云天，照亮了大地。高高的烟囱上，一阵一阵地冒出朵朵火星，闪亮着，消逝了；又闪亮着，又消逝了。

党委办公室里，常委会开了一半，正休息。同志们有的在翻阅文件，有的在悄声交换意见。刘强靠桌子边坐着，五指插在头发里，一口接一口地抽烟，江峰双臂抱胸走过来，走过去，又走过来，站到桌子边，取下刘强手中的烟，亲切地说：

“不要闷抽烟了，抽多了不好。”

刘强笑了笑，没有说话。他抓起杯子，也不顾凉热，一口气喝了半杯水。

“老伙计，”江峰说，“今天下车间，我真为工人们那股热气腾腾的革命劲头高兴，真是春色满园关不住啊！”

“没想到，你还能做诗。”刘强哼了一句，显然是不满意的。

“生活不正象诗一样么？”江峰意味深长地反问。一双敏锐的眼睛凝望着刘强，象要搜索出他心头的反映。

“事实是，”刘强说，“这么下去都快不象个工厂的样子啦！别说抢纺丝机了，正常的计划都难完成！”接着他便把下午憋着的气全倒了出来。

江峰笑了笑，他明白老刘的情绪。刚才会上，反复讨论了群众大字报中的意见，检查了党委个别同志的复旧倒退情绪，大家表示要站到第一线去，加强领导。只有刘强有点心不在焉，他的心还挂着纺丝机呢，挂着明天要不要让老张把报告拿上去的事。而这，是会议的下半场要讨论的。江峰伸手在衣兜里摸了摸，想掏什么，但是没有掏出来，他轻轻地嘘了口气，给刘强倒了杯水，然后走向自己的座位说：

“会就这样开始吧，我不同意刘强的观点，我觉得社会主义的工厂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正是一个

真正的社会主义工厂的特点。党委存在的问题是对工人社会主义积极性支持不够，甚至还有压制的现象，这是不允许的，这是倒退。”

刘强不服气了：“这也叫压制，那也叫压制，那我们是没法领导了，你说，象小鞭炮，难道不该管吗？管错啦？”

“该管。”江峰说，“管，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积极创造条件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规章制度当然也是管的一种形式，但是，当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起来，要冲破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时，再拿着制度压制群众，那就管错了。这样管，怎么能做好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工作呢？”

“你看，你看，你的原则性也太强了。”刘强没好气地说。

江峰站了起来，态度十分坚定地说：“老刘，我们应该从原则上考虑一下群众的意见，从路线上来检查自己的思想。不然，很危险啊！”

说完，江峰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用布包着的東西，放到刘强面前，刘强不解地解开一看，猛然大吃一惊，放在眼前的是只马表，滴答滴答还在走着，会议桌旁的人都惊讶了。刘强问江峰：“谁给你的？”

“工人师傅们让我带给你的，”江峰沉重地说：“大老杨师傅从废旧物资仓库找出了这只马表，他说，看着咱们的老刘又往旧路上走，他不心惊咱心惊，他不心痛咱心痛。”

听了这话，刘强心头象叫刀刺了一样，他轻轻地拿起表来，发现表背后还有一张小纸条，上边写着一句毛主席语录：“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老刘啊！”江峰说：“好好想一想吧，你在走什么路？以往沉痛的教训该不会淡忘了吧？”

以往的教训，以往的教训，人生中的教

训确实比成就还难以忘怀，应该是这样。刘强，现在是重新捡起那个马表的教训的时候了。

还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事，那时，也是为了抢一批援外产品，刘强想突破利润指标，试图推行奖励制度刺激生产。当时江峰是车间主任，厂党委委员，他反对刘强的做法，因而刘强这一套在江峰车间里推行不起来，刘强就亲自带着马表来到车间。工人师傅们为了支援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一个个热情高涨地干着，机床哗哗地飞转，行车嗷嗷地奔忙，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但是，刘强对工人革命积极性却视而不见，他把马表藏在裤袋里，东转转西看看，工人开始操作了，他偷偷地开表，工人加工完了，他又偷偷地停表，自以为这下可算深入了。不料，有一次他偷偷地测定时，被江峰发现了。江峰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低沉地说：“把手伸出来！”

“你干什么？”刘强怒气冲天地问。

“我问你干什么！”江峰愤怒了。

“这是测定工时。”

“如果是光明正大的事，就不要偷偷摸摸干。害怕工人吗？”江峰义正词严地说，“告诉你，咱们不是做买卖的，咱们是工人阶级，看见了吗？站在你面前的是工人阶级！”

刘强顿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江峰把刘强拖到成品堆跟前，说：“你看看，哪些产品不突破你的定额，咱们是为了奖金吗？是为革命！为社会主义！这是觉悟突破定额，你懂吗？厂长！”

“把咱们工人当什么啦！”许多工人都气愤地围上来批评刘强。

当时，身受修正主义企业路线的毒害的刘强，怎么会懂呢？文化大革命中，江峰和工人们起来造反，抓住这只马表狠狠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帮助教育刘强，刘强才

有所触动，今天的事和以往的教训该如何联系呢？难道他又拾起马表在走老路吗？唉——

刘强带有几分痛心地点了点头。

“同志，”江峰十分中肯地对刘强说：“马表测不出工人的积极性，铁锁也锁不住工人的积极性，马表到铁锁，都是修正主义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的做法。文化革命后，形式上你甩掉了马表，可是，修正主义企业路线的流毒一时还甩不掉，工人觉悟大大提高了，你就感到群众难弄，领导难当，工作难搞，于是就用锁来锁。工人的积极性如同江潮澎湃，万马奔腾，怎么锁得住呢？这一套东西出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是不足为怪的，可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企业，能靠这些吗？我们能站在工人的对立面吗？”

江峰的话就象一只三十二磅重的大锤敲在刘强的心上，刘强用左手托住脑袋，脑袋象要炸开一般，他喃喃自语地说：

“快十年啦，怎么我这只马表还甩不掉哇！”

“是不容易甩的。”江峰说：“因为马表联着修正主义路线，只要你的思想还挂在那根线上，那么，马表还是要藏在你胸前，到时候还是要冒出来。但是，马表非甩掉不行。老刘啊，咱们都是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同志了，我们要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去工作啊！”

同志们纷纷热烈地讨论起来。江峰打开了窗户，一阵晚风吹进窗来，刘强的脑子清醒了不少，远处，一列火车呼啸着飞驰而过，厂里，鼓风机还在呜呜地响着，同志们热情的批评，正象汽锤敲击钢板，“呼！呼！”强烈地震撼他的心房。

忽然，广播喇叭响了：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金工新工艺试验头道工序胜利完成！为完成纺丝机铺平

了道路。”

刘强猛地跳了起来，扑到窗前侧耳细听。

“啪！”刘强又突然关上窗户，向江峰大喊一声：“走！”

“哪儿去？打报告的事还未讨论呢？”江峰问。

“嗨！我——需要到群众中去受教育啊，答案在工人那里哪。”刘强有点羞愧地说。

江峰笑了，他掏出磨刀间的钥匙，含蓄地说：“磨刀间的锁——”

刘强一见，一把夺了过去说：“还得我去开啊！”

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会散了。当江峰和刘强快步走在厂区大道上时，广播里还在反复地播着试验成功的消息，这时，刘强悄悄地对江峰说：“看来不用拉计划了。”

“后边还有困难呢，也可能不成啊！”江峰故意说。

刘强捶了江峰一拳说：“怕啥，跟群众一起去克服困难嘛。”

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忽然，江峰停步拉住刘强，示意他听广播。广播里正放着那支工人的歌：“工人是工厂的主人……”

听着听着，江峰用拳头打起节奏跟着唱起来，刘强说：“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本领。”

江峰说：“你不喜欢这支歌吗？我太喜欢了。”

也许是都明白了什么吧，两人又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时，灯光照耀得如同白昼的金工车间在面前了，那股沸腾的热气又如强劲的东风扑面而来。江峰与刘强，大步跨了进去。呵！东风扑面，东风扑面！

（题图：杨顺泰）



为
革
命
样
板
戏
擂
鼓
欢
呼
！

刘
希
涛

轰隆隆——
象一阵霹雳，
炸断了
封、资、修的屋梁！
哗啦啦——
象一股飞瀑，
冲毁了
文艺黑线的颓墙！……
革命样板戏——
挟千里奔雷，
卷漫天风暴，
裹一身火光！
诞生在——
社会主义舞台上！
好啊，样板戏：
群山向你欢呼，
大海向你鼓掌！
好啊，样板戏：
钢水为你奔腾，
稻花为你飘香……

呵，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阳光雨露，
呵，是江青同志的精心培养……
革命样板戏啊——
才如此光彩熠熠，
才如此威武雄壮！
把旧舞台——
打个落花流水，
杀个马翻人仰，
给无产者——
裹上千丈红绡，
披上万道霞光！……

好啊，样板戏：
在阶级搏斗中诞生，
在炮火硝烟里成长……
朝着《讲话》指引的方向，
展翅飞翔，
飞遍了神州大地，
飞向那四面八方……
给金瀑飞泻的高炉，
再投一铲红煤；
给井架林立的矿山，
再打一根钢桩；
给劈山造田的英雄，
再添一臂膂力；
给上山下乡的小将，
再筑一道反修堤防……
亿万颗心呵和你贴近，
亿万双眼呵朝你凝望；
看不够你的丰姿神采，
赏不尽你的无限风光……

呵，多少个风雪弥漫的早晨，
杨子荣那‘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战歌，
响彻了矿山、林场；
呵，多少个雨雾笼罩的夜晚，
李玉和的红灯，
照亮了平原、山岗……
西沙群岛上——
每颗石子，每棵海棠呵，
都有严伟才机警的目光；
野营途中——
每座村落，每户人家呵，
都有沙妈妈烧热的暖炕……
呵，在我们的海港码头，
有万万千千个方海珍，

要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传遍五洲三大洋！……
革命样板戏，
你遍地播撒红色良种！
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里，
正山花烂漫，
东风浩荡！……

可是——
文艺战线上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结束，
革命样板戏
永远闪烁着战斗的锋芒！
不是有人在叫嚷——
什么“娱乐性文艺”，
什么“轻歌曼舞”，
什么“咖啡文学”，
什么“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
说穿了，他们是在做翻案文章，
戳破它，这是敌人的复辟梦想。
样板戏啊——
象光辉火炬照征程，
驱尽阴霾迎朝阳；
样板戏啊——
象万丈红缨扫魑魅，
怒挥钢刀斩豺狼；
样板戏啊——
如同劲风吹过红涛涌，
战旗指处凯歌扬！……
革命样板戏啊——
如同那铁干繁花的英雄树！
雨打枝愈挺，
风吹花更香……

春花怒放

——赞革命样板戏

田 浩

用最动听的诗句把你赞颂，
用最壮美的乐曲把你歌唱——
革命样板戏呵，
光芒万丈，照耀四方！

你在社会主义文艺园地迎风怒放，
装点着伟大祖国的无限春光；
你把无产阶级文艺的道路开创，
革命的文艺日益繁荣，日益兴旺。

呵，我们的脑海里，
巍立着顶天立地的英雄群像；
我们的胸中，
翻卷着半个世纪的斗争风浪……

呵，我们的血液，
依循着你的战斗旋律奔腾；
我们的红心，
伴随着你的战斗音符跳荡。

革命的红灯，
在我们的心头闪亮；
革命的枪杆子，
在我们的手中闪光。

“龙江”的风格水，
流遍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海港”的警钟声，
传遍了祖国的村镇城乡……

高唱着你的战歌，
我们杀上批林批孔的战场；
挥舞着你的战旗，
我们痛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逆浪。

用最动听的诗句把你赞颂，
用最壮美的乐曲把你歌唱——
革命样板戏呵，
光芒万丈，照耀四方！

好啊，革命样板戏！
让我们千次万次
为你擂鼓欢呼；
好啊，革命样板戏！
让我们千声万声
为你放声高唱！
在你那雄壮的旋律中，

让我们吹奏嘹亮的号角，
高举革命大旗反潮流，
把批林批孔的烈火
——烧得更旺！
把批林批孔的战鼓
——擂得更响！

(题图：陈达林)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二周年

热情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提倡更多地创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

任 犊

三十二年前，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的时候，殷切地期望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努力“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为全国人民描写根据地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健康地、胜利地发展的今天，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丰富经验，努力创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热情歌颂在这场政治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应当是我们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纪念《讲话》、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一项光荣任务。

阶级斗争的规律总是这样：一场伟大革命的急风骤雨刚刚过去，或者斗争的硝烟还未消散，接踵而至的，有时几乎是平行发生的，就是一场肯定和否定这一革命运动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前进和倒退、继续革命和复辟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深刻地触及了政治、思想、经济各个领域，当然更会是这样。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集中地攻击文化大革命，否定革命的新生事物，力图恢复旧轨道，拉着历史车轮倒转。这场斗争十分尖锐深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出来。文艺领域不仅没有例外，而且同历次政治斗争一样，它又成为这次复辟与反复辟、否定与肯定文化大革命斗争的一个前哨阵地。晋剧《三上桃峰》那样赤裸裸地为刘少奇的反动路线翻案，那样狂热地宣扬林彪用以反革命的孔孟之道，就是一个典型。鲁迅说：“文学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文艺面对资产阶级的反扑，难道可以泰然处之、和平共处？“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有

《三上桃峰》这样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跑上门来，更应该擦亮我们的眼睛，激起革命的义愤，用饱蘸无产阶级感情的笔，为文化大革命大喊大叫，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英勇奋战。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使我们的文艺队伍很好地成为“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搞这种作品简直就象“新闻报道”，政策性、现实性强，但事过境迁，不会有生命力，因而主张同文化大革命保持一段距离。这种理论是十分错误的。同文化大革命保持距离，就是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保持距离，你的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然枯萎，还谈什么生命力！脱离现实斗争，就是脱离工农兵群众，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势必滑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邪路上去。历史上确曾有人把自己禁锢在“象牙之塔”里搞他的所谓“传世之作”，但那只能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我表现。相反，无产阶级的文艺家总是投身在革命斗争的热潮中，成为阶级斗争敏感的神经，热情支持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新事物，严厉抨击阻碍新事物发展的一切衰败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才会成为阶级的呼声、时代的号角，才会得到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和赞颂。被列宁称誉为“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欧仁·鲍狄埃，就是在积极参加了巴黎工人阶级用暴力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后不久，即可以说是在“五月的流血失败之后的第二天”，创作了成为整个人类解放以前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奋斗的战歌——《国际歌》。让我们都来向伟大的工人诗人鲍狄埃同志学习吧！

要充分揭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如此伟大的一场革命群众运动，其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远、斗争之复杂，是任何一部艺术作品所不能穷尽的。艺术作品的特点是典型化，即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特殊反映普遍。我们只能截取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的一个断面，一个局部，一个事件，一朵浪花，总之，只能把经过选择和概括的“个别”、“特殊”作为表现对象。但是，不管你选择的是怎样的“个别”、“特殊”，又必须反映出共同的本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正因为如此，所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主席对这场斗争的本质的分析以及对斗争的必要性和及时的指示，是一切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灵魂。只有牢牢把握这一点，才能在纷繁的生活现象中分清主流

与支流，区别真象与假象，作品才算有了立脚点，才能在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起好的作用，达到从一个局部准确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要突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自始至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党的领导下，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团结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并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才会有真正广泛的革命的群众运动，才会一往无前，所向无敌。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兴起的时候，不少地方基层党组织停止了活动，好象运动就不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是为现象所迷惑的一种很错误的看法。我们的作品应该通过形象有力地说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始终亲切地关怀和领导着我们，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更直接。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革命的知识分子运动，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有所作为。革命的农民运动，也只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因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在表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红卫兵运动、机关运动，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时，要突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作用，批判抹杀或削弱这种领导作用的倾向。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应当力求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既要反映他敢想、敢说、敢干，即使暂时处于少数也敢于坚决地顶住错误潮流，又要反映他同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够团结群众的大多数，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既要反映他不怕压，不怕抓，勇于抵制错误领导，蔑视一切貌似强大的反动势力，又要反映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组织观念，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自觉地以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实际斗争生活是无限丰富的，塑造形象、阐述主题的途径不应也不能强求一律。但是，突出工人阶级的领导、党的领导作为一个原则，必须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样式的文艺作品中体现出来。

要反映尖锐的矛盾冲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搏斗和反复较量。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代新人，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同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各种反动思潮的斗争中冲杀出来的。现实生活是这样，文艺创作更应当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中庸之道”，以及它们在文艺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无冲突论”，都是同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相悖逆的。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就不能深刻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成功地塑造具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精神的高大的英雄形象。文化大革命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

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一种方式。“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那还不是到处出现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如果写成文艺作品倒反而变为一片“温良恭俭让”，还有什么味道！当然，发动广大群众自己起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同资产阶级右派所鼓吹的暴露“阴暗面”是根本不同的，必须划清界限。光明和黑暗，就象人有左右手，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肌体上都是存在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光明面是本质，是主流，但在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眼里，光明和黑暗却是颠倒的，他们的所谓暴露“阴暗面”，就是顽固地站在反动立场上，想要整个儿地推翻我们的光明面。而我们则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依靠群众揭发处于支流的黑暗面，正是为了不断扩大已经处于主导地位的光明面，缩小以至消灭这个黑暗面。在这里，立场和目的都是根本对立的。我们要求作品反映尖锐的矛盾冲突，就是要求热情歌颂在文化大革命中光明面不断战胜黑暗面，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战胜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无不一分为二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也是一分为二的。一部分群众在运动中曾经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决不能带着欣赏的态度或幸灾乐祸的态度去描写它，更不能夸大它，要热情写出他们在同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斗争中，不断地克服这些缺点或错误，把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轨道。“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要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著名的五个“更”的原则，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高度概括。在这方面，革命样板戏提供了特别宝贵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在创作反映文化大革命文艺作品中学习、运用。局限于真人真事，就不能发挥艺术的创造力，就不能充分展示英雄人物崇高的革命精神境界。因为是真人真事，即使稍加创造，稍作理想化，就容易失真，在现实生活中反而会引起不好的作用，这对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来说更应当十分注意。我们要大力歌颂的是这一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整个无产阶级和亿万革命人民，而不是其他某个具体人物、具体事件。在创作中，要努力把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把历史的具体性和艺术的创造性统一起来。同反映其他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一样，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应当是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作品中所赖以塑造形象的故事情节，也不是现实生活的实际或照抄，对它们妄加猜测、张

冠李戴，是同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原则相违背的。

半年多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党的十大精神的鼓舞下，不少工农兵业余作者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已经创作出了一批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的作品。应该说，方向是对头的，主流是好的，倾向是健康的，在现实斗争中是起了作用的。如同它们所着意表现的文化大革命一样，是革命的新生事物，是充满着生命力的，我们应该热烈欢迎。

重要的是要善于总结经验。“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既然文艺创作在反映文化大革命方面还只是迈开了第一步，因此这一步就显得十分可贵；但又因为它还只是第一步，也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种不成熟的东西，或者有些缺点和错误，就象各种充满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样。对待这样一些基本倾向是好的作品，不应是吹毛求疵，也不该冷眼旁观，而应满腔热情地、实事求是地肯定其成绩，指出其缺点，促使它更茁壮地成长。在这同时，我们要警惕有人借反映文化大革命，否定、攻击文化大革命。出了毒草，就要严肃地进行批判，使毒草成为肥料。我们的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应当热情欢迎读者的批评，同时也要有坚持毛主席为我们指出的正确方向的革命勇气。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有这个思想准备。要向创作革命样板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学习。他们在江青同志的带领下，迎受了多么大的压力，经历了多么艰苦的斗争，但他们顶风劈浪，无所畏惧，终于冲破了文艺黑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破坏和打击，使革命样板戏和工农兵英雄形象占领了舞台，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新篇章。我们也要向我们的表现对象学习，向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学习。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冒着杀头、坐牢、撤职的危险，敢闯敢拚，无所畏惧，终于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我们要去再现他们的英雄业绩，遇到一点困难，又怎能动摇得了我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的壮志雄心呢！

革命在前进，斗争在召唤。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革命文艺工作者，迅速行动起来，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热情满腔地表现文化大革命，歌颂文化大革命，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坚持方向就要坚持斗争

工农兵业余作者集体讨论

周林发 邵 华 执笔

我们来自工厂，来自农村，来自军营，都是与铁锤、银镰、钢枪为伴的工农兵业余作者。今天，正当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胜利展开、继续深入的时候，大家欢聚一堂，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二周年，纪念江青同志领导的京剧革命十周年，重温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回顾我们工农兵业余作者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的战斗历程，我们胸中豪情激荡，深深感到：坚持毛主席为我们指出的方向就要坚持斗争。

我们的文学是为工农兵的文学。这必然会引起一切剥削阶级的拚死反对，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破坏或扭转这个方向。因此，为工农兵的文学就离不开一个“斗”字。正确的方向是斗出来的，坚持这个方向也必须靠斗争。我们手中的笔是战笔，我们工农兵业余作者是战士，我们的任务就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战斗，不停顿地战斗！与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与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斗！与我们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

产阶级的文学创作要坚持工农兵的方向，必须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必须通过斗争来贯彻这一条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也是我们文学创作的生命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多少年来，凡是违背工农兵方向的文学创作，都是首先脱离无产阶级革命轨道，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是在党的温暖阳光下成长起来的工农兵业余作者，深知为工农兵的文艺首先是党的文艺，我们则是党的战士。党是我们行船的东风，领航的明灯。我们每前进的一步，都凝聚着党多少心血。党鼓励我们用粗壮的大手拿起笔杆，闯进了剥削阶级世袭的文化领域，“工农兵创作学习班”，“工人科大学”，“三结合文艺创作组”，都是党为我们工农兵开办的学校，它包含着党对我们多么深切的关怀！接受党的领导，就是接受毛主席制订的党的基本路线的领导。文学的党性原则，就是文学必须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鲁迅曾自豪地把自己的创作称之为“遵命文学”，我们也要以写“遵命文学”为荣，自觉自愿地遵党之命来写作，来战斗。时时刻刻不能离开党，不能离开党的正确路线。只要离开一步一寸，就会出轨，偏航，就谈不上为工农

火车向前方飞奔，必须有一条轨道。无

兵服务。

我们的文学创作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就必须反映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反映尖锐的矛盾冲突，揭示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我们也要歌颂新生事物，但是新生事物是在斗争中诞生的，脱离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因此，我们必须和“无冲突论”斗。“无冲突论”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中庸之道”这些反动政治思潮在文艺领域的反映。鼓吹“无冲突论”，就是背叛党的基本路线，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当然，我们不是为写矛盾而写矛盾，我们的任务是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并通过这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塑造了一大批光彩夺目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创造和总结了极其宝贵的创作经验——“三突出”的原则。这是我们文学创作所必须遵循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范，是亿万工农兵的化身，集中反映了斗争的奔腾主流，集中体现了斗争的光辉前景，能使革命人民为之惊醒起来，感奋起来，鼓舞人民群众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战斗。写风云变幻，是为了写叱咤风云的战士；写惊涛骇浪，是为了写顶风劈浪的英雄。只有正确地反映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塑造出战斗在风口浪尖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才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二

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就要根据

毛主席的教导，使我们的文学创作“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如鲁迅所说，成为革命斗争“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文学的这种战斗职能，也是靠斗争取得的。

努力反映重大题材，触及时事，积极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这应该成为我们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的鲜明特点和战斗风格。你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刚起高潮，人们就看到了反映红色种子在广阔天地里生根开花的作品。广大干部一走上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人们立刻听到来自千校的战歌。在这些业余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业战线上无数敢闯敢干的小将，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一个个战斗的早晨。批林批孔斗争掀起巨浪之时，我们又可从中听到工人阶级震天撼地般的怒吼。工人新干部的宽广胸怀，赤脚医生的闪亮红心，工农兵大学生的战斗姿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工农兵业余作者的作品里，就象在现实斗争中那样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同时，对于各种反动的错误的社会思潮，我们又通过文艺作品，给予毫不留情的反击。正当社会上崇洋媚外的反动思潮出笼作祟时，人们看到了大长工人阶级志气的自力更生的颂歌；正当某些角落冒出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叫嚣时，人们听到了反击右倾复辟思潮的战鼓。由于我们的路线觉悟、思想水平很低，我们的表现能力还很差，我们还不大会善于表现今天时代的重大题材，有时还会出现许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应当坚持这样做，勇往而直前，百折而不回！当前，党号召我们用文学创作这个形式，去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及时性、必要性。这是革命的需要，是批林批孔斗争的需要，是我们工农兵业余作者的阶级职责。我们中许多同志，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风雨洗礼而成长

起来的新兵，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运动，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们深深懂得，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今天的一切；谁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搞倒退、搞复辟！我们亲身经历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亲眼看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这场大革命中所创造的英雄业绩，我们的脉搏随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我们自己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胜利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不纵情讴歌这场大革命，怎能不用战斗的笔来捍卫这场大革命的成果呢？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创作实践中，常常出现这样动人的情景：一些工人业余作者一边抓革命促生产，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写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小说。有的工人业余作者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连续写了不少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有的同志为写一个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短篇，反复修改七、八次，前后竟写下了二、三十万字的草稿。只有高度的阶级责任感，才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动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反映这场革命，也是一场不寻常的战斗。也许有人会说，文化大革命离今天太近了，许多问题“吃不准”，写起来太危险了！于是，他们就在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面前挂出“创作禁区”的牌子以后，又对我们发出“好心”的规劝：还是离文化革命远一点吧，越远越好。对于这种“危险论”，我们一点也不觉陌生。曾几何时，当我们刚刚拿起笔来的时候，有人就宣扬过“文化工作危险论”，妄图阻挠我们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可是，“危险论”在今天又重新出笼，却不能不使我们引起特别的警惕。搞斗争，干革命，还少得了风险？其实，越是“危险”的地方，越为重要，越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就越需要勇敢的

战士去闯！这方面，已有一些同志在前面做了开路先锋，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应当一起去攀登那崎岖险峰，去迎接那无限风光。

鲁迅在批判那些反对表现重大斗争题材的论调时指出，有些人的作品“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即“摩挲”掉了革命者的斗志和锐气。今天，吓唬我们的人也罢，攻击我们的人也罢，他们反对我们表现重大题材，反对我们努力配合现实的政治斗争，其中一条计谋，便是搬出“反题材决定论”，抬出“娱乐文艺”、“轻歌曼舞”、“咖啡文学”、“养性文学”等等的牌子，以“小摆设”为诱饵，来骗我们上当。可是，遗憾的是，这些阴谋早就被我们看穿了。

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就要毫不留情地与这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不管它们在新的形势下穿上什么外衣，换上什么腔调，玩弄什么阴谋！

三

坚持方向，坚持斗争，必须有一支能够坚持方向、坚持斗争的队伍。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队伍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又要在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这个斗争，包括我们队伍中和我们每个同志头脑中无产阶级对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讲话》中极为强调这支队伍的世界观改造和思想感情的彻底转变。我们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深深体会到，世界观的改造确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坚持方向、坚持斗争的根本问题。

我们工农兵业余作者首先应当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冲锋陷阵的战士。无产阶级队伍，离开战斗的实践，失去进攻的精神，就

是倒退和失败的开始。无论在现实斗争中，或是文学创作中，都要努力培养自己一种敢打敢拚的战斗作风。这是现实斗争的需要。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路线斗争也依然存在。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包括周扬一伙的文艺黑线虽然被粉碎了，但是流毒还没有肃清，还会压制和腐蚀我们工农兵业余作者。因此，我们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准备长期作战，敢于在斗争旋涡中奋勇前进。我们好比背着钢枪、大步行军的战士。当风雨卷来的时候，停下来避避风雨，这是懦夫；向后转，缴械投降，这更是可耻的逃兵！我们的战斗口号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革命战士就是在狂风猛雨中成长的，前进的。这里，我们不禁想到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二十多年来，她领导伟大的文艺革命，曾经顶破层层黑云，踏碎滚滚恶浪，经历过多少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啊！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与之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无私才能无畏。斗争的锋芒和勇气，来自一颗对毛主席对党的殷殷红心。应该永远记住，我们是党的战士，我们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

战斗！我们决不能为个人而写作！

在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搞业余文学创作时，常常会感到我们的眼力不够，不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这说明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还很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还不够高，如果我们不抓紧学习，不抓紧改造世界观，就必然会迷失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光辉指示，认真学习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这样，使我们不但敢于斗，而且善于斗，不但斗得狠，而且斗得准，真正成为工农兵的代言人。

今天，我们以无限的激情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二周年，纪念江青同志领导京剧革命十周年。明天，我们就要迎接新的战斗。我们前进的方向，是毛主席指出的为工农兵的方向。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持方向，坚持斗争，生命不息，冲锋不止，那么，战斗的前程，必将是朝霞满天，灿烂似锦！





列车，迎着朝阳飞驰

金江宁 徐国梁

“叮铃铃……”清脆的开车铃声一停，汽笛“呜呜”长鸣，我们的列车便驰出了车站。

高大的楼房，耸天的烟囱，巍巍的厂房，徐徐地往窗后退去。不一会，那宽阔的彩色田野便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一辆特快列车，虽然才十几节车厢，然而它却象一座游动的桥梁，把我们的首都北京与上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这时候，你如果站在车厢里仔细观察一番，便可以看见一片动人的景象。工人同志正与来自农业战线的贫下中农们攀谈着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列车员同志正在忙着为旅客们服务。在包房里，那些来自五大洲三大洋的国际友人们，带来了世界人民的深情厚谊，为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整个车厢，笑语飞扬，歌声嘹亮。

可是，你如果再仔细打量一下，你一定会发现，那些身穿铁路蓝制服，忙着打扫卫生、帮助旅客安排座位、倒开水的列车员却都是女同志。你也许会觉得很好奇吧，这是什么道理呀？也许你们对我们这个列车

还不了解，那么，我就不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女车班的情况吧。

我们这个女车班，大部分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说起来还有一段不平常的历史呢！

喏，你们看，从前面车厢里走来的那位细高个子、左臂上带着“列车长”臂章的女同志，就是我们的老车长——共产党员陆淑芳。其实，说老也不老，论年龄不过三十多岁，只是因为她在列车段工作已经十多年了。她对女车班的历史，是最清楚的了。

这段历史要从一九五八年讲起。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铁路上成立了第一个女子包乘组。我们的老车长，就在那时候来到了列车上，担任了第一个女车班的车长。

但是这个女车班为时并不长久。铁路上某些领导人，在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的影响下，再加上孔老二的男尊女卑的错误思想作怪，就借口“女同志不适应跑车”，硬把这个女车班给解散了。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的老车长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边不断思考：当年为什么一定要解散女车

班？这个问号在她脑海里越想越大。答案终于找到了！向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开火！老车长又把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姐妹们串联起来，连夜写起了大字报。一张题为《从解散女车班看领导到底执行什么路线？》的大字报，贴在党委办公室的对面墙上，是那样的醒目，工人同志看了，都拍手叫好。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发展，随着斗、批、改运动的不断深入，我们在老车长的带领下，又一次向领导提建议，要求再次成立女车班。领导上支持了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女车班终于又成立了。成立后的第一次出车，工人师傅们敲锣打鼓的来送行。望着那沸腾的场面，我们的老车长和同志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是啊，想想那斗争的日日夜夜，叫人怎能不激动。那喧闹的锣鼓声，难道仅仅是欢送我们这几个人吗，不，它分明是在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啊！

女车班虽然成立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前进的道路上怎么会一帆风顺呢？

当我们这批女青年刚上列车不久，就有人讲：“别看她们现在讲得好听，肯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们听到这话，气愤极了。我们另一位车长华英，喏，就是在前面五号座位上，向旅客们问长问短的那位圆脸姑娘。当时她坚决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这群女青年管不好这趟列车。同志们，咱们一起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狠狠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让他们看看我们妇女到底行不行！”“对！用我们的行动来回答他们！”当时，我们心里都窝着一团火呵。从此，华英就利用工作间隙时间领着我们学习《共产党宣言》，下决心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有一次，我们出乘回来的第二天，刚踏

进段里的大门，就看到有几个不认识的人在我们背后指指点点，戚戚促促地在议论：“就是这群小姑娘，昨天在车上和旅客吵架了，而且还是她们的车长带头吵的呢！”“我早就说过了她们不行，靠她们是跑不好车的，怎么样，现在出问题了吧！”

听到这些话，我们气愤极了！呼啦一下，同志们全围了上去，华英分开人群，走到他们面前问道：“同志，你凭什么说女车班不行，你知道昨天车上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昨天的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查票的时候，碰到一位制服笔挺的中年人，装得特别热情，向华英问长问短：“你今年几岁啦？”“挺年轻的嘛！”说着说着，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唉，干这种工作，小姑娘也会变成老太婆！”“象你们这样年纪轻轻的，一辈子在车上东游西荡，太没趣了！”华英听到这话，又把那位旅客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道：“谢谢你的一番‘好意’，我们不感到‘没趣’。相反，我们觉得女同志能当上列车员，能亲身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感到自豪。你要知道，我们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是决不会被你那一套拉过去的！”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试问，在旧思想旧意识的进攻面前，我们能不予回击吗？我们的女车班就是要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华英讲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呵。事后，我们才了解，那个热情的“旅客”原来是个充满腐朽思想的资产阶级分子。

除了同社会上的错误思想斗，我们还得同各种困难斗！比如说，在炊事工作上，不是有人说过：“炊事员，这可是个力气活，一般的男同志都够呛，女同志当炊事员，餐车里能开出饭来？”好吧，那就到我们的餐车里去看一看吧！

穿过前面那节硬座车厢，就是餐车了。你看，我们的餐车多漂亮！两排靠窗户排列

得很整齐的饭桌上，铺着天蓝色的塑料桌布，饭桌旁边的四把椅子，也都罩上了雪白的布套，每张桌子上有一盆鲜花，鲜红色的凤仙花、橙黄色的荷包花、乳白色的马蹄莲、紫红色的吊钟花……真可谓是五彩缤纷、百花争艳呵。两只乳白色的壁灯中间，挂着一幅幅祖国大好河山的风景画，处处给人以清爽、舒适的感觉。

前面那位正在擦桌子的小姑娘，就是我们的炊事员小赵。这位年青人要担负上千位旅客的用餐呢！

记得她刚当炊事员时，有人就对她说：“炊事员，工作量大，一顿要开这么许多人的饭，一上班就要站，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而且伙房的温度又高，一般的男同志做这工作都感到吃力。小赵，你能行吗？”

可是小赵想：困难有啥可怕的，干革命哪能舒舒服服，在新中国的妇女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这样，她下定决心，要把炊事员工作干好。

炊事员工作确实很辛苦。第一个班头干下来，真是腰酸腿疼，浑身无力，怎么办？难道就这样后退了吗？不行，一定要坚持干下来。为了增强体力，她就想尽一切办法来锻炼身体。除了打篮球、乒乓球，有时间还坚持长跑，同志们看了都说：“小赵，你变了，变成一名体育骨干了！”身体练结实了，随即而来的便是烹调技术问题。对于这一行，原先她可是一切都感到生疏。怎么办？下定决心，从头学起。列车到了终点站，同志们都下车休息了，她还待在车上，跟老师傅学习。有时，还到外面饭店里向老师傅们请教，上海和北京的几个大饭店，差不多都被她跑过了。开始炒菜时，铁锅端在她手里，重似千斤，怎么翻也翻不好，两盆菜炒下来，手臂又酸又疼。她就想办法，利用空隙时间，把食盐放在锅里，练习翻菜……就这样，她这个女炊事员当上

了，当定了。

其实，象小赵这样的同志在我们车班里何止一个！同志们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毛主席为我们革命妇女撑腰，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我们一定也要办到。

让我们再回到车厢里吧。你看，我们的流动服务车正在为旅客服务。它好比农村的货郎担，备着各种旅客急需的货物。你看，从出售《红旗》杂志，到借用的针线包、寄信的邮票，应有尽有。

说起这种流动服务车，还有一段经历呢！那还得从一张提货单讲起。

一次，列车刚从一个车站发车没有多久，列车员小江就发现一个刚上车的旅客不时地把手伸到口袋里，又不时地朝窗外望去，十分焦急。小江上前一打听，原来，他是某工厂的一个新采购员，由于上车匆忙，不慎把本厂的一张提货单随身带上车了。可是这批货物又是厂里的急需物资，你说他怎能不着急。小江了解到这个情况，立即到服务台拿来了信封和邮票，让采购员同志把提货单装在信封里封好，等火车到达下一站时再寄出去。这样，工厂明天就能收到提货单，不会影响生产。我们的小江却从这件事联想到很多问题，找到了自己工作中的差距：在旅客中有多少这样的困难需要我们去帮助解决，如果我们光坐在服务台上，怎能及时发现旅客们的困难，又怎能帮助旅客解决困难呢？小江向党支部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并建议搞一辆流动服务车。于是，就在“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的流动服务车诞生了。流动服务车不光买卖东西，而且还配备了一些常用的药品。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列车上的“赤脚医生”也就随着流动服务车的诞生而诞生了。有一次，一位旅客由于着凉，胃病突然发作，只见小江推着流动服务车走来，从车上

拿出医药包，替那位旅客扎起针灸来。真见效，没多长时间，那位旅客紧锁着的眉头舒展了，只是一个劲地拉着小江的手感谢不尽。

前面，我们已讲到了列车上还有来自五大洲三大洋的国际友人，他们的情况，你们也许想听听吧。他们坐在包房里，房间里布置得整整齐齐，柔软的卧铺上铺着雪白的床单。走廊上和房间里都铺着松软的地毯。我们接待的外宾可多呢。同志们都觉得能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服务而自豪。

记得有一次，我们的餐车服务员小李发现一位阿尔巴尼亚的同志只吃了几口饭，就擦擦嘴不吃了，当时她想：“是不是饭菜烧得不好，他不喜欢吃？”于是小李就主动上前询问。原来，这位外宾是个老游击队员，在战争中负了伤，切除了半个胃，身体比较虚弱，再加上途中的疲劳，就更不想吃饭。听到这里，小李马上与炊事员联系，很快就做好了一顿既容易消化，又适合他胃口的“西式点心”，送到了他的手里，这位阿尔巴尼亚外宾吃完饭，拉着小李的手，感激地说：“阿中两国远隔千山万水，可我们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是啊，七亿中国人民的心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是永远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就是这样，我们迎来了多少外宾，向他们传送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还热情接待了一位到中国来休养的女外宾。这位外宾上

车后，看到周围的列车员全是女同志，心里颇有感触。她激动地向我们叙述了一次亲身遭遇。她本来是个工人，有一次与男人们一起参加了一个会议，结果被一群歹徒戳了三刀，差点把命丧掉。多亏工人们及时赶到，才救出了她。同志，这三刀，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迫害我们劳动妇女的三刀啊！她说：“我真羡慕你们中国妇女。我多么希望能象你们那样，与男同志一起参加社会工作啊！”

听着外宾的叙述，激起了我们的愤恨，恨不得一拳砸碎那束缚劳动人民和劳动妇女的锁链，同时，又为我们中国妇女今天能这样愉快地工作、幸福地生活而感到自豪。这种自豪，只有生活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妇女心中才能深深感觉到，这种自豪感更激励着我们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激励着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英勇奋斗！

同志们，你们听我介绍到这里，可能对我们这个女车班已经有个粗略的了解了吧！当然，我们是做了一点点工作，但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请同志们毫不保留地给我们提出来。

你们看，我们的列车沿着洒满阳光的轨道，越过了一座座大桥，穿过了一个个城市，正朝着我们祖国的首都北京飞驰！我们的女车班，也沐浴着党的阳光，向前飞奔，飞奔！

（题图：赵佐良）





涛声

徐 刚

到过海边的人，都听说过气势磅礴、激动人心的涛声。在那汹涌、澎湃、永不休止奔腾着的大海上，海燕凌空高飞，涛声呼啸不停——“哗、哗、哗啦！”……

我从小在海岛上长大。吹惯了海风，看惯了大海，听惯了涛声。脑子里装满了海的回忆，也经常想起儿时的伙伴。在所有的小伙伴中，我和海生算是最要好的了。我们住在隔壁，是同龄人，而且是同样的顽皮。父辈几十年在一块儿给地主朱老三“做忙头”，我们俩也几乎天天在一起玩。童年时，家乡还没有解放，我和海生常常光着屁股，到海边捡雪白的芦根和丝藕吃，捡五光十色的贝壳玩；或者站在海边张望，看山峰一样的波涛，看离海岸三里多地的芦沙荡——潮来时它全部淹没在海水中，只有退潮的时候才露出一块沙洲，上面长满芦苇，芦沙荡便是因此而得名的。记得有一次，我和海生正在海边玩，东宅上的才新阿公划着小舢舨过来了。他走下船，便把一把芦根和一只海螺塞到我们手中。我和海生高高兴兴地又吃芦根，又吹海螺，还问：“阿公，这是从哪儿捡来的？”阿公说：“芦沙荡。”“芦沙荡？下回我们跟你一块儿去！”我和

海生说。“不！”才新阿公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阴影，“芦沙荡不是好玩的。海里有急浪，芦荡里有坞泥港，穷人可是拚着命去的呵！我哥哥年轻时因为朱老三逼债，想到芦沙荡割些芦苇换钱，结果活活陷死在坞泥港。……”才新阿公说着，眼里涌出了两行泪珠。这时一阵涛声涌来，象是穷人的声声叹息……

回家的路上，我和海生正好碰到了地主朱老三的小儿子。那小王八蛋歪戴着帽子，挡住去路，要我们留下海螺和芦根。我和海生气愤地问他：“你凭什么要强占这些东西？这是才新阿公从芦沙荡上捡来的！”那小子鼻子里哼了两声：“芦沙荡捡来的？芦沙荡都是我们家的！快给！”海生针尖对麦芒地说：“芦沙荡是海里涨的，怎么是你们家的？”说罢把海螺紧紧握住，两只眼睛瞪得滚圆、滚圆。我在一旁干脆吃开了芦根，嚼过以后再把芦根渣一把接一把的扔在那小子脚跟前，说：“要芦根没有，要芦根渣有的是！”这时候海生叉开两腿，一手撑腰，吹起了海螺：“嘟——嘟嘟——”海螺伴着涛声，越吹越响，我们两人步步进逼，那小子吓得掉头就跑。回到家，我和海生不

知商量了多少回，约定长大了游水也要到芦沙荡上去。我们还想，要是在芦沙荡的四周围起一条又高又宽的堤岸，填平坞泥港，割去芦苇，种上庄稼，盖上房子，那该有多好啊！……

可是，大海留给我的不光是那些壮丽多姿的神态和儿时烂漫的回想。大海，也同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可怕的记忆。解放前，国民党为非作歹，不顾百姓死活。作为海岛屏障的江堤溃烂不堪，常常决口。因此，这涛声犹如一根根无形的鞭子，抽打着穷苦农民的心。记得是解放前夕的一个夏天，按照农家习惯，晚饭后便把一张四方台子移到宅院前面。一家人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台子上乘凉。我和海生照例抢着爬上台子，仰天躺下，数着天上的星星，数不到几十颗就眼花缭乱了，星星毕竟数不完，就竖起耳朵听海里的涛声。那时候我们家离海可近了，出门三里路不到就是大海，涛声不绝于耳。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听来格外清晰：“哗啦！哗啦！……”我问母亲：“大海是在唱歌吗？”母亲告诉我：“这不是大海在唱歌，这是大海在哭泣！声音越大，潮汛越大，这堤岸又不知道保不保得住了！”那一年，果真大堤决口，海水卷来，几十个村子遭了淹。浑沌的海水淹没了沟、河、院子，一直冲进门槛，淹到了家里。母亲一边让我坐在台子上躲水，一边在屋里到处“捉漏”。当时我十分清晰地记起了躺在台子上乘凉那个夏天的夜晚的情景，还想到芦沙荡也一定被滚滚的洪水淹没了，也许连芦苇的叶梢也看不见了。这又使我想起了东宅上才新阿公说过的一句话：“芦沙荡是个好地方呵，可是你看这世道，连大堤里边的地都保不住，想围芦沙荡，那是做春梦……”

不久，家乡解放了。海岛一天换一个面貌，变得真快呵！上海工人阶级还组成围

垦大军来到崇明，围垦了一片又一片荒地，家乡的贫下中农真是打从心眼里高兴！我和海生也就更加想念芦沙荡：什么时候才能把芦沙荡围垦起来呢？贫下中农三番五次地向县委提出围垦的建议，可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县委却一会儿说芦沙荡上芦苇值钱，一会儿说工程太大，搞不了。三令五申不让围垦芦沙荡！三年前，在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声中，家乡的贫下中农推荐我到北京去上大学，才新阿公、海生和一群儿时的伙伴都来祝贺我。那是一个海岛初夏的夜晚，夜空象一块无边的大青石板，蓝莹莹、亮澄澄的。星星象是嵌在青石板上的无数颗珍珠，闪闪发光。天刚落黑，“知了”就渐渐地不叫了，只有“织布娘娘”在草丛里“叽、叽、叽”地轻声叫着。我们干脆走到大堤上乘凉，月下还能隐隐约约看到芦沙荡上摇曳的芦苇。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围垦芦沙荡的事情上。那时，文化革命后新成立的县委正在发动群众讨论围垦芦沙荡的规划。才新阿公说：“围，一定要围！这条路走对了！旧社会里有多少穷人在那边送了命，文化革命前走资派又不让我们围。这些老爷连去都不敢去一趟，老鼠沙有多大也说不上来！只有文化大革命后，才能实现我们祖祖辈辈的理想呵！”我和海生也很激动。我们知道新县委一成立，领导干部就来到芦沙荡，踏着污泥，作了实地调查，画出了第一张围垦芦沙荡的蓝图。海生拉了拉我的手，充满信心地说：“我决定第一个报名去围垦，三年后你回来看吧，芦沙荡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我到了北京，在大学里，还常常想起家乡，想起芦沙荡。每一次走到天安门广场，就会想起广阔无垠的海洋；听着金水河里的流水声，就自然而然想起了大海的涛声。毕业前，海生来信告诉我，围垦后他就留在芦沙荡了，决心在那里创业，在那里扎根。才新阿公也调到

芦沙荡的糖厂去了。芦沙荡已经变样，变得根本认不出了！这一切，是多么强烈地吸引着我……

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我回到了家乡。时值初冬，秋收刚过，海岛平崭崭的土地上，到处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一到家，乡亲们都来了，挤满了一屋。我们一边抽着北京带回的“香山”牌香烟，一边聊天。从谈话中得知，芦沙荡现在叫新建副业场，那里良田万亩，果园飘香，有鸡场、鸭场、渔塘和各色树木。据到过杭州的人说，芦沙荡跟西湖比实在差不了多少！暮色降临的时候，乡亲们才陆续走开。家乡的夜晚倒是很宁静，原先听惯了的涛声已经听不见了。躺在床上我想：一切都在变化中，连大海也在变呵！小时候，总是喧嚣的涛声把我送进梦乡，而现在听不见涛声倒使我久久不能入睡。母亲告诉我：“围海造田后，海水后退了十多里路，大海离我们家也远了，涛声当然就不容易听见。现在得骑上自行车，到新建副业场靠海的那一头才能听到。”

两天后，我终于有机会去副业场了。踏着自行车，一路走一路想：芦沙荡究竟变成什么样了？是呵，对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崇明人来说，今天的芦沙荡竟然也是个谜了！不到一个小时，便到了芦沙荡。哪里有往日的荒凉？连一点影子也看不见！文化大革命前，这里还是芦荡、野鸭、水草的天下。如今展现在眼前的却是整齐的田块，和刚出土的碧青的小麦。附近的渔塘里，碧水微澜，烟波浩淼；远处的鸡场上，鸡啼不绝，声声悦耳。从堤下伸展开去，连结县城的是一条柏油马路，马路北侧有一幢精致的二层楼房，是芦沙荡上的第一家百货商店。这幢半圆形的楼房，用的是一色的白墙、红瓦、绿窗，煞是漂亮，象在哪儿见过似的，我想了一会，大概是在北京或是上海。

从大堤跨上柏油马路，一直到了副业场最前沿的前哨大队。海生就是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见了面，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变了！芦沙荡变得认不出了！”从昨天的战斗中过来的人，最容易想起创业的艰辛。海生告诉我，那年冬天，三万多名男女社员来到芦沙荡。野鸭成群结队地飞走了，芦苇砍倒了！从此后，芦沙荡上有了第一间草棚，第一缕炊烟，第一声年轻人的欢笑！说到这里，海生特别感慨：“这是靠斗争得来的呵！”接着海生又讲起了才新阿公。就在他们青年突击队出发的那个早上，才新阿公扛着被盖卷也赶来了！小伙子们激动地握着才新阿公的手说：“阿公，你上岁数了，还是留在队里吧！”阿公摸了摸花白的胡子，摇摇头说：“旧社会里没有咱们的活路，我哥哥再年轻力壮，也把一把骨头丢到了芦沙荡上。今天党和毛主席领导咱们围垦芦沙荡，我岁数再大也有使不完的劲！”芦沙荡在变，才新阿公也在变。芦沙荡越变越年轻，才新阿公越变越精神，成了芦沙荡上出名的治水土专家。那一次，当大坝从两边“合龙”时，潮汐起落既快又猛，浪涛拍击堤岸，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呼啸声。白天刚进的土，晚上全部冲光。才新阿公蹲在海边，望着土方被洪水一口一口吞没，心里象刀绞一般的痛。他想起大坝工程刚开始的时候，地主朱老三煽阴风、点鬼火，说什么“龙门无底”。污蔑新县委负责同志是“头脑发热”。想起这一切，他更加日以继夜地在工地上。一边开“诸葛亮会”，一边反复实践，下决心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一口气。终于和群众一起研究出了“边抛石头，边倒泥土，保护性前进”的措施，战胜了急流。合“龙门”那一天，水流象天河飞泻，浪涛似山峰倾倒，几十个民工跳下水，用人墙挡住了激流，筑成了大坝。以后，领导为了照顾才新阿公的身体，就把他

调到了糖厂。说完，海生黝黑的脸上掠过一缕严峻的神色，两只眼睛“忽闪、忽闪”，象突然想起什么似地打开窗户，指着滚滚的波涛说：“海水后退了，革命前进了！坚持斗争就是胜利。芦沙荡的西南角还在涨，那边还有一个小沙，不久，我们又要去围垦了！”“永远在最前哨，是吗？”我接着说。“对！”海生点点头，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下午，我们到糖厂去。糖厂就在大堤附近，我们去时才新阿公穿着一身崭新的工作服，已经等候在大堤上了。才新阿公拍着我的肩头，左看右看，笑得合不拢嘴：“嘿！在毛主席身边，长高了！”这时候，堤外浪涛奔涌，涛声如雷。海生告诉我，脚下便是当年合“龙门”的地方。我问才新阿公：“你这个治水土专家可是立了大功劳啦！”

才新阿公边笑边嗔怪：“又是海生多嘴！”然后转向我：“你可知道合‘龙门’那一天，几十个人跳下了水？”

“听说了，真英勇呵！”

“可不！当时水深流急，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

“谁带的头？”我问。

“就是他，海生。那几天他还在闹病，在水里差一点昏倒，可没叫过一声苦！”

我紧紧地、紧紧地拉住海生的手。眼前，儿时伙伴的形象，越来越显得高大……才新阿公深沉地接着说：“年轻人就是要在大风大浪里把筋骨练硬，好挑重担呵！”说完，把脸转向大海，指着那汹涌的浪涛说：“大海里总是后浪推着前浪，一浪超过一浪。你们肩上挑的可是千斤担呵！”

从大堤上下来，我们走进了糖厂。车间里一张写在小黑板上的生产进度表把我吸引住了！小黑板的上方写着“崇明制糖厂”几个端端正正的粉笔字。在这行字后边还有个括弧，括弧里写着“上糖一厂”四

个字。才新阿公告诉我们，这是工人同志自己加上去的，因为这里是全上海第一家制造食糖的糖厂！听着，看着，觉得有一股热血直往上涌。这是哪一个青年人出的主意呢？呵，何必去问！也许是经过这群艰苦创业的战士集体讨论的。每一个到这里参观、学习的人都能从中体会到一种无比自豪的感觉。那是一个普通的括弧，可是它却包含了糖厂工人海一样的胸襟，火一般的感情！接着，才新阿公用刚刚生产出来的白糖，给我们一人泡了一杯浓浓的糖开水，拿到手便是一股扑鼻的香味。我舍不得一下子喝完，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着味，一边喝、一边和才新阿公谈着过去。才新阿公说，家乡的贫下中农在旧社会是终年不见糖的。有多少老一辈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尝过糖的味道！那时候别说糖，就连盐也买不起呵，只好把海边上的咸土刨下来，放在锅里熬一点土盐，撒几粒在糠菜麸皮煮成的粥上，当菜吃……可是，现在我们有自己的糖厂了！讲完，才新阿公激动地站了起来：“林彪要复辟，那就是让我们重新吃芦根、熬土盐！我们跟毛主席走，走定了！”听着才新阿公的话，再尝尝糖的味道，觉得又甜了三分。家乡的糖甜，一直甜到了我的心坎上……

从糖厂回来，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分。夜晚整理好笔记，就在海生的宿舍里临时架一张床休息。躺在柔软的芦笆门床上，猛听得一阵阵涛声涌来：“哗啦！哗啦！”听着倍觉亲切！我在心里说：呵！我终于听见家乡的涛声了！涛声呵，再也不会给人们增添忧愁了！今天，童年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儿时的伙伴也已经成了芦沙荡的主人。涛声呵，多象一支昂扬的颂歌，日日夜夜用她激越的旋律，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告诉人们家乡的变化，鼓舞人们向着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进军！我不禁轻声地朗读着

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

黎明时分，公鸡的叫声把我惊醒了。一缕缕金色、紫色、红色的朝霞的光芒，从芦苇的缝隙里射进来，报告着芦沙荡上又一个明朗的晴天已经到来。我急忙打开窗子，只见红日刚露出地平线，阳光在轻轻摆动的麦叶上跳跃，在鱼塘的水面上投下了一个个彩色的光圈。这时，窗外由远而近传来了一阵阵响声。呵，又是涛声！我马上敏感地听着。不！不对！原来是去糖厂上班的姑娘们的甜蜜的笑声，和奔向田头的社员们的脚步声，还有就是柏油马路上汽

车、拖拉机的喇叭声。这一切汇聚在一起，已经压过了大堤外的涛声！顿时，一个联想在脑海中闪过，我想，如果把我们的革命事业比作永远奔流不息，前进不止的大海的话，这一切又何尝不是雄伟、壮阔的涛声呢？这是奔腾向前的革命潮流不可阻挡的呼啸声；这是正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展开的批林批孔的战鼓声；这是坚持斗争哲学，与天奋斗，与海奋斗，与人奋斗的胜利凯歌声！这也是可爱的海岛沿着社会主义金光大道飞速跃进的脚步声。呵！我赞美你，大海的涛声……

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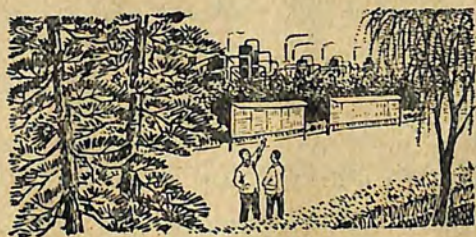
李 云 良

携闪电，挟惊雷，
战鹰刚从西沙巡逻归。
座舱如同加温箱，
汗水湿透背。

飞行员打开座舱盖，
面前闪出椰子杯：
“喝吧，空中新猎手，
黎家送来的椰子水。”

“政委，我不渴呀，
再飞三圈也不累！”
“鱼水情意深似海，
椰汁甜如蜜，当心别喝醉。”

飞行员端杯望黎寨，
一饮而尽抹抹嘴：
“政委，喝了椰水心更渴呵，
渴望海天歼飞贼！”



绿荫重

郭振庭 钱红春

几场春雨，给大地抹上了一层新绿。记得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离厂去内地支援建设时，也正是这样一个明媚的春天。离厂多年了，这次出差到上海，我象一个远征的战士重返故乡一样，心情无比激动。一完成公务，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厂来了。

一踏进厂门，我立刻被层层绿荫吸引住了。通往氯气车间的宽广而笔直的大道两旁，有墨绿的松柏、冬青，有嫩绿的梧桐、杨柳，好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那一幢幢熟悉的厂房，一排排漆着红、黄、蓝各种颜色的管道，镶嵌在这一片绿荫丛中。

我从来没有到公园里赏花、散步的兴趣和习惯；但是我不能不为眼前的重重绿荫惊叹。作为一个干过几十年化工的工人来说，对眼前的这片景色，不能不有一股特殊的情感。

我们厂生产一种气体，因为它是黄绿颜色，所以人们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绿气”或“氯气”。这是一种有剧毒的气体，人畜吸到它，轻者头晕呕吐，重者死亡；树木庄稼遇到它，就会根枯叶焦，因此，人们又叫它“毒老虎”。在那黑暗的旧社会，我们

化工工人受足了“毒老虎”的危害。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那年进厂的。

那时候，资本家只顾赚钱，根本不顾工人死活。生产漂白粉不用设备，而是用泥土堆积成一座座象坟墩似的“漂粉洞”。工人没有劳动服和防毒面具，衣服穿不了几天就烂成碎片。那时候，做工的人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有钱去买衣服，每天只好披块麻袋片，嘴上扎条毛巾当口罩，钻进漂粉洞干活。每当出料的时候，工头站在洞口，手里拎着铜锣，“铛——”沉闷的锣声，颤悠悠的传往四方，这是“毒老虎”跑出来的讯号，工厂附近的居民们听到锣声，就得逆风避开。我清楚记得，有一天黄昏，寒风呼呼地吼叫着，一个农村妇女领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路过厂门口，正好遇到厂里出料，她又不懂得敲锣干啥，径自走去，只见一股绿色的气体沿着地面流过，这母子俩的生命竟被“毒老虎”给吞噬了！

那是多么难熬的岁月啊！……

我正在沉思，冷不防背后追来一位姑娘。老远就喊着：“老李，李师傅，架子好大呀，喊了你几声都没听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过去的徒弟朱桂香。我高兴地回答

说：“啊，小朱，真是厂变面貌人变样啊！看，你又长高了！”我指了指周围的景色，说：“瞧，工厂都要变成花园啦！”

“可不！”她扬了扬头说，“那真多亏王师傅！你还记得吗，王阿明师傅？”

我怎么会忘掉王师傅呢，从进厂的第一天起，我就认识他了。

当时，我们青年工人要进厂，首先得经过考试。监考的资本家有时叫你扛着黄砂，有时叫你两个人抬着六百斤重的烧碱，绕厂走一圈，有时叫你挑着重担上跳板。我就是在上跳板的时候，身子一摇，正在差一点摔下来的时刻，被一双大手扶住。扶我的就是王师傅。从此，我就和王师傅在一起，钻漂粉洞干活。一次，王师傅在洞里时间长了，刚走出洞口，就“哇哇”吐出两口鲜血，正好被老板看到，老板晃晃胖脑袋，从鼻子里哼出声音说：“要是干不动了，就请回家休息吧！”后来，王师傅抚摸着我的头，说：“咱们离开这个虎狼窝吧！”我看着王师傅两眼在出神，他在想，我也在想，上哪儿去呢？躲开了“毒老虎”，到处都有拦路虎哇。没办法，我们仍得冒着生命危险干。

在和王师傅相处的日子里，我们一同经受了剥削的苦难，也一同经历了迎接解放的喜悦。解放后，我们又在一个厂做工了。为了制伏“毒老虎”，王师傅曾几次向厂部提了合理化建议，画过一张又一张草图。但是，他的愿望始终没有彻底实现。文化大革命前，他再一次找到领导，要求彻底肃清“毒老虎”，可是一个走资派竟然说：“解放以后，我们的生产设备和操作条件，已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在生产大幅度发展，哪能没一点‘三废’，小菜场上还有鱼腥味呢！”气得王师傅半晌说不出话来……

“王师傅身体还好吗？”我问小朱，“该退休了吧？”

“唔，已经退休好几年啦！”

我们边走边说，突然，我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这儿，过去是个大池子，里面装的都是石灰浆，“毒老虎”就是从这儿跑出来的，可现在竟成了一个百花盛开的花坛了。你看：这块二十多公尺长，五、六公尺宽的大花坛，沿着大道铺在一边，用黄土垫成斜坡形，周围除种植着冬青、黄杨外，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花正在含苞待放。

“嘿，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是呀！”小朱深有同感地说，“这又得讲到王师傅了！”接着，小朱向我叙述了王师傅率领大伙制伏“毒老虎”的事。

三年前，我们厂新党委成立不久，就发动全厂群众，进一步大战“三废”。开始时，有人说：“化工厂要想没气味儿，是不可能的，烧顿饭还有涮锅水呐。”这时，正有人跟王师傅谈退休的事，王师傅说：“你们听见没有？现在有人说的涮锅水，这同有人说的小菜场的鱼腥味不是一个调子！”当时他就表示了个决心：“不制伏‘毒老虎’不退休！”

厂党委见王师傅战“三废”的决心大，就批准吸收他参加打“虎”战斗组。

日日夜夜，王师傅和战斗组的同志们在一起，先是到兄弟单位去“取经”，同时发起一次人人献图、献计运动，王师傅把自己曾经画过多次的图纸交给大家去讨论，工艺改革方案定下来之后，王师傅又带领大家到废品仓库里去寻找废旧料……在这战斗的日子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手磨起了血泡，用橡皮膏贴上；肚子饿了嘴里咬口馒头，眼睛眯了倚在随便那个角落里打个盹儿……经过十五天的奋战，一座高大的新设备，象巨人般的矗立在“毒老虎”窝——石灰池旁边了。经过试车，效果良好，完全可以代替石灰池。为害多年的“毒老虎”被初步制伏了。王师傅就在这一年里退休了。不过，他在厂里的时间不是减少

了,而是增多了,每逢例假日他也照常来到厂里,精心地培育着这一草一木。

听了小朱的介绍,我心里犹如万马奔腾,几年来对王师傅的想念,一下子变成了强烈的钦佩。

小朱要上化验室去了,说了声“再会”,转身刚走几步,又突然拐了回来,欣喜地指着前面说:“你看,那不是王师傅吗?他又到厂里来了!”我顺着小朱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魁梧的身影在绿树丛中闪动着。我加快脚步走过去一看,原来有一块土坷垃压住了一颗万年青,王师傅将土坷垃一把捏碎,将碎土撒在万年青周围,又小心翼翼地扶着被压弯了的绿叶。我招呼了一声:“王师傅,你看谁来啦?”王师傅直起腰来一看是我,憨厚地笑着说:“啊呀,你来啦!”他也不寒暄几句,就眉欢眼笑地指着这些花木说:“看吧,咱们这地方,如今变成花园啦,没想到吧?”王师傅说着赶紧拍了拍手上的泥土,走了过来。他的身体还是那样的结实,他那深陷的眼窝里的眼光,仍旧是深邃而坚定的。只是两边鬓角略微增加了几根银丝。他身上穿的已经不是工作服,而是家常便服了。

“王师傅,听说你退休了,仍常常来厂,真是人老心红啊!”我说。

“托毛主席的福啊!”王师傅拉我坐在一条石凳上,说:“想想咱钻漂粉洞那会儿,再看看眼前,我能在家呆得住?”王师傅若有所思地看着那花坛里新种上的一颗小松树。我的心里万感交集,视线有些模糊了。

“你几十年来的心愿实现了。”我说。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也不是少数人的事呀。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兴利除害,为子孙万代造福嘛。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毒老虎’还是不能彻底降伏啊。”

紧接着,王师傅又告诉我:前些日子,一些外国朋友来参观,他们听了“战三废”的介绍后表示很惊奇。有个外宾,特意展开双臂,做着深呼吸运动。最后,闪动着敬佩的目光,说:“你们生产氯气的车间,比我们那里游泳池的气味还小。”停了停,他又补充说:“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毛主席的领导,才能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除害,我们国家是资本主义,只能一切从资本家的利润出发,不可能为人民着想。”

我俩正谈得起劲,只听见小朱在十米高的操作平台上连声喊王师傅上去。我跟着王师傅一口气登上了平台。小朱把一张化验报告单递到王师傅手里,兴奋地说:“你看,化验完全合格,试验成功了!”

原来,他们制伏了“毒老虎”以后,又开始向污水宣战了。

王师傅看完报告对小朱说:“你俩先到车间里休息一下,我上去检查一下就来。”

这时,我被他们那种坚强的革命精神所鼓舞,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便一把拎起工具袋,说:“走,咱们一起去!”

随着铁扶梯一阶阶的升高,我的眼界更开阔了,看得更深更远了。呈现在眼下的厂区,如同一幅色彩鲜艳的图画,化工厂特有的那些管道,纵横交错在绿树丛中,凉水楼的水蒸气,象朵朵白云袅袅上升,啊!一幅多么美丽而又热气腾腾的图景啊!

我在激动地沉思:同是这块土地,这座工厂,在旧社会,这儿是毒气弥漫,枯木朽株。在今天,却是绿荫重重,这难道仅仅是颜色的变化吗?不,我透过每一片绿叶,看见了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看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万丈光芒,看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看见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哺育下焕发出来的无穷的创造力。啊!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多么幸福!



海滩脚印

刘征泰

你可曾见过泥浪？

说起泥浪，你会想起：青藏高原，浑浑莽莽，一股泥流挟巨石，卷泥浆，冲出峡谷，直泻山冈，搅得群山震撼，激起波澜万丈；你会想起：万里北国，东风送暖，拖拉机突突驰骋，耕醒沉睡千年的沃野，铧刀闪亮切过处，掀翻冻土一行行。这一切，构成了诗人笔下的所谓泥浪。

然而，我所指的却是另一种泥浪。它无边无际，无声无息，你若来到东海之滨，参观我们的围垦工地，一定会赞叹这特有的壮丽景象。

那天，我走在竣工的拦海大堤上。望海面，风帆点点来天外，海鸥展翅映波光；看堤内，新滩田平平展展，沿塘河伸向远方。突然，这几万亩新围的海滩吸引了我的目光。你看，海滩上布满了成千上万个脚掌大的泥水洼，深深浅浅，密密麻麻，从眼底直奔天边，由堤根涌向汉港，放眼望去，浑然一幅黄河浊浪滔滔的巨大照片，我不禁脱口而喊：“好一片泥浪！”

这片泥浪难道是海水冲刷的？不象。海水已被雄伟的大堤锁在一旁；莫非拖拉机已来耕动？不会。拖拉机还不能开入这

淤泥没膝的地方。哦，我恍然想到，这是脚印，是十万围垦大军在东海滩头踩出的泥浪！顿时，我仿佛看见那一幕幕动人的景象：

朔风峭劲红旗舞，各路大军汇海塘。人们来自公社，来自农场，决心打一场联合围垦的漂亮仗！看！小伙子熊腰虎背，铁锹捏得格格响；姑娘们束紧垫肩，横握扁担英姿爽。誓师大会斗志昂，十万心声震芦荡：“向大海争土地，问荒滩要棉粮！备战备荒创新业，定教东海献宝藏！”

每当晨曦初升，人们挽起裤腿，捐上铁锹，踏碎冰凌过泥荡。每当晚霞西沉，人们挑回满筐欢乐，钻进临时搭起的芦苇工棚，笑谈秋后丰收的好时光。在泥水汪汪的海滩上，多少人摔成“大花脸”，穿上“泥制服”，引来伙伴们一阵阵笑声荡漾。炊事员们挑着饭桶过海滩，一步一陷可真不便当，他们就钉起木板船，弓着背，拉紧纤，沿着浅浅的引潮港，硬是把几百斤香喷喷的饭菜，拖到战友身旁……日日夜夜，来来往往，工地上留下了围垦者的无数脚印，这些脚印汇成了眼前的一片泥浪。面对这脚印组成的泥浪，你不难想象气势磅礴的围垦

盛况。如果说脚印是一个个铿锵的音符，那么泥浪不就是一曲东海儿女战天斗海的雄浑乐章？

由脚印，我不禁想起老民工金祥。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和我谈起昔时海滩上的脚印，竟老泪簌簌，怒火满腔。金祥伯原是启东的贫农，向粮户租来几亩薄田，风吹雨打熬饥肠。那年，江北闹旱荒，粮户起黑心，乘机抢走金祥家的两间破草房，还要逼他做长工，还清阎王帐。金祥血气方刚，咬咬牙，咽咽泪，携儿带女，飘海过江，来到东海滩，满以为能在这漫无人烟，遍地芦苇的荒滩，找一处栖居的地方。他带领妻儿，圈起矮小的圩埂，搭成简陋的芦苇棚。夏夜，拎起一盏幽幽的蟹灯去赶海，冬晨，冒着凛冽的海风去开荒。多少次海潮咆哮，冲毁圩埂，卷走芦棚，可金祥伯不肯低头，一待潮退，又一锹一锹把圩埂垒上……然而，旧社会处处黑水洋，哪有穷苦人的避风港？日寇、海匪接踵而来，苛捐、杂税交织如网。金祥伯拚死拚活，累得咯血，依然填不饱一家嘴几张。毒日当头照，他赤脚背盐过海滩，上集镇去换粮，却被盐霸放出恶狗来咬伤！金祥伯满腿是血，一步一挣，瘦骨伶仃的脚印里，洒下多少血，贮满多少泪，又有多少四方逃来的苦命人，和金祥伯一样，长年赤着脚，蹒跚在东海滩上，一步、一步、一步一个凄楚的脚印，步步走向苦难和死亡……

那天晚上，我到工地串门走访。钻进电灯雪亮的工棚，只见金祥伯屈腿坐在草

铺上，向青年们讲述悲惨的以往。只见他捋起裤脚管，银须颤颤，愤怒声讨林彪和孔老二的复辟罪状：“什么‘克己复礼’，就是妄想复辟资本主义，把我们贫下中农重新推进火坑，让粮户钻出棺材，剥皮吸血逞凶狂，让盐霸爬上海滩，再来骑在咱头上！呸！谁要打算走回头路，我们贫下中农就把他一脚踩进烂泥荡！”

海风呼啸，战歌嘹亮。千军万马过海滩，挑灯夜战有金祥。脚步咚咚响，惊退寒气三千丈；扁担吱吱叫，唤起东海泛曙光。金祥伯，满怀豪情健步走，两鬓苍苍热汗淌。人说，他有七十三，我看，他那劲儿，和青年人没啥两样。我几次前去采访，却换来他“哈哈哈哈哈”笑声一箩筐：“这么一点事，值得啥表扬？工地象个海，我是一朵浪！”

金祥伯的这句话，至今在我耳畔响。年迈心红的老贫农，思想多高，境界多广！的确，在这几万亩泥浪里，你很难把金祥伯的脚印寻访。然而，有数不清的金祥，铁骨铮铮，忠心耿耿，带领生龙活虎的革命小将，抗严寒，镇恶浪，挖海泥，筑堤防，奋战在围垦工地上。昔时海滩上苦难的脚印，如今化成了欢腾的泥浪。从脚印到泥浪，经历了多少天翻地覆，人间沧桑。历史在沙滩上留下了深沉的脚印，时代在大海里掀起澎湃的巨浪。你看，东风劲吹，战旗飞扬，一代新人正沿着先辈的脚印，在大风大浪里奔向前方！

（题图：宋正谋）





夜空哨兵

徐友良

海防前线的夜永远是醒着的。

就说机场吧，那五颜六色的灯光，排成一列列，一行行，相映生辉，气势磅礴，象是银河中闪烁的星星散落在地面。忽然，起飞线的一端泻出一道耀眼的光柱，似利剑劈开了夜空，把长长的跑道照得通明，给威武雄壮的机群披上银光。

夜航开始了。英姿勃勃的飞行员敏捷地跨进座舱，恰似骑兵跃身上马鞍，随着发动机的雷鸣声，群山颤动，天地震撼。战鹰沿着各色灯光组成的“天梯”冲天而起，呼啸着直插星光灿灿的夜空。机场之夜啊，就是这样的豪迈而又富有生气……

万里夜空，此刻是多么的壮观！那机头和两翼下的红绿灯，似流星横穿长空，似彩练回旋缭绕。

啊！机场之夜是绚丽而又壮观的。然而，使我感到更兴奋的是那创造夜空“美景”的英雄战士。

看——停机坪上牵引车、加油车、冷车、充电车，在穿梭般地飞奔；千米跑道，拉满大弓，起飞线上一大溜战鹰，似无数匹银鬃烈马，昂首翘尾，在等待主人托上海天！一群参加夜航的飞行健儿，洋溢着青春的

活力，他们一个个忙碌着，紧张而有秩序地做着出征前的准备，战斗的激情呵，在每个人的胸中升腾！

我来到飞行值班室，屋里墙头贴满了批林批孔的大字报。我被一条醒目的标题吸引住了：狠批“克己复礼”，怒火直上九霄。这张大字报剖析深刻，批判打中要害，联系实际紧密。我再看下面的署名是：程翔。

程翔！这是我多么熟悉的名字啊！立刻，一张英俊的脸庞浮现在我的眼前。那还是五年前的事情。我到这个机场来采访在刚刚发生的一场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中立了功的英雄，这位战斗英雄就是程翔。那时他才二十二岁，还是第一次参加战斗！

那一天夜晚，程翔正在准备参加夜航训练，突然响起了警报，两颗绿色信号弹同时射向空中。

程翔飞快地向自己的战鹰奔去。一转眼，一只只“银鹰”已象利剑一样插入夜空。程翔的耳机里传来了上级的命令：“敌机犯我领空，坚决消灭它！”程翔高声答道：“坚决完成任务！”他驾着战鹰朝着敌机的方向猛扑过去，爬高，爬高，再爬高。程翔以超升限的高度接近了敌机。

在茫茫的夜空，程翔面临顽敌毫无畏惧，一往直前。他的耳边此刻正响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顿时他感到浑身充满巨大的力量！他觉得战友们就在自己身边，党和人民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

我们的银鹰面对着敌人的老奸巨滑的“黑老鸦”，从高空直压下来！“黑老鸦”一甩尾巴掉头逃走。程翔心中狠狠地说：“你逃不掉的！”他双眼喷着怒火，心中象激浪在翻腾！

现在一杆一舵都联系着祖国的安全，一枪一弹都蕴藏着阶级的力量！

程翔心里装着对党、对人民的忠诚，装着对伟大祖国万里海空的热爱，装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他紧握驾驶杆，战鹰象一个银色的箭头，狠狠地冲向敌机，他猛掀炮钮，一长串炮弹，劈头盖脑地向敌机扫去。负伤的敌机降低了高度，企图下滑逃窜。程翔加大油门，一推机头，追了过去，紧紧咬住敌机，又来了个长连射，顿时，揍得飞贼残骸纷飞，向大海坠落。

地面上，一直注视着这场空战的战友们立即发出了胜利的欢呼。

战斗结束后，第二天中午，我去采写战绩时，在机场上找到了程翔，他正在起飞线上待命。

三伏天，骄阳吐烈焰，起飞线上腾起层层热浪，汗滴跑道生白烟。程翔和他的战友们身穿厚厚的飞行服，腰挂手枪，脚套皮靴，手拿飞机模型，在停机线上演练。红朴朴的脸庞挂着一串串闪光的汗珠，看着那朝气蓬勃的样子，使我想起风雨过后山嶺上苍劲的青松……

“刚刚揍下敌机，炮筒子还未凉呢，又练起来了。真是分秒必争呀！”我对程翔说。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咱要时刻作好战斗准备。它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报销

它！”

“这次空战，你打得很出色啊！”

“我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这才是我参加的第一仗。革命的征途上还有多少战斗在等着我们啊！”程翔的眼睛里射出刚毅的光芒。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年轻的飞行员胸怀是多么宽广啊！

后来，我在他的飞行日记上发现他记载着许多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体会，记载着很多同志空战的经验，这里面有李团长的“空中拚刺刀”，有射击主任的“开刀术”，有中队长老洪的“杀回马枪”，还有程翔的僚机小黄的“隐蔽术”……

当时，这个年轻的战斗英雄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啊！现在，我又看到了他的名字，看到了他正投身于一场新的战斗！

我正沉于回忆之中，忽然从机场起飞线上传来一阵响亮的口号声：

“彻底批判‘复辟狂’孔老二！”

“彻底批判卖国贼林彪！”

我探身向窗外望去。身旁的领航主任告诉我，这是夜航起飞前的批林批孔会。

我看到在飞行员队列前讲话的人，身影很熟悉，便问领航主任：“那是谁？”

“那是三大队大队长！就是程翔啊！”

这时，轻轻的夜风将他的话音断续地送入我的耳鼓：“……我们一定要深入进行批林批孔，肃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战备工作……”信号弹升起了，发动机响了。一架架“银鹰”腾空而起。我的心呵，伴着战鹰飞上了万里长空！……

矫健的战鹰在万里海空高高翱翔，宁静的夜空不时传来发动机尽情欢唱、回响。这回响，在告诉人们：我们的飞行健儿在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线，不断地飞向新的高度。现在，他们正怀着满腔批林批孔的怒火，在祖国灿烂的夜空巡航！

凌 云

楼 耀 福

虽说天还很冷，可是礼堂里却象吹过一阵热风似的，挤得满满的工人们脸上又红又烫。四周的玻璃窗上，昨夜结的薄冰被腾腾的热气溶化了，显现着奇妙的花纹。

主席台上，一个工人刚刚表完决心，紧接着就冲上五、六个人来，争先恐后地伸手抢话筒。

“我们锻工，坚决完成党委下达的任务！”锻工车间甲班班长凌大宝拉开他高音喇叭般的嗓门，用长满厚茧的大手，拍着胸脯喊着。

这个刚五十岁的人，身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显得十分硬扎，好似在铁砧上锻打过一样。头发又粗又硬，黑黝黝的一张长方脸，也象在热处理车间淬过火似的，给人以精干坚实的感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力地促进了生产。产量、质量都象长了翅膀一样，突飞猛进，不断上升。凌大宝站在台上，想到这一点，五脏六腑象抹遍了蜜糖水一样——甜透了。现在，党委又下达了新的任务，面临着新的战斗，他十分激动。他在想：我们锻

工是有志气的，这一会，通过批林批孔，一定要让生产乘“火箭”前进！但是，能不能实现呢？他正这么想着，冷不防从旁边挤来一个青年工人，肩膀一抗，乘机夺过了话筒。凌大宝对他瞪了一眼，往旁边跨了一步，握着拳头，在头顶上这么一扬，不用话筒，粗声大气地说：

“能不能完成任务，看这个！”

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动作，拳头这么一扬，嘴里这么一嚷，就是要看实际行动的意思。台下，一千多双眼睛，望着他这副模样，“哄”地一下，全笑了起来。他“噔噔噔”地迈开大步，走下台来。

誓师大会结束以后，凌大宝踏着白皑皑的积雪，急匆匆地向车间走去。嘴里自言自语地咕噜着，“关键是他们乙班！是的。”他在台上讲不下去，就是担心乙班拉后腿。乙班成立不久，青工多，班长正是自己的女儿凌云。

雪后的工厂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之中，栉比鳞次的厂房象戴上了一顶顶银色的冠冕，在殷红的晚霞中闪耀，车间里响彻着各种机器的轰鸣声。

凌大宝听着这声音，想起那刚满师不久的女儿。

凌云学校毕业后，正好分配到这个重

工业单位。这也好，可以学磨床、铣床，可女儿偏偏吵着要当锻工。车间主任见她是个姑娘，分配她开汽锤。可她嘴一嘟，说：

“我要接爸爸的班——掌钳！”

“掌钳？”站在旁边的凌大宝一愣，脱口说了一句：“小竹竿想当钢钎？”

凌云一听，上前一步，冲着她爸爸说：“谁是竹竿？谁是钢钎？”

“女孩子掌钳，没见过！”

“没见过？女同志开飞机，当船长，你过去见没见过？时代不同了！爸爸！”

“力气小总是事实吧！掌钳得靠力气。”

凌云眼睛一弹，反驳道：

“爸爸，力气是从娘肚皮里带出来的？”

凌大宝一时无言可答，隔了好久，他才扬起拳头，往头顶上一挥，叫了一声：

“少说大话！是竹竿还是钢钎，我要看这个！”

“好！看这个就看这个吧！”凌云憋着一股子气下了决心。

从这以后，每天清晨，她总是第一个来到车间，挥着大锤，“铛！铛！”地抡打着铁砧，先是八磅的，后来是十二磅、十八磅，再后来就用二十四磅的大榔头，锻炼自己的臂力；每天夜晚，她读完书，写完日记，就从床底下拿起一副铁哑铃来，上下左右举动着，挥舞着。开始时，憋得满脸通红，后来就越来越轻松自如了。现在，凌云不仅臂力过人，而且锻工技术娴熟，成了一个很不错的女师傅了，还带了个徒弟。

“凌云这丫头，虽然大家都说她有志气，可是这次是打硬仗，她行不行呢？”此刻，凌大宝走在路上，心里担忧着，脚步却越来越快。

“行！”一个挺熟悉的声音从车间里传出来。

凌大宝抬眼望去，只见七、八个男女青年正围在一张桌子旁。中间，站着一个人穿

一件半旧的蓝布棉袄的结实姑娘。她捏紧拳头，用力往桌上一击，嚷道：

“就这样，给甲班送去！”

凌大宝一看，正是自己的女儿。这个二十三岁的姑娘，黑红的脸棱角分明，充满了斗争的锋芒，一双咄咄逼人的眼睛总是闪烁着什么也不怕的神采，嘴唇微微下弯，显得格外刚毅，牛皮筋扎着的短辫，略略翘起，显出倔强的劲头。凌大宝对他女儿风风火火的泼辣性格总是看不入眼，仿佛这种性格只有他自己才能有，而女儿可不行。

凌云话音刚落，麻利地揭起铺在桌面上的那张墨迹未干的大红纸，和同伴们说笑着，拥出门来。

“是给我们送来的？”凌大宝转了个念头。“上面写些啥呢？”他揉了揉眼睛，想看个明白。

“爸爸！我们向你们甲班挑战来了！”一见凌大宝，凌云把挑战书往他面前一递，胸一挺，眉一扬，直截了当地说。

“挑战？”凌大宝心里突地一跳，“好家伙，向我们甲班挑战，倒没有想到！”好一会儿，他才张开嘴说：

“好的！好的！我们坚决应战！你们指标多少？”

“指标？”凌云坦然地说，“全在上面写着呢！”

“……要同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要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

凌大宝眯缝着眼，一字一句地读着挑战书。上面哪有指标？他心里好生奇怪。旁边的年轻人见他这神态，却又哄笑了起来。“刚才还为她们担心呢，现在她们把挑战书都送上门来了！嘿！嘿！”他晃了晃脑袋，自己觉得也有点可笑。但是，他们到底行不行呢？他捏得紧紧的拳头刚要举起来，那边，凌云学着他的习惯动作，早已把拳头扬得高高的了：

“爸爸，是不是要看这个！”

凌大宝被逗出笑声来了。谁说不是呢？他的目光停留在女儿的拳头上，心里还有点疑疑惑惑。

二

凌晨的西北风虽然小了些，但吹在脸上仍然象小刀子刮一样。临江的几棵杨树，在寒流的袭击下，索索直抖。一排青松却依旧傲然挺立，青翠葱茏。凌云踏着薄冰，“咔嚓咔嚓”地走着。脚步声叩击着大地，仿佛要把它从梦中催醒一般。自从开过誓师大会以来，她就是每天这样迎着曙光进厂。

“不亚男！不亚男！”忽然后面有人叫她。她在一棵青松面前停了下来，回头一看，是她徒弟方晓萍。

方晓萍是个胖姑娘，心里高兴不高兴，她那张红苹果似的圆脸，就是“气象台”。她一走近，凌云就问：

“你怎么也叫我‘不亚男’？”

“嗨，人家都这么叫你啊！”方晓萍把头一侧，声音象银铃一样。

“不亚男”是凌云的一个别名，说起这个别名的来历，还有个挺有趣的故事：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同急风暴雨迅猛掀起。一天晚上，凌大宝正在灯下看报，一边还“吧哒吧哒”地抽着旱烟。

“乒”地一声，他女儿推

开门闯了进来。

“亚男，南京路上破四旧回来了？”凌大宝抬起头问。

女儿没有马上答理他。“爸爸，我向你宣布！”她两手撑着腰，神色很严肃。

“什么事？”凌大宝被她突如其来的行动怔住了。

“我们红卫兵，不但要在社会上破四旧，而且，要在自己身上破四旧！”她象宣布一项庄严的声明似的，声音越来越大，“从今天起，我不叫凌亚男了！这是四旧！”

凌大宝一听，笑了笑说：

“名字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你这可是对‘破四旧’的态度呵！”女儿两眼逼视着凌大宝，不服气地责问着。

凌大宝见女儿那坚强的目光，说：

“好好！那就改个名字吧！”

“不！我不改名字！”

女儿的声音使凌大宝又是一怔，怎么回事？一会儿改，一会儿又不改！

“我要改个姓！从今天起，我叫‘不亚男’！”她高声叫着。

围着桌子坐着的妈妈、哥哥听她这么一说，“哗”地全笑出声来。凌大宝却有点哭笑不得，“把姓都改掉了，这，这，……”他把旱烟锅往鞋底上“啪啪”地敲了两下。

“有志气！”她哥哥赞赏地望着妹妹，笑道：“我替你取个名字吧！”

哥哥旋开钢笔套，在报纸的边沿写了“凌云壮志”四个字，并在“凌云”两个字的下面划了两道杠杠。她一看，高兴得拍着手蹦了起来：

“好！好！就叫凌云！”

隔了一会，她又问：

“那么，‘不亚男’呢？”

哥哥带着点开玩笑的口吻说：

“那就作为你的别名吧！”

她进了工厂，这个别名也带到了工厂里，从此被越叫越响了。

……

事情虽然过去七、八年了，但现在回忆起来，凌云仍然是那么清晰。

“旧意识是不可能只经过一次革命的风暴就能冲刷干净的！”这会儿，凌云和方晓萍并肩走着，想到了这一点。

“今天，瞧不起年轻人，瞧不起女同志的流毒还没有完全被肃清呀！”她那深邃的目光收了回来，自言自语着。

方晓萍对她师傅充满了敬意。她决心要象凌云一样，做一个响当当的青年女锻

工。现在，听师傅这么一说，仿佛在一堆火里浇了桶油一样，她的圆脸刹时绷紧了：

“没有肃清！你爸爸就是一个典型！”

“他又说什么是了？”凌云的目光显得很严峻。

“他对甲班的老师傅们说，‘人家乙班青工多，女同志多！要完成指标，还得靠我们！’”小方气乎乎地说。

“青工多，女同志多又怎么啦？”

“他还说，‘加油干哪！比不上小青年们，咱们脸上还光彩吗？’”

“怎么，小青年就应该落后了！”凌云这时憋不住了，心窝里象有一团火在烧着似的，孔老二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林彪的“妇女落后”，“妇女无用”……一下子全涌了上来，她拳头往掌心上猛地一击，道：

“要批判！”

“批判你爸爸？”方晓萍有点懵懵了。

“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林彪散布的余毒！”凌云字字千斤地说。

“对了！”小方向师傅投过赞同的一瞥，使劲点了一下头，“你爸爸就是门缝里看妇女，把咱们看扁了！今天下了班，我写一篇批判稿！”

凌云按了按棉袄里昨夜写的大批判稿子，一只手搭着徒弟的肩膀说：

“我们还要用实际行动进行批判！看看咱们有没有志气！要知道，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锤炼，咱们青年人也是钢铁打的！”

凌云把头抬得高高的，耳边尽管北风呼号，心里却充满了阳光。带着徒弟豪情满怀，迎着晨曦，迈开了健步……

三

凌大宝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几天紧张的战斗，使他感到有点腰痠

背痛，腿肚和手臂也觉得有点胀。“今天是厂星期天，得好好休息休息，照这几天生产的进度，完成党委下达的任务，还不是三只手指捏田螺——稳拿了！”他笑了一笑，翻了一个身，把眼睛又闭了起来。可是他再也睡不着了，眼前仿佛全是滚滚浓烟、熊熊火光，耳边也仿佛是“咣咣咣咣”锻打钢坯的声响。这样的战斗，确实令人太难忘了。他突然又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是啊，应该说很不容易了，现在，现在应该叫她们也松一口气了。

“亚……”他向阳台方向刚要喊出声来，突然又咽了下去，改口叫道：“小云——”没有人回答他。

“小云——”他又叫了一声。

还是没有人回答他。

“人呢？”凌大宝一骨碌从热烘烘的被窝里钻了出来，穿上条棉裤，裹了件棉大衣，朝阳台走去。他知道，每逢厂休天上午，女儿总是拿本书，在阳台上边读边思考的。他也知道，女儿最近在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可是今天，她难道破例了吗？他心里想着，往阳台上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怪了，上哪儿去啦？于是，他拉开喇叭嗓子，满屋子叫了起来：

“小云，小——云——”

他老伴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年出来走上工作岗位的，今天也休息。这会，她正在厨房里做饭，一听大宝叽哩哇啦叫女儿，便抿着嘴笑了。

“天没亮，就到厂里去啦！”他老伴把房门推开半扇，探进半个头来，含笑说。

凌大宝一个大步走到老伴面前，问：

“休息天到厂干啥？”

“突击呗！”

“突击？”他感到很诧异，“任务都完成得差不多了，还突击什么？”他对女儿的举

动很不理解，“真是老鼠逗猫玩，没事找事干！”

老伴是知道他那火爆脾气的，虽然她不是打铁的，但也懂得看“火候”，此刻，她一声不吭，听他把话唠叨完。谁知他唠叨到一半，突然想起了什么事，胡乱地扣上衣扣，“乓”地一声，把门猛地拉开，箭似地向门外飞奔而去……

“孩子他爹，你……”老伴被弄迷糊了。

“我到厂里去！”他头也不回地吼了一声。

“你吃点饭……”还没等她说完，凌大宝早已消失在熙攘的人群中了。

什么事情使凌大宝这么着急呢？原来是这样的：

昨天早班，凌云她们锻打重型汽车减速齿，班产量达到了五十二只，创造了最高纪录。中班凌大宝他们接班的时候，一个个磨拳擦掌，决心超过乙班。谁知道临下班还有一个小时的光景，汽锤的铁砧块突然被打得中央凹了一圈进去，数了一数已经锻打的齿坯是正好五十只。是拆卸下来，把铁砧块刨平，还是硬硬头皮撑到底，班里的同志发生了分歧。有的说，再打下去，对产品质量有影响，对汽锤也没有好处；也有的说，再打一个小时，我们肯定超过乙班，打个三、四只，对产品质量、汽锤寿命都不会有大的影响。各说各的理由，相持不下。凌大宝心想，从开展劳动竞赛以来，甲乙班的产质量，一直就是你追我赶，谁也没有输过，今天可也不能落后呀！再说，乙班是刚进厂的青年占了大部分，落在他们后面可太说不过去，想到这里，他就举手赞成第二种意见。不过，他还补充了一点：星期天下午，大家一定要来，把铁砧块拆下来，刨刨平，这样星期一上班，不会影响生产。

“谁知道，今天乙班这么早就去突击了。这班风风火火的青年人，兴许会不顾

铁砧块上的毛病蛮干呢!”凌大宝现在象一阵风似的朝厂里飞奔着。

车间里是一派战斗的场景：炉灶喷射着熊熊火焰，象是鲜红的战旗在飘动；各种轰鸣交织在一起，宛若一支雄浑无比的战斗号角；闪着火光的锻件，流星似地穿梭着，又仿佛是不断进攻的信号弹……

凌云的那件白帆布工作服，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脊上象洒了一层白花的盐霜。

“师傅！我们一定要超过甲班！”方晓萍把夹具往地上一拄，左手把工作帽往下扣了扣，放开嗓门说。

凌云目光向周围几个虎势势的小伙子们一扫：“今天我们要再创个新纪录，大家有没有决心！”

“好！干！”几乎是同时，周围的人上下嘴唇一碰，迸出这几个字来，那声音震天动地，一下子压倒了车间里所有的声响。

“嗖”地一声，凌云左腿弓着，右腿绷直，一个挺身和方晓萍夹起几十公斤重的锻坯，“咣当”一声，往铁砧上一放，朝开汽锤的一个瘦姑娘点点头，汽锤就象一只巨大坚实的铁拳一伸一缩，使劲砸着火红的锻坯，咣当作响……

凌大宝一看他们龙腾虎跃，干劲冲天，一下子竟呆住了，隔了好一阵子，他才想起自己气喘吁吁跑到这里的“使命”。

“小云——”他炸雷似的声音中充满了焦灼。

声音被汽锤的吼响淹没了。

“凌——云——”他向前跨了两步，两手在嘴边拱成一个圆圈，使劲又叫了一声。

方晓萍听见了，她推了推师傅的臂膀。凌云抬起头，看到凌大宝满头大汗，知道有急事，便把钳子往铁圈围成的一个水池里一放，“吱”地一声，水里冒了几个泡泡，一股青烟向上空袅袅飘去。

“休息一下！”她转过身，把手一挥，象一个指挥员似的发着命令，自己却拽着方晓萍急冲冲地向凌大宝奔去。

“谁叫你们来干的？”还没等她们站定，凌大宝就喘着粗气，斥问着。

凌云一愣，什么事情使爸爸大发雷霆了？

凌大宝面孔铁板，一本正经地责问着：

“你们对质量负责不负责？对设备负责不负责？”

凌云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按照她过去的性子，她会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掷还给凌大宝，但是现在她没有这样做。

“什么事啊？面孔板板六十四，我们做错什么事啦！”方晓萍却克制不住了，刺了凌大宝一句。

“铁砧块凹进去了，你知道不知道？”凌大宝仍然大声地嚷道。

不提犹可，一提这事，方晓萍火冒三丈：

“你们自己对质量负责不负责？对设备负责不负责？”

“这、这……”凌大宝还想解释一番。

凌云上前一步，闪射着犀利的目光说：

“爸爸，咱们展开劳动竞赛，可不是为了别苗头啊！”

好象戳到了凌大宝的痛处，他语塞了，看着女儿汗流涔涔的脸颊，脸一下子变得赤红。

“那么，现在……”彼此沉默了片刻，凌大宝问。

方晓萍一把拖着他：“你去看看！”

凌大宝缓缓地向汽锤走去，放眼一看，嗨，刚刚刨过的那块砧块，平展展的闪着银光。他再举目四顾，好几台铁锤都重新维护保养过了，新加上去的机油，在炉灶里喷吐出来的火光映照下，一闪一闪，熠熠发光……他心头一热，两眼直盯着凌云和青年

们：

“你们……”

这时，方晓萍的脸也“刷”地红了，她怪不好意思地支吾着：

“我……我也……”

从来不懂得害羞的方晓萍，此时为什么脸红了呢？过了一会，她便同凌大宝说了起来……

那是今天早晨，车间里一片静寂。炉灶静静地横卧着，汽锤、压机默默地蹲着，仿佛休息天，它们可以睡得迟一些似的。

“咣当”一声，凌云打开炉门：

“小方，把炉火烧得旺一些！”

方晓萍把外面的风雪大衣一脱，迅速地换上工作衣，点燃了一团火，往炉膛里一塞，“蓬”地一声，火苗往上一窜，炉膛里顿时升腾起熊熊烈火，火光映红了车间。

凌云却在一台一台地检查设备，做着工前的准备工作。

“小方！”她突然唤道，“快来！”

方晓萍三步并作两步走去：“什么事？”

“你看，铁砧块凹进去了！”凌云很急。

“那怎么办？”

“拆下来，把它刨平！”

“拆下来？”

凌云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那需要两个小时哪！”方晓萍提醒她师傅，“如果这样，怎么能超过甲班呢？”

凌云还是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要拆！”

“咱们青年要有志气哪！”方晓萍还在提醒着：超不过甲班，怎么体现咱们的“志气”？

“志——气？”凌云的目光凝聚了起来，显得很深沉。隔了好久，她按着小方的手问：

“你说，究竟怎么体现咱们的志气呢？”

“超过甲班呗！”方晓萍不加思索地回

答。

“不对！”凌云摇了摇头。

“哪……”方晓萍迷惘了。

“你记得咱们的挑战书吗？”这会，轮到凌云提醒她了。

“咱们的挑战书？”方晓萍轻轻地吐出这几个字。

凌云一把拖她到外面，指着她们前几天写的一张挑战书，说：

“你看！”

“……要同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要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

这一行字，在绚丽的晨光下，是那么的光彩夺目！方晓萍默默地念着。顷刻，她带着羞赧的神情，望着凌云严肃的脸，她对师傅的想法，渐渐地有了理解：同甲班展开劳动竞赛，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打击帝修反！一个锻工有了胸怀世界革命的志气，才算真正有志气！

“那么，今天还超不超甲班？”她默然了一会，问。

“当然要超！”凌云回答得很干脆。

“能行？”

“能行！”

方晓萍见师傅说得那么肯定，又发起楞来了。凌云思考了一下说：

“如果能采用连锻的办法，效率可以大大提高！”

“连锻？”方晓萍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凌云随手拿了根小铁棒在沙地上画着、讲着……方晓萍的弯眉，开始是微蹙着，后来渐渐舒开了，再后来笑了，最后竟一把抱住师傅，连连叫着：

“有道理！有道理！”

“傻丫头，走！把那铁砧块拆下来！”凌云捶了方晓萍一拳，笑吟吟地操着二十四磅铁榔头，向那台汽锤走去……

凌大宝听完方晓萍的这一段介绍，心里很不宁静。

“咣咣咣！”汽锤在引亢高唱，烈焰在熊熊升腾，红光中，人们晃动着，凌云手执铁钳，俨然象英姿焕发的指挥员，非常专注地盯着火红的锻坯，手里执着的铁钳迅速地翻转着，汗水从额上沿着脸庞涔涔流下……

凌大宝无法抑制自己的阵阵激动，他感到自己的喉咙口好象塞着什么东西似的。他走上一步，对女儿说：

“你该歇歇了！完成党委下达的指标，现在心定得很，何必……”

“但是，还有一个没有数字的指标！”

“没有数字的指标？”凌大宝惊愕地张开嘴，他是第一次听到。

“对！写在挑战书上的！”方晓萍插嘴道。

凌大宝眼睛忽然变得异常明亮，面前又出现了凌云写的那一行锋芒毕露的毛笔字：

“……要同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要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

“是那样的有志气！”他的心里热潮澎湃，他望着他女儿，目光很久很久地不愿离开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咄咄逼人的两眼，还有那微微下弯的嘴唇，似乎他刚刚认识他女儿。刹时间，他莫名其妙地喊出这么一句话来：

“是钢钎！是的的刮刮的钢钎！”

四

吃过中饭以后，甲班的老师傅们都来了。在凌大宝的倡导下，他们也突击了一班，把党委下达的重型汽车减速齿的生产

指标全部完成了。回家的时候，已近半夜了。

月亮是那么的明亮，周围，没有一点风，万籁俱寂。工人新村沉浸在水银般的月色之中。

凌大宝推开房门，喘，女儿还没有睡！

凌云伏在书桌上，披着件半旧的蓝棉袄，专心致志地读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爸爸的进来，她一点没有觉察。

“还没睡？”凌大宝轻轻地问。

凌云转过头，含笑点了点：“上午没有读，现在要补上！”

“嗯！”凌大宝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爸爸要向你学习，也要补上！”

凌云笑了，没有回答。

“真的！你不要笑，刚才路上我也在想，你的目光比我远。这样吧，你帮爸爸写一篇，批判轻视新生力量的稿子，爸爸讲，你写，好不好？”凌大宝说得很真诚。

背后，半合着眼躺着的老伴，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激动兴奋地说：

“是该批，还得加上一条，批判男尊女卑！”

凌云笑得合不拢嘴：“真的？爸爸！”

“怎么，向你们学习，这一点志气，爸爸还是有的！”凌大宝也笑了。

凌云这时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在头顶上一扬：

“爸爸，我们也要看这个！”

于是，一阵清朗的笑声，在静谧的夜空中荡漾了开来……凌大宝“嗯”地一声，很有决心地点了一下头。

（插图：施大畏）

孔老二厄于陈蔡

施 闻

古代的颍汝流域，五月底的阳光已经是火辣辣的了。

前面就是沼泽和丛莽交织的荒野——桑洛之野。一条似路非路的小道弯弯曲曲地通向那里。有一群人拖拖拉拉地走着，活象一队逃窜的败兵。

这就是孔老二和他的学生。他们周游列国，宣传复礼，但处处碰壁，前几天又被蔡国的大夫们撵了出来。本打算沿着官道到陈国的国都淮阳去，可是由于战事，道路被封锁了。进又不得，退又不能，怎么办呢？依学生子路的意思，是硬着头皮冲过去。孔老二不同意，他说自己天命在身，大任在肩，不能冒险。后来，还是另一个学生子贡从一伙私贩子那里打听到，桑洛之野有一条走私的小道可通。于是他们就窜到这里来了。

天热路遥，又饥又渴。学生们几乎都敞开了衣服，步履沉重，队伍越拉越长。六十三岁的孔老二坐在马车上，也被坎坷的路面颠得浑身疲乏，不仅黑绸子袍服已经湿透，连那几根花白胡子尖上也不时滴下汗珠来。两匹瘦马“呼哧、呼哧”的喘息声、车轴发出来的单调而尖厉的吱吱声和车上

一大堆竹简的震动声混合在一起，听起来更加令人烦躁。晌午，他们在一个小村邑上停了下来。

和往常一样，子贡从一个包袱里掏出两张“币帛”——其实就是两段已经揉皱了的旧绸子，换午饭去了。不多时兜来了一堆粗黑的小馍馍，先拿了两个送到孔老二面前。孔老二历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很讲究吃的，看到这样的粗粮，不禁皱了皱眉，但肚子饿得直泛酸水，也就接过来往嘴里塞。几口嚼完，并不见饱，正想伸手再问子贡要，就听得子贡和子路拌起嘴来了。

“你本该只有一个，知道你大胃口，多掰了半个给你，还嚷嚷。”子贡说。

“吃这么一点怎么赶路？昨天每人两个，今天只有一个了，明天就别吃了！”满脸络腮胡子的子路大声叫着。

“今天只有夫子一个人吃两个。这里尽是穷人家，收罗上这一点还不容易呢！”子贡诉着苦。见子路还是怒气满脸，他又加了一句：“你多吃的半个还是我份里的，我总共才吃了半个。”

子路瞪了他一眼，“哼”了一声就走了。这神情，意思是明显的：“你去换的时候不先

吃几个，我才不信哩！”子贡只得红着脸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子路的背影。

子路朝坐在一个树墩上的颜渊走去。颜渊瘦骨嶙峋，不到三十岁就白了头发，平日胃口很小，每顿饭总要分一点给子路。可今天，他手上连馍屑也早就没有了。他身后泥地上坐着一群下一辈的学生，按照等级，他们有的是两人合一个馍，有的是三人合一个，现在还在为分得不匀而争吵。

孔老二坐在一个草垛旁，看到了这一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想，这些争吵要是被别人听到了，真是有伤大雅。他朝四周一望，还好，没什么人过来。村上的人把他们当成司空见惯的私贩子，没来理会。

孔老二闭上眼睛，懒懒地把身子靠在草垛上，几乎要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忽听得有两个人的脚步声和谈笑声由远而近。听口气，他们似乎是在猜测这群人的身份。孔老二连忙睁开眼睛直起身来，两个衣衫褴褛、身材高大的村民已站在前面。一个约莫六十多岁，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一口小猪，捆得结结实实的，另一头是一点衣服家什，看来是去看女儿，还准备在女儿家住一阵子；还有一个四十开外，扛着农具，是下地干活去的样子。

“桑大爷，这恐怕是他们的头儿。”中年人毫不客气地指着孔老二，对老年人说。

那个被称作桑大爷的人放下担子，朝孔老二点了点头，和善地问：“贵姓？”

孔老二矜持地说：“不敢，仲尼，姓孔，鲁国人。”说着用眼睛溜了这两个人一下，等待着他们的吃惊和崇敬。

果然，两位村民怔了一下，而且不约而同地退后了一小步，一种明显的厌恶表情出现在他们脸上。桑大爷重新从头到脚把孔老二打量了一遍，然后笑道：

“噢，你就是那个孔丘吗？听说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看着倒象。”

中年人用讥讽的口气跟上一句：“那你可得小心，这一带的大夫因为你杀了少正卯，又到处说他们的坏话，正想收拾你！”

就象一盆冷水兜头泼下来，孔老二打了一个寒噤。坐在一旁的子路正想站起来发作，子贡赶忙把他按住，并把嘴套在他耳朵里说：“君子不吃眼前亏，要是惊动了全村就糟了！忍耐点。”

桑大爷又看了一下四周，问孔子：“你就剩下这么一些学生了？”

孔老二翻着眼看了他一下，放低了声音，怯生生地说：“我从鲁国被逐，在匡和宋又被包围，连朋友都疏远了，学生更……”没说完他又叹了一口气，尽力装出一副乞怜的神情来。一路上被“暴民”包围的情景又浮现在面前，他不由自主地朝那位中年人手上的农具瞟了一眼。

桑大爷朗声笑了起来。“你们这些讲儒术的人，嘴里挂的是仁义，心里想的是名利。这些学生为了名利投奔你，你遭了殃，哪有不跑掉的道理！”

孔老二想不出话来回答，失神地看了一下周围的学生，呆呆地坐在那里。忽看见那个中年人把农具在肩上取下来拄在地上，他本能地抖了一下。为了掩饰这种惊弓之鸟般的恐惧心理，他又故作镇静地说：“唉，你们不懂，我是为了使天下有道啊。”

桑大爷问：“你那个道是什么东西？”

“王道。文武周公的王道。”

中年人上前一步，用手直指着孔老二的鼻子说：“你碰壁的原因就在这里。”

“何以见得？”

中年人没有直接回答他，却反问道：“你知道刍狗吗？”

“知道，当然知道，”孔老二深恐别人小觑了他，结结巴巴地说：“这是祭祀时用的东西，草扎的狗，用来求福的。”

中年人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说：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些愚蠢的人为了求福，用草扎成狗，再用绣花绸缎把它打扮起来，藏在箱笼里，到祭祀的那天，恭恭敬敬地抬出来，何等隆重。可是祭祀过了，它就被丢在路旁，任人践踏，打柴的人顺手拣去当烧饭的柴草，谁也不会用绣花绸缎去打扮它了。你说，这是为什么？”

“这当然。祭祀过了，刍狗就无用了。”孔老二说。

中年人说：“何止无用！老百姓说，如果谁再把这种用过的刍狗当宝贝拣回去藏起来，还会做恶梦呢！”

孔老二点了点头。中年人又大声说下去：“孔丘，万事万物，必须应时而变。你提倡的道，不过是前人已经用过的刍狗，你把这种无用的东西拣来当宝贝，自然要碰壁！你这场恶梦还得做下去呢！”

孔老二听说，身子一瘫，颓然靠倒在草垛上。两位村民见他无言以对，就挑起担子，扛起农具，转过身去，大踏步走了。老远，还能听到他们爽朗的笑声隐隐传来。

孔老二气恼地看了看他的学生。学生们都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显然，刚才一番对话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孔老二向子路使了个眼色，抬了抬身子，子路忙过去把他扶了起来。

“我早就说过，”孔老二强支着精神大声说，“和鸟兽是不能同道的。今天的事就是这样。小子们，记住了！”

学生并没有什么反应。孔老二很不满意，赌气似地下命令：“上路！”

“好苦！好苦！”东南方隐约传来了布谷鸟的叫声，一会儿，又听不见了。路上，仍然是两匹瘦马“呼哧、呼哧”的喘息声，车轴发出来的单调而尖厉的吱吱声和车上一大堆竹筒的震动声。谁也没有讲话，由于饥饿，他们走路的步子都有点蹒跚了。

忽然，颜渊赶上孔老二的马车，气喘吁

吁地说：“夫子，不好了，子路开了小差，还带走了一个学生。”

孔老二的花白胡子抖动了几下，半天才冷冷地问：“怎么走的？”

“他穿上那件软甲，操着那把二十斤重的青铜大斧，头上还插上了野鸡翎毛，那个学生给他扛着盾，就，就走了！”

孔老二皱着眉，闭着眼，不吱声了。“又走散了一个，”他悲哀地想，“而且是子路！”

队伍越走越慢，到傍晚，还没有走出多少里地。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但极目望去，前面只是一片荒野，除了荆棘、杂树，就是芦苇、菖蒲，看不到一缕炊烟。到哪儿去搞吃的呢？孔老二扭身看了一下跟在车后的子贡，但子贡也正在满脸忧虑地看他。

正在这时，孔老二听到车后发出一阵喧闹，气氛有点活跃了，刚回过头去，就看见子路带着一个学生兴冲冲地朝这儿奔来。他手上提着一个陶制的酒樽，那小学生肩上则背着一口约有四十多斤重的猪。

“子路！”孔老二兴奋地叫了一声，眼里发射出一种异样的神采，赶快停了车。

“夫子，你看！”子路指了指那头猪，邀功似地迎向孔老二。

“这是哪里来的？”孔老二问。

“你忘了晌午抢白你的那个桑老头？”

“怎么，就是他担子上的？”

“你们刚走，我就顺着他走的路追上了他，堵了他那张贫嘴，还用野藤把他捆起来丢到小树林子里，这头猪就是我们的了。够大家美餐一顿的！”

孔老二没讲什么，悄悄地咽了一口口水。接着又指了指那只陶樽：“这是什么？”

“酒！用桑老头担子上的几件破衣服向几个过路的酒贩子换的。”

“这不是打劫吗？”颜渊瓮声瓮气地说，还讨好地瞟了孔老二一眼。

“回啊！”孔老二说，“如今饿着肚子，不

是讲仁义的时候，还是活命要紧！你要学会权变啊！”

颜渊答应着退了几步。那群学生听孔老二如此说，早已向那头猪扑去。几个小一点的被派去拣柴火，不多久，那头猪就架在火堆上了。

暮色越来越浓重。枯树枝儿在火中劈劈拍拍地爆得乱响，被烤得发红的猪肉不时滴下油来，发出嗤嗤的响声，浓郁的香气直往人们的鼻子里钻。

孔老二和学生们都紧紧地围着火堆，火光映红了他们咧嘴微笑的脸。

一会儿，猪肉烤熟，子路撕了一条腿，灌了一大壶酒送给孔老二。孔老二一边啃一边还含糊不清地对子路说：“仲由，你真好，勇力过人，勇力过人！”

刹那间，酒肉都被彻底解决了。一阵晚风吹来，四周的杂树在飒飒作响。远处还传来几声狼嚎，听了令人毛骨悚然。刚才的热闹气氛一下子烟消云散，每个人的心头重又充满了烦恼和恐惧，想到目前的处境和前程，大家都低下了头，一声不响地朝着火堆呆坐着。孔老二素有胃病，因刚才吞下一条猪腿，现在正一下一下地打着饱嗝，在这寂静的空气中听起来格外刺耳。

还是子路打破了沉闷。他一边往火堆里甩进一根枯枝，一边大声地问孔老二：“夫子，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

孔老二瞪眼说：“这是什么话！不讲文武周公之道的人才会走投无路！”

子路没看出他的老师生气，继续问：“现在我们不是很狼狈吗？弟子从前听夫子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是夫子过去干了不仁不义的事，今天报应了呢？”

孔老二更生气了，气呼呼地说：“好心不得好报的人多着呢，何止我一个！但君子不能因此改变自己复礼的志向。”

子贡这时也忍不住插了一句：“可惜夫

子的志向太大太远，别人接受不了。何不马虎点儿？”

“赐，”孔老二一下又转向了他，“你买卖上很精明，大事上可糊涂！复礼的事不马虎还不一定能成功，一马虎还了得！”

颜渊是最会随机应变讨好孔老二的，他毕恭毕敬地说：“我的看法跟仲由和赐相反。天下容不得夫子，不要紧，这才显出君子的本色！”

这下孔老二高兴了，笑呵呵地说：“回，说得对！说得对极了！要是你是个富翁，我真愿意给你管帐！”

说罢，自己也意识到一时兴奋说走了嘴，很有失身份。于是马上换了一副一本正经的腔调：“唔，我们今天被困在这里，说不上正是上天在激励我们的志气，促使我们成功呢。要真是这样，那不仅是我孔丘之幸，也是你们大家之幸啊！”

被孔老二花言巧语这么一说，学生们的心绪开始松动起来，连子路也有了点笑容。孔老二环视了一下大家，满面笑容地说下去：“要是朝一日复礼成功，颜渊就接我的衣钵。仲由，你放心，我让你掌握一个千乘之国的军事大权。赐，你也别三心两意，到时候你管一国的财政！”

孔老二越说越开心，乘着酒兴，他要鼓瑟了。学生把那架五十根弦的瑟从一个口袋里取出来，架在一个树墩前。孔老二正襟危坐，笑吟吟地伸出手去。——

正当他在瑟上“蹦”的一声弹出第一个声音，突然，远处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孔老二和学生们站起身来一望，白天的来路上，有一条火龙朝这里卷来，很显然，那是几百人举着火把在奔跑。不一会，听清楚了，原来是在高喊着：“捉拿盗丘！捉拿盗丘！”

孔老二心里一顿：这分明是为子路剪径盗猪的事情来的。不容迟疑，他立即发出一个命令：“逃！”

刚跨开一步，孔老二就被那架瑟绊倒了。他随即抓住身边的一个小学生，指着瑟说：“背上它！”说时迟，那时快，学生们一下子都四散奔突开了，孔老二由子路和子贡一伙拥着，也朝丛莽中钻去。等到村民们赶到，这里只剩下一驾马车、一个破酒樽和一堆肉骨头。四处搜寻了一番，拖出来十几个藏匿在近处的学生，就带走了；顺便还赶走了那驾马车，作为对盗贼的惩罚。

孔老二一伙还在没命地奔跑。他们已陷入了桑洛之野的腹地，四周是一片水沼地，但为了逃命，还是浅一脚深一脚地直往前冲，待到那条火龙折回去并完全消失在夜幕中，才停下。

浑身泥水的孔老二一停下就摇摇晃晃站不住了。子路看见在右边一块较高的地方有一间猎人遗弃的破草房，急忙把他扶了进去。进了屋，他还惊魂未定，喘着气，结结巴巴地说：“警——戒，警——戒！”

现在，他所有的财产就是那架学生背来的瑟。伸手抚弄了一下，大约三分之一的弦被荆棘钩断了。他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了，瘫倒在地上准备睡一觉。衣服湿漉漉的，又不敢升火烤干，因此浑身不舒服，翻来复去好久才睡着。学生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草房外的露天，除了两个派去警戒的，其余一倒地就呼呼入睡了。

第二天快到晌午时分，孔老二才醒来。起来一看，学生们都还睡着。稍远处芦苇丛中，两个警戒的学生也蜷缩着身子睡在那里。灼热的阳光照着这些人昨晚奔逃时拉破的衣服和满是泥巴、伤痕的脸，活象一堆战场上的遗尸。

孔老二失神地看了一会，拉过那架断瑟，弹起了悲戚颓伤的乐曲。弹着弹着，又禁不住扯开苍老嘶哑的喉咙唱起来了：

可悲啊，礼乐，
凄惨啊，王道！

文武周公早已泯灭，
哪里是我的归巢？
周游天下啊，
无处投靠，
高贵的凤凰啊，
何人识宝！
天给了我无上的美德，
有谁响应我复礼的呼号？……

哭丧一般的歌声渐渐把学生们吵醒了。大家唧唧啾啾地在外发起牢骚来：

“饿了肚子，逃来逃去，还有心思鼓瑟唱歌！今天的粮食还不知在哪里！”

“你没听他说：礼乐不可分，要让小人守礼乐，效用大着呢！”

“音乐能填饱肚子？我才不信！”……

乐声戛然而止，学生们的谈话也立即停住了，四周一片寂静。孔老二出现在草房门口，没好气地大声说道：

“都起来，去几个人探路、找粮食！”

颜渊、子贡等人立即派了几个学生分头出去。

这以后的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又一天，路没有找到，粮食更无踪影，采来一点野果，也足够让孔老二一个人勉强充饥，而学生们则整整饿了七天。

直到第七天，子路和其他几个学生才在西南方向找到一条走出桑洛之野的路，并打听到吴国已攻下陈国，楚昭王则又想对吴国和它的附庸蔡国下手。孔老二决定马上去投奔楚昭王。于是，就拖了一群几乎都饿病了的学生踉踉跄跄地上路了。

“估计晚上就可赶到楚昭王的大本营，”孔老二一边走一边盘算着，“把我在蔡国刺探到的情况告诉他，作为见面礼，他必然重用我，……到如愿以偿的那一天，一定要把那些赶我出来的大夫们治一治，还有那个桑老头和中年人……”想到这里，他嘴角露出一丝阴险的微笑。

文学是战斗的

——学习鲁迅创作思想札记

高 信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鲁迅先生看完了一位青年作家短篇小说集的草稿，以极度兴奋的心情，为它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热情洋溢的序言的结束尾，鲁迅写道，“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文学是战斗的！”鲁迅先生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用这么坚定、果断的声音，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性原则，至今对于我们仍有深刻的教育和极其重要的启发。

文学艺术是上层建筑领域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既属于上层建筑，又给伟大的影响予上层建筑，用鲁迅的话来说，即“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因而，文学艺术就成为不同的阶级必然反复争夺的前沿阵地。不同的阶级，无一例外地都要利用文学艺术来为他们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服务。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得好：“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翻开中国的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就可以看到曾经出现过封建主义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还有臭名昭著的汉奸文艺。但是，一切剥削阶级由于他们腐朽、没落、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他们对文学艺术的阶级性，总是讳莫如深，极力抹煞，借以欺骗与毒害群众，行私利己。只有代表人类最先进的势

力的无产阶级，则“敢于明言”自己的世界观、艺术观，明确地揭示了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重要而必要的战线。无产阶级同时肯定了：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党性原则决定了它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斗性。

“文学是战斗的！”伟大的鲁迅从他一踏上文学艺术这块阵地，就始终不渝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早期，当他还是一位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就注意到用文艺来改变人民的精神，他就主张作者要冲破虚伪的思想的束缚，真实地、深刻地、勇敢地正视现实生活，揭露出现实生活的“血和肉”来。他深切地感到“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他放弃医学而改治文学，目的就是想用文学来医治人民群众思想上的病症；他致力于翻译北欧弱小国家的一些小说，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些国家里的人民群众和自己祖国的人民群众有着同一的命运，作着同一的反抗；他之所以介绍和推荐拜伦、雪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诗人的诗篇到中国来，也是因了这些诗篇“足以振人”“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眼明，不同凡响”，“以起国人之新生”。他孜孜不倦地借来他山之石，就是殷殷地想使当时的文学

作品能够成为战斗的呐喊。他写小说，并不是想借此成名成家，侧身文坛，“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也不是想把小说抬进“文苑”，而是“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一九一八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一年，鲁迅痛感“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中国人民已被孔孟之道毒害几千年了，于是在沉闷的氛围中拍案而起，为被压在封建礼教这块巨石下的人民仗义执言，第一个勇敢地用了精心设计的艺术形象抨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小说借“狂人”之口，揭出了被历代反动的权势者推崇备至，奉为“国粹”的“仁义道德”的“吃人”的实质，指出被冠为“文明古国”的旧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部吃人的血淋淋的历史。在小说中，鲁迅满怀悲愤向“吃人”者提出警告，并以无比深广的忧愤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狂人日记》是鲁迅以文学为武器向封建制度展开冲锋的战斗宣言书，它及时反映了“五四”前夜潜藏在中国人民中间的一种要求革命的情绪，力求反映人民不堪封建压迫，要奋起砸碎“人肉筵席”和“铁屋子”的觉醒过程和他们强烈的斗争意志。从此以后，手执文学这一战斗武器的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呐喊》等小说集中的作品，都是他为大众“而呼号，而战斗”的辉煌实绩。

鲁迅曾说，他是乐于做“遵命文学”的。他说，他所遵奉的是革命“前驱者的命令”，也是他“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他的战斗“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他的既定的使命，就是用他的笔为这些革命的前驱“喊几声助助威”，同时，也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全力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一九二六年

三月十八日，段琪瑞政府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在北京制造了枪杀爱国学生的惨案。事后，他们的御用文人陈源之流居然倒打一耙，污蔑爱国学生是“受人利用”，“自蹈死地”，要所谓“暴徒领袖”负“道义上的责任”。对此，鲁迅怀着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和揭露反动派阴谋而不怕牺牲的决心，于当天就奋笔写出杂文《无花的蔷薇之二》，对刽子手及其帮凶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为革命人民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鲁迅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号召青年要做真的猛士，跟敌人作不懈的战斗。

在鲁迅战斗的后期，他已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明确“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做“遵命文学”的自觉性就更高了。他不但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切实地遵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将令”，配合人民的解放斗争，更勇猛地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作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且自觉地放弃了写长篇巨制的计划，用其全副精力和热情投入了杂文的写作，并且在永无穷期的战斗中把杂文这种轻武器磨砺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精粹。反动营垒里执钢刀，持软刀的“英雄”对杂文这种武器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与它结下了“切骨之仇”，“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刀和笔”都向他袭来，什么写杂文是作者“堕落”的表现呀！是“投机取巧”“粗制滥造”呀！鲁迅是“杂感专家”呀！不一而足。混进革命阵营的周扬一伙也嘲笑鲁迅没有创作，只能写一点“无聊的杂文”，还假惺惺地希望鲁迅写长篇或搞点文学史研究之类的文学“正宗”。恶毒的攻击，轻薄的嘲骂，无知的高谈，真好象要使用这一武器的人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了。在这股狂风恶浪面前，

鲁迅清醒地知道：“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击的手足”，而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表示了他“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决心。在大夜弥天的白色恐怖中，鲁迅象一位警惕的哨兵那样，永无稍懈地在党的思想文化阵地上巡视，配合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及时地向阻碍这前途的魑魅魍魉掷出他的投枪，为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路线和任务而战斗。就在抗日战争前夕，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叛徒陈独秀和托派互相勾结，同流合污，根据日本帝国主义的授意和托洛茨基的反动指令，化名陈仲山写信给鲁迅，无耻地攻击和污蔑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妄图离间鲁迅和党的亲密关系。六月七日鲁迅病中执笔撰写檄文，愤怒地揭露了托派匪徒的卖国嘴脸，并以辛辣的笔锋讽刺托匪们的“理论”是“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的汉奸谬论。鲁迅大义凛然地在杀机四伏的险恶环境中，公开宣布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敬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这篇檄文的发表，及时地配合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打击了托派匪徒的中伤、诬蔑，教育了人民，充分发挥了“以文艺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战斗功能。

二

“文学是战斗的！”一切剥削阶级尽管在运用他们的文学武器，为他们的反动统治而“战斗”，然而他们却总对这一原则矢口否认，噤若寒蝉，极力掩盖作为阶级对阶级战斗的文学武器的鲜明的阶级性、党性

原则。几十年来，刘少奇、周扬一伙就喋喋不休地卖力鼓吹过什么“国防文学”呀！“全民文学”呀！“人的文学”呀等等。连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专搞阴谋诡计的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改变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路线、任务，企图为其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也心怀叵测地“提倡”创作什么让所有人都可以享用的“咖啡文学”。其实，他们这一套，早在几十年前，就被无产阶级战斗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先生批驳得体无完肤。正是鲁迅在他的生前，就不断撕破袭用这些发霉的“老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论者的虚伪面纱，揭露出他们为反动阶级效劳的真实面目。现在重新回顾，十分有利于我们把历史的斗争同现实的斗争联系起来，也更有助于我们今天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三十年代在无产阶级文学勃兴初期，为了迎合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需要，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就迫不急待地跳了出来，抛出“人性论”的黑货。他说：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人性并没有两样”，“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他声嘶力竭地反对“把阶级束缚加在文学上面”，自称“第三种人”的，则鼓吹“文艺自由论”，要战斗的无产阶级“勿侵略文艺”，胡说文学反映生活“是与赞助某一阶级的斗争毫无关系的”。要作家钻进他们的“象牙之塔”里搞什么“永久”性的作品。对于这些形形色色企图阉割、动摇文学的阶级性和战斗性的反动流派和思潮，鲁迅以他明敏的无产阶级战士眼光，洞察底蕴，及时给以猛烈的“排击”。鲁迅严厉地批判了那些给文学套上“人性”桎梏抹煞它的阶级斗争锋芒的人性论者：“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须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

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鲁迅又给以“超然”面目出现的所谓“第三种人”以迎头痛击，指出他们是“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学会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他辛辣地嘲讽“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鲁迅进一步深入地揭露出这一些反动的论调以及他们的所谓“作品”尽管旗号不同，但其“终极目的却只有一个：就是打倒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他们即使写些“花呀，月呀”，“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的文章，也都是“麻醉性的作品”毒害人民，为反动统治效犬马之劳。他们想“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使人们不思反抗，不想斗争，不要革命，任他们压榨，剥削。鲁迅更循循善诱地教诲那些逃避现实，追求所谓“宏篇巨制”而不及及时以文学为武器投入斗争的糊涂人，要执着于战斗，不可沉滞于时代的冲击圈以外，因为“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有意义”。很难想象，不触及斗争，对现在毫无助益的作品，会有“永久”价值，会对将来有意义。他说，他就是决“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的。他谆谆告诫这样一些作者“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三

鲁迅生活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三十年间，他恪守着“文学是战斗的”的革命原则，遵奉着毛主席、党中央以及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将令”，用他那一支又尖锐，又泼辣，又幽默的笔，向着他所憎恨的一切，持久不懈地冲杀搏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

学习榜样。现在，距离鲁迅所生活与战斗的时候，历史长河已经流过了四十多年。但是，鲁迅的“文学是战斗的！”激越坚定的声音仍鞭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战斗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必须“进一步搞好文艺革命”。无产阶级文艺的战斗性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必须及时反映、描绘我们伟大的时代，伟大的阶级，伟大的人民。“文学是战斗的！”就要求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举起自己手中的笔，热情地描绘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人民群众进行三大革命的广阔场面和动人业绩，热情歌颂在这些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歌颂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光芒；同时要以如火的战笔，无情地鞭挞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腐朽阶级、腐朽事物、腐朽思想。“文学是战斗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就要敢于以文学这个战斗武器，大胆地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重大题材；就要敢于触及时事，使它可以感应到时代的脉搏。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如果不描写无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又怎么能使人民感奋起来，同敌人作斗争，为明天作更好的战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林整风以来，在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的推动下，广大业余、专业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不少洋溢着社会主义时代气息的好作品，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有的作者对“文学是战斗的！”这一原

则的认识缺乏自觉性，有的同志不敢去描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大题材，不能“敏感地描写社会”，触及时事，使读者能通过此看出“时代的眉目”。即是写，也仅局限于侧面的或轻描淡写；有的同志满足于写人与自然的斗争，不去揭示与接触阶级斗争的实质，“无冲突论”的流毒亟待肃清；有的同志走“捷径”，贪便宜，写一些轻歌曼舞、小桥流水式的东西，完全背离时代的要求。这样缺乏战斗性的作品，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反映生活自然不深刻、不动人、不能给人以启示和鼓舞。这是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一种倾向，在继续搞好文艺革命的今天，必须切实加以克服。

作品要富有战斗性，有的作者并不是不懂，而是感到“怕”，感到把握不准，吃不透，束手束脚，畏缩不前。就说到“危险”罢，鲁迅所处的时代是够危险了。国民党的文化统制，罗网张于全国，“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鲁迅为了战斗，只得“横站”，既与国民党反动派这些使明刀的屠伯斗争，又要与混入革命营垒的周扬一类骗子的中伤、诬蔑、陷害周旋。但是，鲁迅面临着这样困难的境地，不仅从未畏惧，却反而下定了“只要我还活着我总要拿起笔来对付他们的手枪”的决心。现在，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为建立崭新的一代无产阶级新文化而战斗的时候，应当学习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用这支阶级交给我们的笔，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当然，文学创作的领域决不是风

平浪静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许多困难。今天世界上还有帝修反存在，它们欺侮一切革命人民，也欺侮着我们中国人民。在国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存在，这些矛盾和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文学艺术领域中来。因此，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首先应当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如果要保证一点风险都不冒才能从事革命的话，那就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不仅不是一个革命者，而且连一个投机分子都不如的了。

只有“战斗的无产者”才能够写出“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作品。在这里，鲁迅从根本上肯定作者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鲁迅认为：作者只有以先进的世界观为指导，又在革命群众斗争的激浪中战斗，才能更好地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把他所发见的意识化了，才能表现于作品之中”，来鼓舞人民更好地战斗。

伟大的时代需要战斗的文学，战斗的文学只有战斗者才能写出来。只要阶级还存在，文学的战斗作用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不会过时，而且必须加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战斗生活给予我们的启发。我们相信，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样板戏创作经验的推动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刻苦学习马列，认真改造世界观，长期深入生活，不断进行写作实践，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震响着时代的鼓声，配合着时代的步伐，映现出伟大时代风貌，塑造出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战斗作品。



颂歌献给毛主席

红小兵，笑嘻嘻，
赛诗会上挥彩笔；
太阳光辉心头照，
满怀豪情诗潮起。

你一首，他一首，
千首万首并一句；
喊出人人心里话，
万岁万岁毛主席！

(余冠雄)

打倒林彪大坏蛋

金小强、真勇敢，
顶风冒雨奔向前，
不怕雷隆隆，
不怕电闪闪。

准时参加批判会，
批林批孔挥铁拳！
嗓门小，声音大：
打倒林彪大坏蛋！

(小路)

学习金训华

小红霞，
乐开花，
哥哥边疆来信啦！

拆开来，
看一看，
信里还有一幅画。

一幅画——
《金训华》，
边疆扎根开红花。

信里画，
心里话，
哥哥学习金训华！

(余长飞)

哥哥下乡

哥哥下乡，
背起行装，
弟弟跑来，
扯住衣裳。
爸爸说道：
『不准拦挡。』
妈妈摆手：
『听他咋讲？』
弟弟挺胸，
理直气壮：
『广阔天地，
土肥苗旺，
长大成林，
造房作梁。
哥哥，哥哥，
把我带上！』

(牛明通)

大海乐得拍浪花

新造轮船高又大，
明天就要把水下。
我听喜讯乐开花，
忙找轮船把话拉：

“轮船轮船我爱你，
咱俩早就认识啦：
图纸是我爸爸画，
油漆是我姐姐刷。

“还有我们小小班，
学工来把铁锈擦。
看你长呀看你大，
深情厚谊满载下。”

轮船乐得鸣汽笛，
大海乐得拍浪花。
桅上红旗笑哈哈，
迎着东风哗啦啦……

(吕铭康)

雪地开出串串花

风好猛，雪好大，
推门看，全白啦。
只听雪地里，
脚步沙沙沙。

一串脚印一串花，
串串脚印通往哪？
串串脚印花，
通往军属家。

这一串，队长留，
送来柴草堆墙下；
那串来自邮政局，
《人民日报》送到家。

我们红小兵，
个个劲头大，
挑来水，缸里倒，
哗哗哗哗水满啦。

(张秋生)

(题图：陈达林)



阳光洒满五·七路

五·七大道

陈春江

在干校门口，有一条五·七大道。今天咱将离开干校，奔赴新的战斗岗位，又踏上这条大道时，不禁心潮澎湃……。

离干校呵上征途，
咱又踏上五·七路，
柳浪卷呵心潮翻，
一草一木留住咱脚步。

烈日下，汗水忙把“暮气”洗，
铁镢赶把“修”根锄；
芦棚里，挑灯夜写批判稿，
怒火万道笔尖吐……。

浪里护堤，走过这条路，
大海扬波为咱录战歌；
风中放哨，走过这条路，
晨星闪烁伴咱去巡逻。

三年呵，这条路引咱重返青春时，
让咱朝气蓬勃劲头足；
三年呵，这条路引咱向未来，
让咱放眼环球胸怀阔。

此路此地多熟悉，
朝朝暮暮眼前过，
而今一朝要离别呵，
战斗的感情压不住……

毛主席开拓的五·七路，
阳光灿烂路上铺，
踏烂林彪“变相失业”论，
一步一首反修防修歌。

难忘那年来干校，
野鸭驮歌去、芦花迎风舞，
百里荒滩递上一张大考卷，
要咱把“革命”二字来疾书。

啊！离干校呵上征途，
胸中滚滚卷洪波，
迎着朝阳放声唱，
一辈子永走五·七路。

千 校 灯 火

宁 宇

大堤外，海呼啸，
宿舍内，心潮高……
一片灯火悬窗口，
战士夜写批判稿。

老战士，银鬓颤抖紧捏拳，
新干部，横眉思索把笔咬——
国外“狼”噪国内“狗”也叫，
污蔑攻击五·七道。

翻书挥笔喷吐千万言，
胸中怒火熊熊在燃烧，
字字铿锵迸火星，
句句如雷震云霄：

什么“学而优则仕”，
分明是毒害干部的砒礞药；
什么“劳心者治人”，
分明要干部为复辟去效劳。

高楼深院软沙发，
消磨斗志坐软腰，
苏修变色教训深，
革命路线要记牢。

五·七千校是座革命大熔炉，
把咱们思想来改造，
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
风口浪尖不动摇。

明日全校批判会，
猛向敌人开排炮，
笔走疾，备战不觉夜已深，
批判稿，张张全是杀敌刀。

星满窗，月儿斜，
浪拍堤，海涨潮，
战士夜写批判稿呵，
心潮更比东海潮头高。

“滚地龙”

胡 同 伦

五·七战士来荒滩，
建设千校打先锋，
披荆又斩棘，
志坚心更红，
东海之滨把家安，
芦苇编成“滚地龙”。

当年抗日打游击，
也曾睡过“滚地龙”，
芦叶作被褥，
抗雨又防冻，
百里涛声枕头下，
党的教导记在胸。

芦荡处处播火种，
夜夜都睡“滚地龙”，
何惧朔风紧，
不怕恶浪凶，
芦花朵朵传捷报，
芦哨声声震长空。

而今战地又重来，
战士仍睡“滚地龙”，
心潮更澎湃，
热血周身涌，
夜阑更深人难眠呵，
耳边响起当年炮声隆。

从昨天呵到今朝，
战士只是换兵种，
打倒帝、修、反，
志在全球红，
五·七路是新起点，
革命唤我再冲锋。

呵！战士重睡“滚地龙”，
不忘革命好传统，
红旗打到底，
战斗劲不松，
哲学那大江奔海洋，
头不回呵永不停。



江南春夜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 路 遥

江南的四月。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沿着一条碧波悠悠的小河向下家浜生产队走去。

十多年前，我曾在这儿工作过。现在重访故地，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远处，石砌的荡堤蜿蜒伸展，新建的水闸巍然矗立，黑色的高压电塔直插蓝天。近处，辽阔平展的农田里，墨绿的麦苗、金色的油菜花，在柔和的春风中荡漾。

忽然，远处的小河上，飘来一阵悦耳的歌声：

青青的河水映蓝天，
金灿灿的阳光照心田，
.....

寻声望去，只见纵横交错的水网上，一叶叶轻舟，斜舷侧棹，这大概是社员们闹春耕在罱泥积肥吧，夕阳映照，那远处的村庄，和这近处的麦浪、微微泛着金色波光的河流交织在一起，就象一幅色彩缤纷的水彩画。呵，江南的春天，多么迷人。

我兴奋地走着，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条河，在我的记忆中，这儿原是直通下家浜的

便道。我正左右为难，斜对面的一条河弯里传来一个银铃般的声音：“同志，到下家浜去的么？”不等我回答，声音响处，驰出一只小船，撑篙的是一个年轻姑娘，船头站着一位六十开外的老汉。不一会，船便渐渐靠了岸，撑船的姑娘咯咯笑着：“同志，你是头回路过吧？那条老路，前几年围荡筑堤时早就被咱截断啦！”那老汉也说：“如今到下家浜，要绕东面走大道。”我恍然大悟，这才注意到河边一根电线杆上，向东挂了一块方向牌，上面几个红漆字：下家浜生产队政治夜校。我正要道谢，却楞住了，这老汉，不正是下家浜有名的根旺大伯么？时隔多年，他身体却仍很硬朗，脸上泛着红光。我一步跃上船，抓住他的手叫道：“根大伯！”根大伯也认出我来了，忙说：“呀，是金同志。看，一走就十多年！”我说：“想来，可总抽不开身。”那姑娘俏皮地说：“我们这里，样样落后，就是开车子接，人家也不肯来呢。”我忙解释道，这次从外地回来，特地来看看。根大伯可高兴了，忙叫我上船。船不大，中间装着河泥，看来他们刚刚罱泥回来。撑船的姑娘给我让了个坐位，我见她有些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根伯伯呵呵笑道：“怎

么认不出啦？是我家斜对门的二姑娘！如今哪，顶起了我们下家浜的半升天！还当了‘校长’呢。”根伯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原来这姑娘是春妹。十多年前，她还不满十岁，长得瘦瘦小小，摇着两根羊角辫，整天缠着要跟大人去炼铁。现在，变了，变得健壮结实，真叫人认不出来。

“在哪个学校当校长？”我问道。

春妹撅了撅嘴，故作生气地说道：“金同志，别听他瞎讲。要点将，我们下家浜，还得数根伯！他呀，现在是队里的‘参谋长’呢！”

春妹的话，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说：“呵，这么说，队里还成立‘参谋部’了啰？”

春妹咯咯地笑了起来。

根伯没有笑，他有点儿滑稽地对我说：“我呀，老啰，不中用了。就说眼前吧，这船我撑了几十年，现在全让这些姑娘们给‘夺权’了。”我知道根伯是撑船鬻泥的老手，这一带水乡，鬻泥这项活，对妇女来说，从来就是一个禁区，现在禁区被打破了，我的心情不觉为之振奋起来，说：“根伯，这‘权’夺得好，是个大变化呀！”

春妹接过我的话，自豪地说：“哟，这算啥，金同志，你到我们下家浜，新鲜的事儿多啦！”

接着，她又从五十岁的老太婆参加科学实验小组，试验水上种棉成功，讲到以前的聋哑姑娘今天当上赤脚医生，一件一件说得有声有色，娓娓动听。

“水乡的变化，真大啊！”我感叹地说。

春妹说：“要说变化，这些还不算稀奇哩。晚上你到村里看看，连根伯也上了队里政治夜校的理论班啦！”

坐在船头的根伯用手摸了摸那剃得光光的脑袋，笑道：“春妹就是夜校‘校长’嘛。金同志，不怕你笑话，一九六一年那阵你离开这儿不久，刘少奇刮起“三自一包”，“四

大自由”的歪风，那时，我们队有少数人分不清啥是正道，也跟着跑自由市场。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指出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可我们队少数人却差点儿走上资本主义的邪道，真痛心啊！后来想起来，这个亏，就吃在不读马列、毛主席的书上。现在，政治夜校办起来了，可好啦！”

“金同志，你还记得地主何少怀家的‘五间堂’吗？”“五间堂”，这怎么会忘记呢？不等我回答，春妹接着说：“如今，政治夜校就办在那里。说起来还有一场斗争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队里的斗争可火热啦，大家都觉得，不学马列、毛主席著作不行，大家商量着，要办个夜校组织起来学习，于是就推选我当了个头儿。这时，一些人就跳出来反对，‘五间堂’的二管事三歪子当着人说：‘赤脚姑娘，想讲学？’我知道，在他看来，地主资产阶级生来聪明，劳动人民生来愚笨。可是，我们不买他那个账！你说，有党和广大贫下中农支持，怕啥？！阶级敌人越攻击我们，越说明我们做得对。于是，我们在‘五间堂’大门口上，挂出了政治夜校的牌匾。开学的第一课，就把他‘请’来，狠狠地批斗了。从此，队里的夜校，就热热闹闹地办起来了。大队、公社党组织也大力支持，把这里当个点来抓。”春妹说着，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船儿慢悠悠地向前划去，不时激起雪白的浪花。

她的话，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解放前，穷人路过“五间堂”，要低着头，垂着眼，要不，就得惨遭横祸，这“五间堂”是下家浜的阎王殿啊，地主何少怀敲诈勒索，欺压穷人，只要一张张颠倒黑白的“呈文”从这“五间堂”传到乡、县衙门，村里的穷人，就一个一个蒙受冤枉，田地被夺走，房屋被拆除，用血汗换来的粮食流进了阴森森的大殿……解放了，“五间堂”才回到贫下中

农手里。土地改革的时候，政府依法惩办了何少怀，“五间堂”成了农会办公的地方。合作化公社化的时候，“五间堂”又成了下家浜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下家浜生产队的办公室……现在，“五间堂”里又办起了政治夜校，成了贫下中农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的课堂。贫下中农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不但夺回了被地主阶级剥削去的物质财富，而且夺回了被他们世袭的思想文化领地，这是多么深刻的变化，再看看根伯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个半文盲呢，现在，成了政治夜校理论班的学员，要在以前，谁会想到呢？

说话间，小船又驰过了一个弯嘴。迎面展开了一大片果树。那不是生产队的梨园吗？是的，那些梨树，是我离开前不久栽种的，现在棵棵茁壮，正孕育着一只只硕果。望着这片梨树，春妹的兴趣更浓了。她告诉我前年秋天发生的一件事：一九七二年秋天，生产队种的几十亩上海蜜梨，结满了丰收的果实，眼看梨果即将成熟，突然刮了一天一夜的台风，把树上的部分梨果刮落了，捡来堆在一起，黄灿灿的，足有二百多担，这回生产队少说要损失几千元。贫下中农都在为挽回损失想方设法。可也有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人，主张把蜜梨拿到市场上出售，说是弥补队里的损失，壮大集体经济。当时，夜校里正学习《共产党宣言》，广大贫下中农以《共产党宣言》里两个彻底“决裂”为武器，刹住了这股歪风。把蜜梨按国家定级的收购价格卖给了供销社。以后，生产队又发动群众在梨园里抢种了一熟秋菜、搞了些副业，把梨子的损失也全部补回来了。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乡村里，发生在一些普通的社员身上，能说是一件小事吗？几千年来受着浓厚的小农经济思想束缚的农民，解放后走过了合作化和

人民公社的光辉历程，又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现在，他们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和私有观念进行彻底决裂，自觉地同错误路线作斗争，这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吗？

河水漾着浅浅的波纹，船儿轻快地向前划去。久别重逢，我们的谈话，热烈而又融和，这一老一少，争相把家乡的变化、自己的感情向我倾吐。话题又渐渐地转到生产上。根伯深有感触地说：“解放前，我们下家浜被人叫做‘蛤蟆荡’，真是‘早时一片滩，涝时一个荡，九年三熟两头荒’。现在在哪，全给人制服了。去年九、十月间，阴雨不断，要在解放前，就得准备拖打狗棍了。可现在，电闸一开，积水排尽，这洼地，种的棉花，没一个烂铃，到年底，亩产皮棉二百五十斤，这是开天辟地从未有的事呵！”

春妹也说，今年的麦子长势可旺哩，全队贫下中农抓大事，促大干，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掀起了春耕热潮。妇女们还打破了千年旧习，组成了一个鬲泥突击队。要在十五天内，保证每亩耕地施上一百担河泥。

晚霞把西天烧得火红。春妹轻点竹篙，小船轻快地划开水面。下家浜就在眼前了。这时，各条小河上数不清的鬲泥船，披着晚霞，从各个河叉弯口归来，纷纷向一个方向聚拢，刹时，哗哗的击水声和人们的喧闹声响成一片。宁静的河面，变成了一个闹市。

夜幕降临了，天边挂了一弯新月。吃罢晚饭，我同根伯、春妹结伴向政治夜校走去。我的眼前出现一幅动人的景象：只见四面八方亮起各色各样的手电光，这些灯光晃动，闪耀，象流星，最后又渐渐地汇集成一条火龙。不用问，准是社员们上夜校来了。人常说，江南的春夜是宁静的，可我亲临其境的却是一个沸腾的村庄。

说来也巧，政治夜校今晚开批判会，我

也就参加了。当我们来到“五间堂”时，里面已坐满了人。一踏进大门，便有一股热气迎面扑来，只见洁白的墙壁上，贴着一幅醒目的大标语，上面写着“狠批林彪、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批判会的战斗气氛很浓。当会议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夜校辅导员春妹开始带领大家学习列宁的光辉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学员们畅谈学习体会，白发苍苍的老贫农，年青的小伙子，个个争先恐后，谈得深刻而生动。最后，春妹站了起来，她挥着手，激动地说：“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决定它必然进行垂死挣扎，也决定它必然走向崩溃和灭亡。林彪之流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就是企图配合帝修反，搞复辟，搞倒退，让我们贫下中农受二遍苦。我们坚决不答应！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也有人媚外、崇洋，想搞资本主义！就拿肥料问题来说，只相信进口的化肥，而对我们自己生产的土杂肥，却根本不放在眼里！崇洋就是复古，就是倒退！对这种思想，我们一定要批判，要斗争！我们要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农业学大寨’的道路，自力更生，勤俭办社，大力开展积肥运动，用我们自己的双手，迎接第十三个丰收年！”

春妹的话，激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学习结束了，我走到门外。春天的夜晚，虽然还有些寒意，可人们的心里，是那样的热。

这时，我忽然想起某公社党委一位负责同志说过的话：农村的政治夜校，是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是一个批判修正主义的战场，是一个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熔炉。我觉得，这话说得不错。在下家浜，我看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我看到了贫下中农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度的路线觉悟。这些极其可贵的变化，不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不正是引导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力量源泉！

远处，纵横交错的小河上，又传来了清脆的歌声：

青青的河水映蓝天
金灿灿的阳光照心田……

根伯、春妹又率领下家浜妇女突击队连夜翻泥去了。小河上星星点点的灯火在晃动，这灯火，和夜校里射出的灯光、交相辉映，把这水乡的夜色染得五彩缤纷。

多美呵，江南春夜。



林彪一伙为什么欣赏平儿

严嘉良

《红楼梦》问世以来，地主资产阶级的评论家们对书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各有褒贬，赞骂不一。唯独对于平儿这个人，都一味的赞美不已，甚至称赞她是《红楼梦》中独一无二的“全人”。在这一片颂扬声中，又加进林彪一伙，居然使人绘象图影，尊为“四美”之一。

平儿何许人也？她究竟为什么会得到林彪一伙以及地主资产阶级的如此推崇？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人物有些什么特点。

平儿是王熙凤的死党，她对王熙凤的忠心算是到了顶了，王熙凤着了什么“魔法”，她哭得“哀天叫地”，“死去活来”；王熙凤病了，她衣不解带，日夜服侍；王熙凤死了，她担风冒险，想尽法子保护王的女儿巧姐；王熙凤骂她，她不还口；王熙凤打她，她倒过来叩头说：“是我该死。”真是奴性十足。

但是平儿之所以为包括林彪一伙在内的一切反动阶级所赞赏、成了他们的“香饽饽”，还不仅是因为她生就一副奴颜媚骨，而且还因为她别有一番妙用。

鲁迅说过，“骗子有屏风，屠夫有帮手”。对于屠夫、骗子一身二任焉的王熙凤来说，平儿的妙用，就在于既是帮手，又是屏风。

李纨曾经把平儿比喻成王熙凤的一把总钥匙。这把总钥匙对王熙凤来说确实是得心应手，十分可靠。这把钥匙的作用，首先不在经济，而在政治。王熙凤自己招供：“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她这个人恰如林彪一样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

以在贾府“背地里没有人不恨的”。她越是玩弄阴谋诡计，就越是激起更多的人来反对她，她也时时感到自己十分孤立，哀叹自己是“骑上老虎”了，“名声不好”，唯恐别人“都要生吃了”她。正因为这样，她就一定要收买和培植能够死心塌地为她效劳的死党。而且这种死党还必须是玩弄骗术的能手。而平儿就是这样的能手。

“平者，平也”。这是封建文人给平儿的评语。确实，她是“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一切反动阶级在它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无不积极鼓吹“中庸”“忠恕”这套鬼话以保存自己，反对革命。孔老二是这样，林彪是这样，王熙凤也是这样。当王熙凤自以为还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譬如当她“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以及“弄小巧用借剑杀人”的时候，是从不讲什么中庸之道的。可是当她机关算尽，四面楚歌，以至黄泉路近的时候，就把中庸之道当作救命稻草，宣称也要“做好好先生，得乐且乐，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怨他们去罢”了。而平儿自始至终就是这种“中庸”、“忠恕”之道的积极奉行者与推销者。连薛宝钗也十分佩服她的善于周旋和伶牙利齿。

在贾府，平儿的身份是“半个主子”。对主子来说，她仍然是奴才；对奴才来说，她却俨然象个主子了。她就利用这种身份，周旋于主奴之间，调和阶级矛盾，消弭奴隶们的反抗，巩固王熙凤的地位。“茯苓霜”一案，照王熙凤的意思，要“把太太屋里的丫

头都拿来”，叫她们在太阳下面跪磁瓦子，茶饭也不让吃。平儿的做法却比王熙凤高明得多。既顾全了探春的面子，又使奴才们感恩戴德，上下讨好，还为自己博得了好名声。对平儿这套做法，贾探春称赞道：“宁可无事，很好。”“无事”，也就是没人造他们的反，搅他们的美梦，这正是王熙凤、贾探春这伙人所梦寐以求的。而平儿就为了替她们达到这种“无差别境界”而不遗余力。既造了舆论，又付诸行动。

平儿这套做法，自然很有迷惑力。奴才兴儿就称道平儿：“虽然和奶奶一气，她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其实，做“好事”不过是假象，“一气”才是本质。做“好事”的目的，无非是要保全主子的体面尊严，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一些。正如列宁所说的，“奴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爱人民”，“这对老爷们也有利”。平儿不就劝王熙凤：“‘得放手时须放手’……乐得施恩呢。……没的结些小人的仇恨，使人含恨抱冤。”请看她为王熙凤设想得多么“妥贴周全”。这句话也正好暴露出“中庸”、“忠恕”的伪善本质。孔老二鼓吹“过犹不及”，林彪鼓吹什么“凡事勿做绝了”，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平儿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全人”。

这样的“全人”，对王熙凤来说，又正好起着一架屏风的作用。

“平者，屏也。”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评论家们对平儿的又一句评语。这句本意是要赞颂平儿的话，正好泄露出平儿的另一种妙用。这架屏风，既抵挡着人们对王熙凤的进攻，又遮盖着王熙凤的阴谋和罪恶。平儿不但是王熙凤的一切罪恶活动的参谋者，而且总要想方设法为王掩盖罪迹。王熙凤把众人的月例钱放高利贷，旺儿嫂子送利银来，正值贾琏在场，平儿就忙假说是“姨太太打发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不露痕迹的遮掩过去。贾探春代理家政，要

“兴利剔弊”，“作法开端”，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王熙凤。平儿就又竭力维护王熙凤。用薛宝钗的话来说：“三姑娘说一套话出来，你就有一套话回奉，总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们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办的原故。”对贾探春，她又曲意奉迎，不说王熙凤对贾探春好，反说“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素日的情意了”。这句奉承话说得贾探春“不但没了气”，反“到愧了”。写累金凤一事，贾探春怒气冲冲地责问平儿：玉柱媳妇是否有谁（实指王熙凤）主使，是不是想先把迎春制伏了，“然后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对此，平儿忙“陪笑”说：“姑娘怎么今日说出这话来？我们奶奶如何担得起！”这些虽然都是王熙凤这伙人内部狗咬狗的矛盾，却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平儿这架屏风的作用。

王熙凤是一个道地的两面派，一个十足的骗子。她同林彪一样，也是专靠说假话过日子的。有这样的骗子，也就一定会有平儿这样的屏风。作为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惯于玩弄阴谋诡计，“嘴甜心苦、两面三刀”的反革命两面派和政治骗子，林彪和王熙凤的阶级本质有其共同之处。不同的是，林彪是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代表已经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来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较量。这就决定了这个独夫民贼只能“独往独来”，而且不能不搞什么“韬讳”之计。因为孤立，所以要培植死党，而“韬讳”，不也就需要“屏风”吗？林彪一伙为什么如此欣赏平儿，不就是欣赏她作为屠夫的帮手和骗子的屏风的作用以及她所奉行的那套中庸哲学吗？不过叫林彪一伙遗憾的是，平儿这类帮手和屏风，并没有能够挽救王熙凤的失败，当“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的时候，这架屏风也就失去了作用。“一场欢喜忽悲辛”，这句诗是对王熙凤的写照，也正是对林彪一伙的讽刺。

鸟 笼 和 牢 笼

史 洛

《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写到闲得无聊的纨绔子弟贾蔷，花了一两八钱银子，买了个“玉顶雀儿”，装在“扎着小戏台”的笼子里，提来逗龄官解闷。整天“斗鸡走狗，赏花园柳”的花花公子贾蔷当然是“兴兴头头”，但是龄官却触景生情，由那只“衔旂串戏”的鸟儿而联想到自己的悲惨身世。她冲着贾蔷“冷笑两声”道：“你们家把好好儿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干这个浪事！你分明弄了来打趣形容我们”。龄官的这席话包含着多少眼泪和辛酸啊！

龄官是贾府买来的“女戏子”。在贾府的主子们看来，她也不过是一个供人戏耍的玩物罢了。她被关在大观园里，也恰如“玉顶雀儿”被关在笼子里一样。对于龄官这样的受压迫、受欺凌的奴隶们来说，大观园不就是一只大鸟笼，一座大牢坑吗？贾蔷买来的那只鸟笼外表看来是那样的玲珑剔透，纤巧精致，上面还扎着小戏台，但是“玉顶雀儿”却因此而失去自由了。同样，尽管大观园“金银焕彩，珠宝生辉”，但那些“金窗玉槛”对奴隶们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牢笼的栅栏，囚人的枷锁。在“体仁沐德”的匾额的背后，那一寸土地不浸透着奴隶们的血泪？小丫头四儿，因说了句玩话，就在主子的一声冷笑下被拉出去“配人”，金钏儿也因和宝玉说了几句戏语，王夫人一个巴掌

打得她含辱投井。《红楼梦》几次写到贾府的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多说一句话不行，多走一步路也不行！柳五儿跑了趟大观园，就被当贼拿了，关上一夜不算，还险些挨四十板子被卖了呢！至于奴隶们想追求婚姻自由，那就会立即招来杀身之祸。司棋和潘又安就因此而被逼得双双自尽。小丫头佳蕙曾经十分凄楚地说，“这个地方，本也难站！”的确，方圆足足有三里半，被称为“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是没有奴隶们的立锥之地的。

龄官虽以笼中鸟自比，其实，在贾府主子们的眼里，奴隶们实在是连鸟都不如的。一只玉顶雀儿值一两八钱银子，贾府那些世代为奴的“家生子”，他们的身价又那里及得上一只鸟儿？潇湘馆的那只鹦哥善于学舌，讨人喜欢，主子们就经常为它添食加水，奴隶们偶有不慎，王熙凤就下令“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不用给他们吃。”看来，比之于奴隶们贾府的鸟儿雀儿要幸运得多。不但那些公子小姐兴致上来，会教它们念诗学词以消闲，甚至还有机会得到“放生”哩。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就说过，他是从来不射窝里的鸟的，但是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少正卯，则对不起，不仅要杀，而且还要暴尸示众三天。这个“传统”，贾府的主子们倒是不折不扣的继承下来了。鸟儿放了生，这些吃人不

吐骨头的魔鬼死后就可以升入天堂，让上帝保佑他们继续当主子；而生前呢，灵魂借此而得到安慰，又可以放心去奴役和摧残奴隶们了。你看就在贾母“放生”以后，他们一次抄检大观园，就葬送了好几个奴婢的性命。

鸟儿可以放生，奴隶们当然是“放”不得的。不错，贾宝玉曾说过他“屋里的人”，“一应都要放出去”，喜得春燕娘“念佛不绝”。可是，这也只能是张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这位封建正统的叛逆者纵有此念，可是在整个罪恶的封建社会，在吃人的封建制度之下，又哪里有奴隶们自由生存的地方？龄官、芳官等人在被迫为主子们“装丑弄鬼”的时候，曾愤懑地将“梨香院”看作“牢坑”；而当她们终于离开梨香院被放进大观园做丫环使唤时，这些天真的小女孩曾以为是“倦鸟出笼”了，但她们很快就发觉自己是落进了新的火坑了；抄检大观园后，芳官她们为了逃脱贾府的魔掌而遁入空门，她们那里会想到又掉进了智能儿早就说过的又一个“牢坑”。对奴隶们来说，整个封建社会就是一座遮天蔽日的大牢笼啊！

安于在笼中“衔旂串戏”以博人一笑的鸟儿想来不多。那只“玉顶雀儿”一待拆了笼子，就立即远走高飞了。当然，也会有些鸟儿被驯服，丧失了重飞蓝天的勇气和要求，愿意靠着主子的施舍而苟活下去。潇湘馆的那只鹦哥，可能就是这种鸟的典型吧。在大观园中，不但有这样的鸟，也还有这样的人呢！花袭人就是一个。这个被晴雯等称为“西洋花黄子哈巴儿”的奴才，确实浑身都是“哈巴儿”气。因为从主子那里多得了几两银子，多分到几件衣服，更主要的

是，得到了日后做姨娘的许诺，便受宠若惊，感激零涕，发誓不出大观园了。这种人正象鲁迅先生所说过的，“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不过，这种媚主求荣奴才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奴隶们都渴望着冲破牢笼，展翅高飞。为了反抗主子们的压迫、剥削，奴隶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虽然这些还没有自觉的阶级意识的奴婢们的自发反抗是失败了，但是她们的斗争，终将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起义的烈火汇合起来，把封建社会这个大牢笼化为灰烬。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今天，封建社会这个“纵有千年铁门槛”的大牢笼，早已被彻底摧毁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大小小的“大观园”，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剥削阶级被打倒了，被压迫的奴隶翻了身，作了主人。可是，却总有那么一小撮人，继承着孔老二的衣钵，妄想在中国复辟地主买办阶级的法西斯王朝，重新把中国变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大牢笼。刘少奇、林彪就是这类复辟狂。再看今天地球上，两个超级大国所鼓吹的什么“大家庭”，不就是一个十足道地的“大观园”式的吃人世界！这样的“大家庭”，也已经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共产党人李玉和对鸠山说过：“我是专去拆你们地狱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就是一场拆掉旧世界这座大牢笼的斗争吗？完成这场艰巨的斗争，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这中间一定会有许多反复和曲折，但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世界上各种“大观园”式的牢笼必将被革命的洪流冲个干净！



闪光

上海航運局船政工人李桂培畫作
一九五五年五月

闪光 (中国画)

张培础 作



朝霞

1974/5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定价: 0.25元